

无

声

戏

清·李渔



中国古典文学百部（二）

# 无 声 戏

〔明〕李渔 撰

## 序

文章经千百世而不磨者，未尝以时为高下。然亦有十余年之间，难易相去霄壤者，如今日之小说是矣。

万历以来，大人先生享承平之福，言及一夫作难，则震畏恐怖，不敢置对。向不更事者，夺其魄易，而醉其心亦易。若今日童稚妇女，举亘古一见再见之事而习见之，犹人目击阿房之盛，而著小说者，将夸海市以耸其听，岂可得乎？若以劝戒言之，则人有非高庙玉环不盗、非长陵风土不取者，虽孔子居其前，《春秋》列其侧，尚无可如何，乃欲救之以小说，夫谁信之？而《无声戏》不然，其大旨谓世之所处，多逆而少顺。就才貌言之，亦易见而足恃矣。若以为必售之资，即位兼将相，宠冠嫔御，而志犹未足；若以为必不售之资，则汾阳回銮灵武与武穆抱痛临安，文姬身返汉廷与明妃恨留青冢，死败者理之常，而生成者事之变也。能明此义，虽冶容果堪绝代，赤手自挽银河，一旦画图省识，琵琶遣行，蜚语惊闻，弧矢夕陨，正当抢地呼天之际，尚以此作火宅中清凉饮子；况生宇宙熙恬之日附翼攀鳞者，耐金不寒带砺之盟，锦袍得拜歌舞之赐，睹此持盈守正，免于祸患者哉。

如是则《说难》可废，以为戏可，即以为《春秋》诸传亦可。

伪斋主人漫题

## 目次

第一回	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	003
第二回	美男子避惑反生疑 .....	027
第三回	改八字苦尽甘来 .....	045
第四回	失千金福因祸至 .....	054
第五回	女陈平计生七出 .....	075
第六回	男孟母教合三迁 .....	087
第七回	人宿妓穷鬼诉嫖冤 .....	108
第八回	鬼输钱活人还赌债 .....	121
第九回	变女为儿菩萨巧 .....	141
第十回	移妻换妾鬼神奇 .....	155
第十一回	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 .....	169
第十二回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 .....	181

## 第一回

### 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诗云：

天公局法乱如麻，十对夫妻九配差。  
常使娇莺栖老树，惯教顽石伴奇花。  
合欢床上眠仇侣，交颈帏中带软枷。  
只有鸳鸯无错配，不须梦里抱琵琶。

这首诗单说世上姻缘一事，错配者多，使人不能无恨。这种恨与别的心事不同，别的心事可以说得出，医得好，推有这桩心事，叫做哑子愁、终身病，是说不出、医不好的。若是美男子娶了丑妇人，还好到朋友面前去诉诉苦，姊妹人家去遣遣兴，纵然改正不得，也还有个娶妾讨婢的后门。只有美妻嫁了丑夫，才女配了俗子，止有两扇死门，并无半条生路，这才叫做真苦。古来“红颜薄命”四个字已说尽了，只是这四个字，也要解得明白：不是因她有了红颜，然后才薄命；只为她应该薄命，所以才罚做红颜。但凡生出个红颜妇人来，就是薄命之坏了，哪里还有好丈夫到她嫁，好福分到她享？当初有个病人，死去三日又活转来，说曾在地狱中看见阎王升殿，鬼判带许多恶人听他审录。他逐个酌其罪之轻重，都罚他变猪变狗、变牛变马去了，只有一个极恶之人，没有什么变得，阎王想了一会，点点头道：“罚你做一个绝标致的妇人，嫁一个极丑陋的男子，

夫妻都活百岁，将你禁铺终身，才准折得你的罪业。”那恶人只道罪重罚轻，欢欢喜喜地去了。判官问道：“他的罪案如山，就变做猪狗牛马，还不足以尽其辜，为何反得这般美报？”阎王道：“你哪里晓得，猪狗牛马虽是个畜生，倒落得无知无识，受别人豢养终身，不多几年，便可超生转世；就是临死受刑，也不过是一刀之苦。那妇人有了绝标致的颜色，一定乖巧聪明，心高志大，要想嫁潘安、宋玉一般的男子。及至配了个愚丑丈夫，自然心志不遂，终日忧煎涕泣，度日如年。

不消人去磨她，她自己会磨自己了。若是丈夫先死，她还好去改嫁，不叫做禁锢终身；就使她自己短命，也不过像猪狗牛马，拚受一刀一索之苦，依旧可以超生转世，也不叫做禁锢终身；我如今教她偕老百年，一世受别人几世的磨难，这才是惩奸治恶的极刑，你们哪里晓得？”看官，照阎王这等说来，红颜果是薄命的根由，薄命定是红颜的结果，那哑子愁自然是消不去、终身病自然是医不好的了？我如今又有个消哑子愁、医终身病的法子，传与世上佳人，大家都要紧记。这个法子不用别的东西，就用“红颜薄命”这一句话做个四字金丹。但凡妇人人家生到十二三岁的时节，自己把镜子照一照，若还眼大眉粗，发黄肌黑，这就是第一种恭喜之兆了。将来决有十全的丈夫，不消去占卜；若有二三分姿色，还有七八分的丈夫可求；若有五六分的姿色，就只好三四分的丈夫了；万一姿色到了七分八分、九分十分，又有些聪明才技，就要晓得是个薄命之坯，只管打点去嫁第一等、第一名的愚丑丈夫，时时刻刻以此为念。看见才貌俱全的男子，晓得不是自己的对头，眼睛不消偷觑，心上不消妄想，预先这等磨炼起来。

及至嫁到第一等、第一名的愚丑丈夫，只当逢其故主，自然贴意安心，那阎罗王的极刑自然受不着了。若还侥幸嫁着第

二三等、第四五名的愚丑丈夫，就是出于望外，不但不怨恨，还要欢喜起来了。人人都用这个法子，自然心安意遂，宜室宜家，哑子愁也不生，终身病也不害，没有死路，只有生门，这“红颜薄命”的一句话岂不是四字金丹？做这回小说的人，就是妇人科的国手了。奉劝世间不曾出阁的闺秀，服药于未病之先；已归金屋的阿娇，收功于瞑眩之后，莫待病入膏肓，才悔逢医不早。我如今再把一桩实事演做正文，不像以前的话出于阎王之口，入于判官之耳，死去的病人还魂说鬼，没有见证的。

明朝嘉靖年间，湖广荆州府有个财主，姓阙字里侯。祖上原以忠厚起家，后来一代富似一代，到他父亲手里，就算荆州第一个富翁。只是一件，但出有才之贝，不出无贝之才，莫说举人进士挣扎不来，就是一顶秀才头巾，也像平天冠一般，承受不起。里侯自六岁上学，读到十七八岁，刚刚只会记帐，连拜帖也要央人替写。内才不济也罢了，那个相貌，一发丑得可怜。凡世上人的恶状，都合来聚在他一身，半件也不教遗漏。好事的就替他取个别号，叫做“阙不全”。为什么取这三个字？只因他五官四肢，都带些毛病，件件都阙，件件都不全阙，所以叫做“阙不全”。哪几件毛病？眼不叫做全瞎，微有白花；面不叫做全疤，但多紫印；手不叫做全秃，指甲寥寥；足不叫做全跛，脚跟点点；鼻不全赤，依稀略见酒糟痕；发不全黄，蓬松稍有沉香色；口不全吃，急中言常带双声；背不全驼，颈后肉但高一寸；还有一张歪不全之口，忽动忽静，暗中似有人提；更余两道出不全之眉，或断或连，眼上如经樵采。

古语道得好：“福在丑人边。”他这等一个相貌，享这样的家私，也够得紧了。谁想他的妻子，又是个绝代佳人。父亲在日，聘过邹长史之女，此女系长史婢妾所生，结亲之时，才四五岁，长史只道一个通房之女，许了鼎富之家，做个财主婆

也罢，何必定要想诰命夫人？所以一说便许，不问女婿何如。谁想长大来，竟替爷娘争气不过。她的姿貌虽则风度嫣然，有仙子临凡之致，也还不叫做倾国倾城；独有那种聪明，可称绝世。垂髫的时节，与兄弟同学读书，别人读一行，她读得四五行，先生讲一句，她悟到十来句。等到将次及笄，不便从师的时节，她已青出于蓝，也用先生不着了。写得一笔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只因长史平日以书画擅长，她立在旁边看看，就学会了，写画出来竟与父亲无异，就做了父亲的捉刀人，时常替他代笔。后来长史游宦四方，将她带在任所。及至任满还乡，阙里侯又在丧中，不好婚娶。等到三年服阙，男女都已二十外了。长史当日许亲之时，不料女儿聪明至此，也不料女婿愚丑至此。直到这个时候，方才晓得错配了姻缘，却已受聘在先，悔之不及。邹小姐也只道财主人家儿子，生来定有些福相，决不至于鳏头鼠脑。那“阙不全”的名号，家中个个晓得，单瞒得她一人。

里侯服满之后，央人来催亲，长史不好回得，只得凭他迎娶过门。成亲之夜，拜堂礼毕，齐入洞房。里侯是二十多岁的新郎，见了这样妻子，哪里用得着软款温柔，连合卺杯也等不得吃，竟要扯她上床。只是自己晓得容貌不济，妻子看见定要做作起来，就趁她不曾抬头，一口气先把灯吹灭了，然后走近身去，替她解带宽衣。这也不消细说。只是云收雨散之后，觉得床上有一阵气息，甚是难闻。邹小姐不住把鼻子乱嗅，疑他床上有臭虫，哪里晓得里侯身上，又有三种异香，不消烧沉檀、点安息，自然会从皮里透出来的。哪三种？口气、体气、脚气。

邹小姐闻见的是第二种，俗语叫做狐腥气。那口里的因他自己藏拙，不敢亲嘴，所以不曾闻见。脚上的因做一头睡了，相去有风马牛之隔，所以也不曾闻见。邹小姐把被里闻一闻，

又把被外闻一闻，觉得被外还略好些，就晓得是他身上的缘故了，心上早有三分不快。只见过了一会，新郎说起话来，那口中的秽气对着鼻子直喷，竟像吃了生葱大蒜的一般。邹小姐的鼻子是放在香炉上过世的，哪里当得这个熏法？一霎时心翻意倒起来，欲待起来呕唾，又怕新郎知道嫌他，不是做新人的厚道，只得拼命忍住，忍得他睡着了，流水爬到脚头去睡。谁想他的尊足与尊口也差不多，躲了死尸，撞着臭蚤，弄得个进退无门。坐在床上思量道：“我这等一个精洁之人，嫁着这等一个污秽之物，分明是苏合遇了蜣螂，这一世怎么腌碜得过？我昨日拜堂的时节，只因怕羞不敢抬头，不曾看见他的面貌；若是面貌可观，就是身上有些气息，我拚得用些水磨工夫，把他刮洗出来，再做几个香囊与他佩带，或者也还掩饰得过。万一面貌再不济，我这一生一世怎么了？”思量到此，巴不得早些天明，好看他的面孔。谁想天也替他藏拙，黑魇魇的再不肯亮。等得精神倦怠，不觉睡去，忽然醒来，却已日上三竿，照得房中雪亮。里侯正睡到好处，谁想有人在帐里描他的睡容，邹小姐把他脸上一看，吓得大汗直流，还疑心不曾醒来，在梦中见鬼，睁开眼睛把各处一相，才晓得是真，就放声大哭起来。里侯在梦中惊醒，只说她思想爷娘，就坐起身来，把一只粗而且黑的手臂搭着她腻而且白的香肩，劝她耐烦些，不要哭罢。谁想越劝得慌，她越哭得狠，直等里侯穿了衣服，走出房去，冤家离了眼前方才歇息一会；等得走进房来，依旧从头哭起。从此以后，虽则同床共枕，犹如带锁披枷，憎嫌丈夫的意思，虽不好明说出来，却处处示之以意。

里侯家里另有一所书房，同在一宅之中，却有彼此之别，邹小姐看在眼里，就瞒了里侯，教人雕一尊观音法像，装金完了，请到书房。待满月之后，拣个好日，对里侯道：“我当初

做女儿的时节，一心要皈依三宝，只因许了你家，不好祝发。我如今替你做了一月夫妻，缘法也不为不尽。如今要求你大舍慈悲，把书房布施与我，改为静室，做个在家出家。我从今日起，就吃了长斋，到书房去独宿，终日看经念佛，打坐参禅，以修来世。

你可另娶一房，当家生子。随你做小做大，我都不管，只是不要来搅我的清规。”说完，跪下来拜了四拜，竟到书房去了。

里侯劝她又不听，扯她又不住，等到晚上，只得携了枕席，到书房去就她。谁想她把门窗户扇都封锁了，犹如坐关一般，只留一个丫鬟在关中服事。里侯四顾禀徨，无门可入，只得转去独宿一宵。到次日，接了丈人丈母进去苦劝，自己跪在门外哀求，怎奈她立定主意，并不回头。过了几时，里侯善劝劝不转，只得用恶劝了。吩咐手下人不许送饭进去，她饿不过自然会钻出来。谁想邹小姐求死不得，情愿做伯夷、叔齐，一连饿了两日，全无求食之心。里侯恐怕弄出人命来，依旧叫人送饭。一日立在门外大骂道：“不贤慧的淫妇！你看什么经？念什么佛？修什么来生？无非因我相貌不好，本事不济，不能够遂你的淫心，故此在这边装腔使性。你如今要称意不难，待我卖你去为娼，立在门前，只拣中意的扯进去睡就是了。你说你是个小小姐，又生得标致，我是个平民，又生得丑陋，配你不来么？不是我夸嘴说，只怕没有银子，若拚得大主银子，就是公主西施，也娶得来！你办眼睛看我，我偏要娶个人家大似你的、容貌好似你的回来，生儿育女，当家立业。你那时节不要懊悔！”邹小姐并不回言，只是念佛。

里侯骂完了，就去叫媒婆来吩咐，说要个官宦人家女儿，又要绝顶标致的，竟娶作正，并不做小。只要相得中意，随她

要多少财礼，我只管送。就是媒钱也不拘常格，只要遂得意来，一个元宝也情愿谢你。自古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因他许了元宝谢媒，那些走千家的妇人，不分昼夜去替他寻访，第三日就来回覆道：“有个何运判的小姐，年方二八，容貌赛得过西施。因她父亲坏了官职，要凑银子寄到任上去完赃，目下正要打发女儿出门，财礼要三百金，这是你出得起的。只是何夫人要相相女婿，方才肯许；又要与大娘说过，她是不肯做小的。”里侯道：“两件都不难。我的相貌其实不扬，她看了未必肯许，待我央个朋友做替身，去把她相就是了；至于做大一事，一发易处。你如今就进关去，对那泼妇讲，说有个绝标致的小姐要来作正，你可容不容？万一吓得她回心，我就娶不成那一个也只当重娶了这一一个，一样把媒钱谢你。”那媒婆听了，情愿趁这主现成媒钱，不愿做那桩欺心交易，就拿出苏秦、张仪的舌头来进关去做说客。谁想邹小姐巴不得娶来作正，才断得她的祸根；若是单单做小，目下虽然捉生替死，只怕久后依旧要起死回生。就在佛前发誓道：“我若还想在阉家做大，教我万世不得超升。”媒婆知道说不转，出去回覆里侯，竟到何家作伐。

约了一个日子，只说到某寺烧香，那边相女婿，这边相新人。到那一日，里侯央一个绝标致的朋友做了自己，自己反做了帮闲，跟去偷相，两个预先立在寺里等候。那小姐随着夫人，却像行云出岫，冉冉而来，走到面前，只见她：

眉弯两月，目闪双星。摹拟金莲，说三寸，尚无三寸；批评花貌，算十分，还有十分。拜佛时，屈倒蛮腰，露压海棠娇着地；拈香处，伸开纤指，烟笼玉笋细朝天。立下风，暗嗅肌香，甜净居麝兰之外；据上游，俯观发采，氤氲在云雾之间。诚哉绝世佳人，允矣出尘仙子！

里侯看见，不觉摇头摆尾，露出许多欢欣的丑态。自古道：“两物相形，好丑愈见。”那朋友原生得齐整，又加这个傀儡立在身边，一发觉得风流俊雅。何夫人与小姐见了，有什么不中意？当晚就允了。

里侯随即送聘过门，选了吉日，一样花灯彩轿，娶进门来。

进房之后，何小姐斜着星眸，把新郎觑了几觑，可怜两滴珍珠，不知不觉从秋波里泻下来。里侯知道又来撒了，心上思量道：“前边那一个只因我进门时节娇纵了她，所以后来不受约束。古语道：‘三朝的新妇，月子的孩儿，不可使她弄惯。’我的夫纲就要从今日整起。”主意定了，就叫丫鬟拿合卺杯来，斟了一杯送过去。何小姐笼着双手，只是不接。里侯道：“交杯酒是做亲的大礼，为什么不接？我头一次送东西与你，就是这等装模作样，后来怎么样做人家？还不快接了去！”何小姐心上虽然怨恨，见他的话说得正经，只得伸手接来放在桌上。从来的合卺杯不过沾一沾手，做个意思，后来原是新郎代吃的。里侯只因要整夫纲，见她起先不接，后来听了几句硬话就接了去，知道是可以威制的了，如今就当真要她吃起来。对一个丫鬟道：“差你去劝酒，若还剩一滴，打你五十皮鞭！”丫鬟听见，流水走去，把杯递与何小姐。小姐拿便拿了，只是不吃。里侯又叫一个丫鬟去验酒，看干了不曾。丫鬟看了来回覆道：“一滴也不曾动。”里侯就怒起来，叫劝酒的过来道：“你难道是不怕家主的么！自古道：‘拿我碗，服我管。’我有银子讨你来，怕管你不下！要你劝一盅酒都不肯依，后来怎么样差你做事！”叫验酒的扯下去重打五十，“打轻一下，要你赔十下！”验酒的怕连累自己，果然一把拖下去，拿了皮鞭，狠命地打。何小姐明晓得他打丫鬟惊自己，肚里思量道：“我今日落了人的圈套，料想不能脱身，不如权且做个软弱之人，

过了几时，拚得寻个自尽罢了。总是要死的人，何须替他淘气？”见那丫鬟打到苦处，就止住道：“不要打，我吃就是了。”里侯见她畏怯，也就回过脸来，叫丫鬟换一杯热酒，自己送过去。何小姐一来怕淘气，二来因嫁了匪人，愤恨不过，索性把酒来做对头，接到手，两三口就干了。里侯以为得计，喜之不胜，一杯一杯，只管送去。何小姐量原不高，三杯之后，不觉酩酊。里侯慢橹摇船，来捉醉鱼，这晚成亲，比前番吹灭了灯，暗中摸索的光景，大不相同。何小姐一来酒醉，二来打点一个死字放在胸中，竟把身子当了尸骸，连那三种异香闻来也不十分觉察。受创之后，一觉直睡到天明。

次日起来，梳过了头，就问丫鬟道：“我闻得他预先娶过一房，如今为何不见？”丫鬟说：“在书房里看经念佛，再不过来的。”何小姐又问：“为什么就去看经念佛起来？”丫鬟道：“不知什么缘故，做亲一月，就发起这个愿来，家主千言万语，再劝不转。”何小姐就明白了。到晚间睡的时节，故意欢欢喜喜，对里侯道：“闻得邹小姐在那边看经，我明日要去看他一看，你心下何如？”里侯未娶之先，原在他面前说了大话，如今应了口，巴不得把何小姐送去与她看看，好聘自己的威风。就答应道：“正该如此。”却说邹小姐闻得他娶了新人，又替自家欢喜，又替别人担忧，心上思量道：“我有鼻子，别人也有鼻子；我有眼睛，别人也有眼睛。只除非与他一样奇丑奇臭的才能够相视莫逆；若是稍有几分颜色略知一毫香臭的人，难道会相安无事不成？”及至临娶之时，预先叫几个丫鬟摆了塘报，“看人物好不好，性子善不善，两下相投不相投，有话就来报我。”只见娶进门来，头一报说她人物甚是标致；第二报说她与新郎对坐饮酒，全不推辞；第三报说他两个吃得醉醺醺地上床，安稳睡到天明，如今好好在那边梳洗。邹小姐大惊

道：“好涵养，好德性，女中圣人也，我一千也学她不来。”只见到第三日，有个丫鬟拿了香烛毡单，预先来知会道：“新娘要过来拜佛，兼看大娘。”邹小姐就叫备茶伺候。不上一刻，远远望见里侯携了新人的手，摇摇摆摆而来，把新人送入佛堂，自己立在门前看她拜佛；又一眼相着邹小姐，看她气不气。谁想何小姐对着观音法座，竟像和尚尼姑拜忏的一般，合一次掌，跪下去磕一个头，一连合三次掌，磕三个头，全不像妇人家的礼数。里侯看见，先有些诧异了。又只见她拜完了佛，起来对着邹小姐道：“这位就是邹师父么？”丫鬟道：“正是。”何小姐道：“这等，师父请端坐，容弟子稽首。”就扯一把椅子，放在上边，请邹小姐坐了好拜。邹小姐不但不肯坐，连拜也不教她拜。正在那边扯扯曳曳，只见里侯嚷起来道：“胡说！她只因没福做家主婆，自己贬入冷宫，原说娶你来作正的，如今只该姊妹相称，哪有拜她的道理？好没志气！”何小姐应道：“我今日是徒弟拜师父，不是做小的拜大娘，你不要认错了主意。”说完，也像起先拜佛一般，和南了三次，邹小姐也依样回她。拜完了，两个对面坐下，才吃得一杯茶，何小姐就开谈道：“师父在上，弟子虽是俗骨凡胎，生来也颇有善愿，只因前世罪重业深，今生堕落奸人之计，如今也学师父猛省回头，情愿拜为弟子，陪你看经念佛，半步也不敢相离。若有人来缠扰弟子，弟子拼这个臭皮囊去结识他，也落得早生早化。”邹小姐道：“新娘说差了。我这修行之念，蓄之已久，不是有激而成的。况且我前世与阙家无缘，一进门来就有反目之意，所以退居静室，虚左待贤。闻得新娘与家主相得甚欢，如今正是新婚燕尔的时候，怎么说出这样不情的话来？我如今正喜得了新娘，可保得耳根清净，若是新娘也要如此，将来的静室竟要变做闹场了，连三宝也不得相安，这个断使不得。”说完，立

起身来，竟要送她出去。何小姐哪里肯走！里侯立在外边，听见这些说话，气得浑身冰冷。起先还疑她是套话，及至见邹小姐劝她不走，才晓得果是真心，就气冲冲地骂进来道：“好淫妇！才走得进门，就被人过了气。为什么要赖在这边？难道我身上是有刺的么？还不快走！”何氏道：“你不要做梦，我这等一个如花似玉的人，与你这个魑魅魍魉宿了两夜，也是天样大的人情，海样深的度量，就跳在黄河里洗一千个澡，也去不尽身上的秽气，你也够得紧了。难道还想来玷污我么？”里侯以前虽然受过邹小姐几次言语，却还是绵里藏针、泥中带刺的话，何曾骂得这般出像？况且何小姐进门之后，屡事小心，教举杯就举杯，教吃酒就吃酒，只说是个搓得圆捏得扁的了，到如今忽然发起威来，处女变做脱兔，教里侯怎么忍耐得起？何小姐不曾数说得完，他就预先捏了拳头伺候，索性等她说个尽情，然后动手。到此时，不知不觉何小姐的青丝细发已被他揪在手中，一边骂一边打，把邹小姐吓得战战兢兢。

只说这等一个娇皮细肉的人，怎经得铁槌样的拳头打起？只得拚命去扯。谁想骂便骂得重，打却打得轻，势便做得凶，心还使得善，打了十几个空心拳头，不曾有一两个到她身上，就故意放松了手，好等他脱身，自己一边骂，一边走出去了。

何小姐挣脱身子，号啕痛哭。大抵妇人家的本色，要在那张惶急遽的时节方才看得出来，从容暇豫之时，哪一个不会做些娇声，装些媚态？及至检点不到之际，本相就要露出来了。何小姐进门拜佛之时，邹小姐把她从头看到脚底，真是袅娜异常。

头上的云髻大似冰盘，又且黑得可爱，不知她用几子头篦，方才衬贴得来？及至此时被里侯揪散，披将下去，竟与身子一般长，要半根假发也没有。至于哭声，虽然激烈，却没有一毫

破笛之声；满面都是啼痕，又洗不去一些粉迹。种种愁容苦态，都是画中的妩媚，诗里的轻盈，无心中露出来的，就是有心也做不出。邹小姐口中不说，心上思量道：“我常常对镜自怜，只说也有几分姿色了，如今看了她，真是珠玉在前，令人形秽。这样绝世佳人，尚且落于村夫之手，我们一发是该当的了。”想了一会，就竭力劝住，教她重新梳起头来。两个对面谈心，一见如故。到了晚间，里侯叫丫鬟请她不去，只得自己走来负荆唱喏下跪，叫姐呼娘，桩桩丑态都做尽，何小姐只当不知，后来被他苦缠不过，袖里取出一把剃刀，竟要刎死。里侯怕弄出事来，只得把她交与邹小姐，央泥佛劝土佛，若还掌印官委不来，少不得还请你旧官去复任。

却说何小姐的容貌，果然比邹小姐高一二成，只是肚里的文才，手中的技艺，却不及邹小姐万分之一。从她看经念佛，原是虚名；学她写字看书，倒是实事。何爱邹之才，邹爱何之貌，两个做了一对没卵夫妻，阙里侯倒睁着眼睛在旁边吃醋。熬了半年，不见一毫生意，心上思量道：“看这光景，两个都是养不熟的了，她们都守活寡，难道教我绝嗣不成？少不得还要娶一房，叫做三遭为定。前面那两个原怪她不得；一个才思忒高，一个容貌忒好，我原有些配她不来，如今做过两遭把戏，自己也明白了，以后再讨，只去寻那一字不识、粗粗笨笨的，只要会做人家，会生儿子就罢了，何须弄那上书上画的来磨灭自己？”算计定了，又去叫媒婆吩咐。媒婆道：“要有才有貌的便难，若要老实粗笨的何须寻得？我肚里尽有。只是你这等一分大人家，也要有些福相、有些才干才承受得起。如今袁进士家现有两个小要打发出门，一个姓周，一个姓吴。姓周的极有福相、极有才干，姓吴的又有才、又有貌，随你要哪一个就是。”里侯道：“我被有才有貌的弄得七死八活，听见这两个

字也有些头疼，再不要说起，竟是那姓周的罢了，只是也要过过眼，才好成事。”媒婆道：“这等我先去说一声，明日等你来相就是。”两个约定，媒人竟到袁家去了。

却说袁家这两个小，都是袁进士极得意的。周氏的容貌虽不十分艳丽，却也生得端庄，只是性子不好，一些不遂意就要寻死寻活。至于姓吴的那一个，莫说周氏不如她，就是阙家娶过的那两位小姐，有其才者无其貌，有其貌者无其才，只除非两个并做一个，方才敌得她来。袁进士的夫人性子极妒，因丈夫宠爱这两个小，往常淘气不过，如今乘丈夫进京去谒选，要一齐打发出门，以杜将来之祸。听见阙家要相周氏，又有个打抽丰的举人要相吴氏，袁夫人不胜之喜，就约明日一齐来相。里侯因前次央人央坏了事，这番并不假借，竟是自己亲征。次日走到袁家，恰好遇着打抽丰的举人相中了吴氏出来，闻得财礼已交，约到次日来娶。里侯道：“举人拣的日子自然不差，我若相得中，也是明日罢了。”及至走入中堂，坐了一会，媒婆就请周氏出来，从头至脚任凭检验。男相女固然仔细，女相男也不草草，周氏把里侯睨了两眼，不觉变下脸来，气冲冲地走进去了。媒婆问里侯中意不中意，里侯道：“才干虽看不出，福相是有些的，只是也还嫌她标致，再减得几分姿色便好。”媒婆道：“乡宦人家既相过了，不好不成，劝你将就些娶回去罢。”里侯只得把财礼交进，自己回去，只等明日做亲。

却说周氏往常在家，听得人说有个姓阙的财主，生得奇丑不堪，有“阙不全”的名号。周氏道：“我不信一个人身上就有这许多景致，几时从门口经过，教我们出去看看也好。”这次媒人来说亲，只道有个财主要相，不说姓阙不姓阙，奇丑不奇丑，及至相的时节，周氏见他身上脸上景致不少，就有些疑心起来，又不好问得，只把媒婆一顿臭骂说：“阳间怕没有人

家，要到阴间去领鬼来相？”媒人道：“你不要看错了，他就是荆州城里第一个财主，叫做阙里侯，没有一处不闻名的。”周氏听见，一发颠作起来道：“我宁死也不嫁他，好好把财礼退去！”袁夫人道：“有我做主，莫说这样人家，就是叫化子，也不怕你不去！”周氏不敢与大娘对口，只得忍气吞声进房去了。

天下不均匀的事尽多。周氏在这边有苦难伸，吴氏在那边快活不过。相她的举人年纪不上三十岁，生得标致异常，又是个有名的才子，吴氏平日极喜看他诗稿的。此时见亲事说成，好不得意，只怪他当夜不娶过门，百岁之中少了一宵恩爱，只得和衣睡了一晚。熬到次日，绝早起来梳妆，不想那举人差一个管家押媒婆来退财礼，说昨日来相的时节，只晓得是个乡绅，不曾问是哪一科进士，及至回去细查齿录，才晓得是他父亲的同年，岂有年侄娶年伯母之理？夫人见他说得理正，只得把财礼还他去了。吴氏一天高兴扫得精光，白白梳了一个新妇头，竟没处用得着。

停一会，阙家轿子到了，媒婆去请周氏上轿，只见房门紧闭，再敲不开。媒婆只说她做作，请夫人去发作她。谁想敲也不开，叫也不应，及至撬开门来一看，可怜一个有福相的妇人，变做个没收成的死鬼，高高挂在梁上，不知几时吊杀的。夫人慌了，与媒婆商议道：“我若打发她出门，明日老爷回来，不过啣一场小气；如今逼死人命，将来就有大气啣了，如何了得？”媒婆道：“老爷回来，只说病死的就是。他难道好开棺检尸不成？”夫人道：“我家里的人别个都肯隐瞒，只有吴氏那个妖精，哪里闭得她的口住？”媒婆想了一会道：“我有个两全之法在此。那边一头，女人要嫁得慌，男子又不肯娶；这边一头，男子要娶，女人又死了没得嫁。依我的主意，不如待

我去说一个谎，只说某相公又查过了，不是同年，如今依旧要娶，她自然会钻进轿去，竟把她做了周氏嫁与阚家。阚家聘了丑的倒得了好的，难道肯退来还你不成？就是吴氏到了那边，虽然出轿之时有一番惊吓，也只好肚里咒我几声，难道好跑回来与你说话不成？替你除了一个大害，又省得她后来学嘴，岂不两便？”夫人听见这个妙计，竟要欢喜杀来，就催媒婆去说谎。吴氏是一心要嫁的人，听见这句话，哪里还肯疑心，走出绣房，把夫人拜了几拜，头也不回，竟上轿子去了。

及至抬到阚家，把新郎一看，全然不是昨日相见的，她是个绝顶聪明之人，不消思索，就晓得是媒婆与夫人的诡计了。心上思量道：“既来之，则安之。只要想个妙法出来，保全得今夜无事，就可以算计脱身了。”只是低着头，思量主意，再不多露一些烦恼之容。里侯昨日相那一个，还嫌她多了几分姿容，怕娶回来淘气，哪晓得又被人调了包？出轿之时，新人反不十分惊慌，倒把新郎吓得魂不附体。心上思量道：“我不信妇人家竟是会变的，只过得一夜，又标致了许多。我不知造了什么业障，触犯了天公，只管把这些好妇人来磨灭我。”正在那边怨天恨地，只见吴氏回过朱颜，拆开绦口，从从容容的问道：“你家莫非姓阚么？”里侯回她：“正是。”吴氏道：“请问昨日那个媒人与你有什么冤仇，下这样毒手来摆布你？”里侯道：“她不过要我几两媒钱罢了，哪有什么冤仇？替人结亲是好事，也不叫做摆布我。”吴氏道：“你家就有天大的祸事到了，还说不是摆布？”里侯大惊道：“什么祸事？”吴氏道：“你昨日聘的是那一个，可晓得她姓什么？”里侯道：“你姓周，我怎么不晓得？”吴氏道：“认错了，我姓吴，那一个姓周。如今姓周的被你逼死了，教我来替讨命的。”里侯听见，眼睛吓得直竖，立起身来问道：“这是什么缘故？”她吴氏道：

“我与她两个都是袁老爷的爱宠，只因夫人妒忌，乘他出去选官，瞒了家主，要出脱我们。不想昨日你去相她，又有个举人来相我，一齐下了聘，都说明日来娶。

我与周氏约定要替老爷守节，只等轿子一到，两个双双寻死。不想周氏的性子太急，等不到第二日，昨夜就吊死了。不知被哪一个走漏了消息，那举人该造化，知道我要寻死，预先叫人把财礼退了去。及至你家轿子到的时节，夫人教我来替她，我又不肯，只得也去上吊。那媒人来劝道：“你既然要死，死在家里也没用，阙家是个有名的财主，你不如嫁过去死在他家，等老爷回来也好说话。难道两条性命了不得他一分人家？故此我依她嫁过来，一则替丈夫守节，二则替周氏伸冤，三来替你讨一口值钱的棺木，省得死在他家，盛在几块薄板之中，后来抛尸露骨。”说完，解下束腰的丝绦系在颈上，要自家勒死。

她不曾讲完的时节，里侯先吓得战战兢兢，手脚都抖散了，再见她弄这个圈套，怎不慌上加慌？就一面扯住，一面高声喊道：“大家都来救命！”吓得那些家人婢仆没脚地赶来，周围立住，扯的扯，劝的劝，使吴氏动不得手。里侯才跪下来道：“吴奶奶，袁夫人，我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为什么上门来害我？我如今不敢相留，就把原轿送你转去，也不敢退什么财礼，只求你等袁老爷回来，替我说个方便，不要告状，待我送些银子去请罪罢了。”吴氏道：“你就送我转去，夫人也不肯相容，依旧要出脱我，我少不得是一死。自古道：‘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只是死在这里的快活。”里侯弄得没主意，只管磕头，求她生个法子，放条生路。吴氏故意踌躇一会儿，才答应道：“若要救你，除非用个伏兵缓用之计，方才保得你的身家。”里侯道：“什么计较？”吴氏道：“我老爷选了官，

少不得就要回来，也是看得见的日子。你只除非另寻一所房屋，将我藏在里边，待他回来的时节，把我送上门去。我对他细讲，说周氏是大娘逼杀的，不干你事；你只因误听媒人的话，说是老爷的主意，才敢上门来相我；及至我过来说出缘故，就不敢近身，把我养在一处，待他回来送还，他平素是极爱我的，见我这等说，他不但不摆布你，还感激你不尽，一些祸事也没有了。”里侯听见，一连磕了几个响头，方才爬起来道：“这等，不消别寻房屋，我有一所静室，就在家中，又有两个女人，可以做伴，送你过去安身就是。”说完，就叫几个丫鬟：“快送吴奶奶到书房里去。”却说邹、何两位小姐闻得他又娶了新人，少不得也像前番，叫丫鬟来做探子。谁想那些丫鬟听见家主喊人救命，大家都来济困扶危了，哪有工夫去说闲话？两个等得寂然无声，正在那边猜谜，只见许多丫鬟簇拥一个爱得人杀的女子走进关来。先拜了佛，然后与二人行礼，才坐下来，二人就问道：“今日是佳期，新娘为何不赴洞房花烛，却到这不祥之地来？”吴氏初进门，还不知这两个是姑娘、是妯娌，听了这句话，打头不应空，就答应道：“供僧伽的所在，叫做福地，为什么反说不祥？我此番原是用来就死的，今晚叫做忌日，不是什么佳期。二位的话，句句都说左了。”两个见她言语来得激烈，晓得是个中人了，再叙几句寒温，就托故起身，叫丫鬟到旁边细问。丫鬟把起先的故事说了一番，二人道：“这等也是个脱身之计，只是比我们两个更做得巧些。”吴氏乘她问丫鬟的时节，也扯一个到背后去问：“这两位是家主的什么人？”丫鬟也把二人的来历说了一番。吴氏暗笑道：“原来同是过来人，也亏她寻得这块避秦之地，”两边问过了，依旧坐拢来，就不像以前客气，大家把心腹话说做一堆，不但同病相怜，竟要同舟共济。邹小姐与她分韵联诗，得了一个社友。何小姐与

她同娇比媚，凑成一对玉人。三个就在佛前结为姊妹。过到后来，一日好似一日。

不多几时，闻得袁进士补了外官，要回来带家小上任。邹、何二位小姐道：“你如今完璧归赵，只当不曾落地狱，依旧去做天上人了。只是我两个珠沉海底，今生料想不能出头，只好修个来世罢了。”吴氏道：“我回去见了袁郎，赞你两人之才貌，诉你两人之冤苦，他读书做官的人，自然要动怜才好色之念，若有机会可图，我定要把你两个一齐弄到天上去，决不教你在此受苦。”二人口虽不好应得，心上也着得如此。又过几时，里侯访得袁进士到了，就叫一乘轿子，亲自送吴氏上门。只怕袁进士要发作他，不敢先投名帖，待吴氏进去说明，才好相见。吴氏见了袁进士，预先痛哭一场，然后诉苦，说大娘逼她出嫁，她不得不依，亏得阙家知事，许我各宅而居，如今幸得拨云见日。

说完，扯住袁进士的衣袖，又悲悲切切哭个不了。只道袁进士回来不见了她，不知如何啣气；此时见了她，不知如何欢喜。谁想他在京之时，就有家人赶去报信，周氏、吴氏两番举动，他胸中都已了然。此时见吴氏诉说，他只当不闻；见吴氏悲哀，他只管冷笑；等她自哭自住，并不劝她。吴氏只道他因在前厅，怕人看见，不好露出儿女之态，就低了头朝里面走，袁进士道：“立住了！不消进去。你是个知书识理之人，岂不闻覆水难收之事。你当初既要守节，为什么不死？却到别人家去守起节来？你如今说与他各宅而居，这句话教我哪里去查帐？你不过因那姓阙的生得丑陋，走错了路头，故此转来寻我；若还嫁与那打抽丰的举人，我便拿银子来赎你，只怕也不肯转来了。”说了这几句，就对家人道：“阙家可有人在外边？快叫他来领去。”家人道：“姓阙的现在外面，要求见老爷。”

袁进士道：“请进来。”家人就去请里侯。里侯起先十分忧惧，此时听见一个“请”字，心上才宽了几分，只道吴氏替他说的方便，就大胆走进来与袁进士施礼。袁进士送了坐，不等里侯开口，就先说道：“舍下那些不祥之事，学生都知道了。虽是妒妇不是，也因这两个淫妇各怀二心，所以才有媒人出去打合，兄们只道是学生的意思，所以上门来相她。周氏之死，是她自己的命限，与兄无干。至于吴氏之嫁，虽出奸媒的诡计，也是兄前世与她有些夙缘，所以无心凑合。学生如今并不怪兄，兄可速速领回去，以后不可再教她上门来坏学生的体面。”他一面说，里侯一面叫“青天”，说完，里侯再三推辞，说是“老先生的爱宠，晚生怎敢承受？”袁进士变下脸来道：“你既晓得我的爱宠，当初就不该娶她；如今娶回去，过了这几时又送来还我，难道故意要羞辱我么？”里侯慌起来道：“晚生怎么敢？就蒙老先生开恩，教晚生领去，怎奈她嫌晚生丑陋，不愿相从，领回去也要淘气。”袁进士就回过头去对吴氏道：“你听我讲，自古道：‘红颜薄命。’你这样的女人，自然该配这样的男子。若在我家过世，这句古语就不验了。你如今若好好跟他回去，安心贴意做人家，或者还会生儿育女，讨些下半世的便宜；若还吵吵闹闹，不肯安生，将来也不过像周氏，是个梁上之鬼。莫说死一个，就死十个，也没人替你伸冤。”说完，又对里侯道：“阙兄请别，学生也不送了。”又着手拱一拱，头也不回，竟走了进去。吴氏还啼啼哭哭，不肯出门，当不得许多家人你推我曳，把她塞进轿子。起先威风凛凛而来，此时兴致索然而去。

到了阙家，头也不抬，竟往书房里走。里侯一把扯住道：“如今去不得了。我起先不敢替你成亲，一则被你把人命吓倒，要保身家；二则见你忒标致了些，恐怕淘气。如今尸主与凶身

当面说过，只当批个执照来了，难道还怕什么人命不成？就是容貌不相配些，方才黄甲进士亲口吩咐过了，美妻原该配丑夫，是黄金板上刊定的，没有什么气恼得，请条直些走来成亲。”吴氏心上的路数往常是极多的，当不得袁进士五六句话把她路数都塞断了。如今并无一事可行，被他做个顺手牵羊，不响不动扯进房里去了。里侯这一晚成亲之乐，又比束缚醉人的光景不同，真是渐入佳境。从此以后，只怕吴氏要脱逃，竟把书房的总门锁了，只留一个转筒递茶饭过去。邹、何两位小姐与吴氏隔断红尘，只好在转筒边谈谈衷曲而已。

吴氏的身子虽然被他箝束住了，心上只是不甘，翻来覆去思量道：“他娶过三次新人，两个都走脱了，难道只有我是该苦的？她们做清客，教我一个做蛆虫，定要生个法子去弄她们过来，大家分些臭气，就是三夜轮着一夜，也还有两夜好养鼻子。”算计定了，就对里侯道：“我如今不但安心贴意，随你终身，还要到书房里去，把那两个负固不服的都替你招安过来，才见我的手段。”里侯道：“你又来算计脱身了。不指望獐？鹿兔，只怕连猎狗也不得还乡，我被人骗过几次，如今再不到水边去放鳖了。”吴氏就罚咒道：“我若骗你，教我如何如何！你明日把门开了，待我过去劝她，你一面收拾房间伺候，包你一拖便来。

只是有句话要吩咐你，你不可不依，卧房只要三个，床铺却要六张。”里侯道：“要这许多做什么？”吴氏道：“我老实对你说，你身上这几种气息，其实难闻，自古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等她们过来，大家做定规矩，一个房里一夜，但许同房不许共铺，只到要紧头上那一刻工夫，过来走走，闲空时节只是两床宿歇，这等才是个可久之道。”里侯听见，不觉大笑起来道：“你肯说出这句话来，就不是个脱身之计了，这

等一一依从就是。”次日起来，早早把书房开了，一面收拾房间，一面教吴氏去做说客。

却说邹、何两位小姐见吴氏转来，竟与里侯做了服贴夫妻，过上许多时，不见一毫响动，两个虽然没有醋意，觉得有些懊悔起来。不是懊悔别的事，她道我们一个有才，一个有貌，终不及她才貌俱全，一个当两个的，尚且与他过得日子，我们半个头，与他啣什么气？当初那些举动，其实都是可以做、可以不做的。两个人都先有这种意思，吴氏的说客自然容易做了。这一日走到，你欢我喜，自不待说。讲了一会闲话，吴氏就对二人道：“我今日过来，要讲个分上，你二位不可不听。”二人道：“只除了一桩听不得的，其余无不从命。”吴氏道：“听不得的听了，才见人情，容易的事，哪个不会做？但凡世上结义的弟兄，都要有福同享，有苦同受，前日既蒙二位不弃，与我结了金石之盟，我如今不幸不能脱身，被他拘在那边受苦。你们都是尝过滋味的，难道不晓得？如今请你们过去，大家分些受受，省得磨死我一个，你们依旧不得安生。”二人道：“你当初还说要超度我们上天，如今倒要扯人到地狱里去，亏你说得出口。”吴氏道：“我也指望上天，只因有个人说这地狱该是我们坐的，被他点破了，如今也甘心做地狱中人。你们两个也与我一样，是天堂无分地狱有缘的，所以来拉你们去同坐。”就把袁进士劝她“红颜自然薄命，美妻该配丑夫”的话说了一遍，又道：“他这些话说得一毫不差，二位若不信，只把我来比就是了。你们不曾嫁过好丈夫的，遇着这样人也还气得过；我前面的男子是何等之才，何等之貌，我若靠他终身，虽不是诰命夫人，也做个乌纱爱妾，尽可无怨了。怎奈大娘要逼我出去，媒人要哄我过来，如今弄到这个地步。这也罢了，那日来相我的人又是何等之才，何等之貌，我若嫁将过去，虽

不敢自称佳人，也将就配得才子，自然得意了。谁想他自己做不成亲，反替别人成了好事，到如今误得我进退无门。这等看起来，世间的好丈夫，再没得把与好妇人受用的，只好拿来试你一试，哄你一哄罢了。我和你若是一个两个错嫁了他，也还是造化偶然之误，如今错到三个上，也不叫做偶然了；他若娶着一个两个好的，还说他没福受用，如今娶着三个都一样，也不叫做没福了。总来是你我前世造了孽障，故此弄这鬼魅变不全的人身到阳间来磨灭你我。如今大家认了晦气，去等他磨灭罢了。”吴氏起先走到之时，先把她两个人的手一边捏住一只，后来却像与她闲步地一般，一边说一边走，说到差不多的时节，已到了书房门口两边交界之处了，无意之中把她一扯，两个人的身子已在总门之外，流水要回身进去，不想总门已被丫鬟锁了，这是吴氏预先做定的圈套。二人大惊道：“这怎么使得？就要如此，也待我们商量酌议，想个长策出来，慢慢地回话，怎么捏人在拳头里，硬做起来？”吴氏道：“不劳你们费心，长策我已想到了，闻香躲臭的家伙，都现现成成摆在那边，还你不即不离，决不像以前只有进气没有出气就是。”二人问什么计策，吴氏又把同房各铺的话说了一遍，二人方才应允。

各人走进房去，果然都是两张床，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桌上又摆着香炉匙箸。里侯也会奉承，每一个房里买上七八斤速香，凭她们烧过日子，好掩饰自家的秽气。从此以后，把这三个女子当做菩萨一般烧香供养，除那一刻要紧工夫之外，再不敢近身去亵渎她。由邹而何，由何而吴，一个一夜，周而复始，任他自去自来，倒喜得没有醋吃。不上几年，三人各生一子。儿子又生得古怪，不像爷，只像娘，个个都娇皮细肉，又不消请得先生，都是母亲自教。以前不曾出过科第，后来一般也破

天荒进学的进学，中举的中举，出贡的出贡。里侯只因相貌不好，倒落得三位妻子都会保养他，不十分肯来耗其精血，所以直活到八十岁才死。这岂不是美妻该配丑夫的实据？我愿世上的佳人把这回小说不时摆在案头，一到烦恼之时，就取来翻阅，说我的才虽绝高，不过像邹小姐罢了；貌虽极美，不过像何小姐罢了；就作两样俱全，也不过像吴氏罢了，她们一般也嫁着那样丈夫，一般也过了那些日子，不曾见飞得上天，钻得入地，每夜只消在要紧头上熬那一两刻工夫，况那一两刻又是好熬的。或者度得个好种出来，下半世的便宜就不折了。或者丈夫虽丑，也还丑不到“阙不全”的地步，只要面貌好得一两分，秽气少得一两端，墨水多得一两滴，也就要当做潘安、宋玉一般看承，切不可求全责备。

我这服金丹的诀窍都已说完了，药囊也要收拾了，随你们听不听不于我事，只是还有几句话，吩咐那些愚丑丈夫：她们嫁着你固要安心，你们娶着她也要惜福。要晓得世上的佳人，就是才子也没福受用的，我是何等之人，能够与她作配，只除那一刻要紧的工夫，没奈何要少加亵渎，其余的时节，就要当做菩萨一般烧香供养，不可把秽气薰她，不可把恶言犯她，如此相敬，自然会像阙里侯，度得好种出来了。切不可把这回小说做了口实，说这些好妇人是天教我磨灭她的，不怕走到哪里去！要晓得磨灭好妇人的男子，不是你一个；磨灭好妇人的道路，也不是这一条。万一阎王不曾禁锢她终身，不是咒死了你去嫁人，就是弄死了他来害你，这两桩事都是红颜女子做得出的。阙里侯只因累世积德，自己又会供养佳人，所以后来得此美报。不然，只消一个袁进士翻转脸来，也就够他了。我这回小说也只是论姻缘的大概，不是说天下夫妻个个都如此。只要晓得美妻配丑夫倒是理之常，才子配佳人反是理之变。处常的

要相安，处变的要谨慎。这一回是处常的了，还有一回处变的，就在下面，另有一般分解。

【评】

从来传奇小说，定以佳人配才子。一有嫁错者，即代生怨谤之声，必使改正而后已。使妖冶妇人见之，各怀二心以事其主，搅得世间夫妇不和，教得人家闺门不谨。作传奇小说者，尽该入阿鼻地狱。此书一出，可使天下无反目之夫妻，四海绝窥墙之女子，教化之功不在《周南》、《召南》之下。岂可作小说观？这回小说救得人活，又笑得人死，作者竟操生杀之权。

## 第二回

### 美男子避惑反生疑

诗云：

从来廉吏最难为，不似贪官病可医。  
执法法中生弊窦，矢公公里受奸欺。  
怒棋响处民情抑，铁笔摇时生命危。  
莫道狱成无可改，好将山案自推移。

这首诗是劝世上做清官的，也要虚衷舍己，体贴民情，切不可说“我无愧于天，无忤于人，就审错几桩词讼，百姓也怨不得我”这句话。那些有守无才的官府，个个拿来塞责，不知误了多少人的性命。所以怪不得近来的风俗，偏是贪官起身有人脱靴，清官去后没人尸祝，只因贪官的毛病有药可医、清官的过失无人敢谏的缘故。说便是这等说，教那做官的也难，百姓在私下做事，他又没有千里眼、顺风耳，哪里晓得其中的曲直？自古道：“无谎不成状。”要告张状词，少不得无中生有、以虚为实才骗得准。官府若照状词审起来，被告没有一个不输的了。只得要审口供，那口供比状词更不足信。原、被告未审之先，两边都接了讼师，请了干证，就像梨园子弟串戏地一般，做官的做官，做吏的做吏，盘了又盘，驳了又驳，直说得一些破绽也没有，方才来听审。及至官府问的时节，又像秀才在明伦堂上讲书地一般，哪一个不有条有理，就要把官府骗死也不

难。

那官府未审之先，也在后堂与幕宾串过一次戏了出来的。此时只看两家造化，造化高的合着后堂的生旦，自然赢了；造化低的合着后堂的净丑，自然输了，这是一定的道理。难道造化高的里面就没有几个侥幸的、造化低的里面就没有几个冤屈的不成？所以做官的人，切不可使百姓撞造化。我如今先说一个至公至明、造化撞不去的做个引子。

崇祯年间，浙江有个知县——忘其姓名——性极聪察，惯会审无头公事。一日在街上经过，有对门两下百姓争嚷。一家是开糖店的，一家是开米店的，只因开米店的取出一个巴斗量米，开糖店的认出是他的巴斗，开米店的又说他冤民做贼，两下争闹起来。见知县抬过，截住轿子齐禀。知县先问卖糖的道：“你怎么讲？”卖糖的道：“这个巴斗是小的家里的，不见了一年，他今日取来量米，小的走去认出来，他不肯还小的，所以禀告老爷。”知县道：“巴斗人家都有，焉知不是他自置的？”卖糖的道：“巴斗虽多，各有记认。这是小的用熟的，难道不认得？”说完，知县又叫卖米的审问。卖米的道：“这巴斗是小的自己办的，放在家中用了几年，今日取出来量米，他无故走来冒认。巴斗事小，小的怎肯认个贼来？求老爷详察。”知县道：“既是你自己置的，可有什么凭据？”卖米的道：“上面现有字号。”知县取上来看，果然有“某店置用”四字。又问道：“这字是买来就写的，还是用过几时了写的？”卖米的应道：“买来就写的。”知县道：“这桩事叫我也不明白，只得问巴斗了，巴斗，你毕竟是哪家的？”一连问了几声，看的人笑道：“这个老爷是痴的，巴斗哪里会说话？”知县道：“你若再不讲，我就要打了！”果然丢下两根签，叫皂隶重打，皂隶当真行起杖来。一街两巷的人几乎笑倒。打完了，知县对

手下人道：“取起来看下面可有什么东西？”皂隶取过巴斗，朝下一看，回覆道：“地下有许多芝麻。”知县笑道：“有了干证了。”叫那卖米的过来：“你卖米的人家，怎么有芝麻藏在里面？这分明是糖坊里的家伙，你为何徒赖他的？”卖米的还支吾不认，知县道：“还有个姓水的干证，我一发叫来审一审。这字若是买来就写的，过了这几年自然洗刷不去；若是后来添上去的，只怕就见不得水面了。”即取一盆水，一把箴帚，叫皂隶一顿洗刷，果然字都不见了。知县对卖米的道：“论理该打几板，只是怕结你两下的冤仇。以后要财上分明，切不可如此。”又对卖糖的道：“料他不是愉你的，或者对门对户借去用用，因你忘记取讨，他便久假不归。又怕你认得，所以写上几个字。这不过是贪爱小利，与逾墙挖壁的不同，你不可疑他作贼。”说完，两家齐叫青天，嗑头礼拜，送知县起轿去了。那些看的人没有一个不张牙吐舌道：“这样的人才不枉教他做官。”至今传颂以为奇事。

看官，要晓得这事虽奇，也还是小聪小察，只当与百姓讲个笑话一般，无关大体。做官的人既要聪明，又要持重，凡遇斗殴相争的小事，还可以随意判断。只有人命、奸情二事，一关生死，一关名节，须要静气虚心，详审复讞。就是审得九分九厘九毫是实，只有一毫可疑，也还要留些余地，切不可草草下笔，做个铁案如山，使人无可出入。如今的官府只晓得人命事大，说到审奸情，就像看戏文的一般，巴不得借他来燥脾胃。

不知奸情审屈，常常弄出人命来，一事而成两害，起初哪里知道？如今听在下说一个来，便知其中利害。

正德初年，四川成都府华阳县有个童生，姓蒋名瑜，原是旧家子弟。父母在日，曾聘过陆氏之女，只因丧亲之后，屡遇荒年，家无生计，弄得衣食不周，陆家颇有悔亲之意，因受聘

在先，不好启齿，蒋瑜长陆氏三年，一来因手头乏钞，二来因妻子还小，故此十八岁上，还不曾娶妻过门。

他隔壁有个开缎铺的，叫做赵玉吾，为人天性刻薄，惯要在穷人面前卖弄家私，及至问他借贷，又分毫不肯。更有一桩不好，极喜谈人闺阁之事。坐下地来，不是说张家扒灰，就是说李家偷汉。所以乡党之内，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年纪四十多岁，止生一子，名唤旭郎。相貌甚不济，又不肯长，十五六岁，只像十二三岁的一般。性子痴痴呆呆，不知天晓日夜。

有个姓何的木客，家资甚富。妻生一子，妾生一女，女比赵旭郎大两岁，玉吾因贪他殷实，两下就做了亲家。不多几时，何氏夫妻双双病故。彼时女儿十八岁了，玉吾要娶过门，怎奈儿子尚小，不知人事；欲待不娶，又怕他兄妹年相仿佛，况不是一母生的，同居不便。玉吾是要谈论别人的，只愁弄些话靶出来，把与别人谈论，就央媒人去说，先接过门，待儿子略大一大，即便完亲，何家也就许了。及至接过门来，见媳妇容貌又标致，性子又聪明，玉吾甚是欢喜。只怕嫌他儿子痴呆，把媳妇顶在头上过日，任其所欲，求无不与。哪晓得何氏是个贞淑女子，嫁鸡逐鸡，全没有憎嫌之意。

玉吾家中有两个扇坠，一个是汉玉的，一个是迦楠香的，玉吾用了十余年，不住地吊在扇上，今日用这一个，明日用那一个，其实两件合来值不上十两之数，他在人前骋富，说值五十两银子。一日要买媳妇的欢心，教妻子拿去任她拣个中意的用。

何氏拿了，看不释手，要取这个，又丢不得那个；要取那个，又丢不得这个。玉吾之妻道：“既然两个都爱，你一总拿去罢了。

公公要用，他自会买。”何氏果然两个都收了去，一般轮

流吊在扇上。若有不用的时节，就将两个结在一处，藏在纸匣之中。玉吾的扇坠被媳妇取去，终日捏着一把光光的扇子，邻舍家问道：“你那五十两头如今哪里去了？”玉吾道：“一向是房下收在那边，被媳妇看见，讨去用了。”众人都笑了一笑，内中也有疑他扒灰，送与媳妇做标记的。也有知道他儿子不中媳妇之意，借死宝去代活宝的，口中不好说出，只得付之一笑。玉吾自悔失言，也只得罢了。

却说蒋瑜因家贫，不能从师，终日在家苦读。书房隔壁就是何氏的卧房，每夜书声不到四更不住。一日何氏问婆道：“隔壁读书的是个秀才，是个童生？”婆答应道：“是个老童生，你问他怎的？”何氏道：“看他读书这等用心，将来必定有些好处。”她这句话是无心说的，谁想婆竟认为有意。当晚与玉吾商量道：“媳妇的卧房与蒋家书房隔壁，日间的话无论有心无心，到底不是一件好事，不如我和你搬到后面去，教媳妇搬到前面来，使她朝夕不闻书声，就不动怜才之念了。”玉吾道：“也说得是。”拣了一日，就把两个房换转来。

不想又有凑巧的事，换不上三日，那蒋瑜又移到何氏隔壁，咿咿唔唔读起书来。这是什么缘故？只因蒋瑜是个至诚君子，一向书房做在后面的，此时闻得何氏在他隔壁做房，瓜李之嫌，不得不避，所以移到前面来。赵家搬房之事，又不曾知会他，他哪里晓得？本意要避嫌，谁想反惹出嫌来？何氏是个聪明的人，明晓得公婆疑她有邪念，此时听见书声愈加没趣，只说蒋瑜有意随着她，又愧又恨。玉吾夫妻正在惊疑之际，又见媳妇面带惭色，一发疑上加疑。玉吾道：“看这样光景，难道做出来了不成？”其妻道：“虽有形迹，没有凭据，不好说破她，且再留心察访。”看官，你道蒋瑜、何氏两个搬来搬去弄在一处，无心做出有心的事来，可谓极奇极怪了，谁想还有怪事在

后，比这桩事更奇十倍，真令人解说不来。一日蒋瑜在架上取书来读，忽然书面上有一件东西，像个石子一般。取来细看，只见：

形如鸡蛋而略扁，润似蜜蜡而不黄。手摸似无痕，眼看始知纹路密；远观疑有玷，近觑才识土斑生。做手堪夸，雕斫浑如生就巧；玉情可爱，温柔却似美人肤。历时何止数千年，阅人不知几百辈。

原来是个旧玉的扇坠。蒋瑜大骇道：“我家向无此物，是从哪里来的？我闻得本境五圣极灵，难道是他摄来富我的不成？既然神道会摄东西，为什么不摄些银子与我？这些玩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要他怎的？”又想一想道：“玩器也卖得银子出来，不要管他，将来吊在扇上，有人看见要买，就卖与他。但不知价值几何，遇着识货的人，先央他估一估。”就将线穿好了，吊在扇上，走进走出，再不见有人问起。

这一日合该有事，许多邻舍坐在树下乘凉，蒋瑜偶然经过。

邻舍道：“蒋大官读书忒煞用心，这样热天，便在这边凉了去。”蒋瑜只得坐下，口里与人闲谈，手中倒拿着扇子将玉坠掉来掉去，好启众人的问端。就有个邻舍道：“蒋大官，好个玉坠，是哪里来的？”蒋瑜道：“是个朋友送的，我如今要卖，不知价值几何？列位替我估一估。”众人接过去一看，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则声。蒋瑜道：“何如？可有个定价？”众人道：“玩器我们不识，不好乱估，改日寻个识货的来替你看。”蒋瑜坐了一会，先回去了。众人中有几个道：“这个扇坠明明是赵玉吾的，他说把与媳妇了，为什么到他手里来？莫非小蒋与他媳妇有些勾而搭之，送与他做标记的么？”有几个道：“他方才说是人送的，这个穷鬼，哪有人把这样好东西送他？不消说是赵家媳妇嫌丈夫丑陋，爱他标致，两个弄

上手，送他的了，还有什么疑得？”有一个尖酸的道：“可恨那老王八平日轻嘴薄舌，惯要说人家隐情，我们偏要把这桩事塞他的口。”又有几个老成的道：“天下的物件相同的多，知道是不是？明日只说蒋家有个玉坠，央我们估价，我们不识货，教他来估，看他认不认就知道了。若果然是他的，我们就刻薄他几句燥燥脾胃，也不为过。”算计定了，到第二日等玉吾走出来，众人招揽他到店中。坐了一会，就把昨日看扇坠估不出价来的话说了一遍，玉吾道：“这等，何不待我去看看？”有几个后生的竟要同他去，又有几个老成的朝后生摇摇头道：“教他拿来就是了，何须去得？”看官，你道他为什么不教玉吾去？他只怕蒋瑜见了对头，不肯拿出扇坠来，没有凭据，不好取笑他。故此只教一两个去，好骗他的出来。这也是虑得到的去处。谁知蒋瑜心无愧作，见说有人要看，就交与他，自己也跟出来。见玉吾高声问道：“老伯，这样东西是你用惯的，自然瞒你不得，你道价值多少？”玉吾把坠子捏了，仔细一看，登时换了形，脸上胀得通红，眼里急得火出。众人的眼睛相在他脸上，他的眼睛相在蒋瑜脸上，蒋瑜的眼睛没处相得，只得笑起来道：“老伯。莫非疑我寒儒家里，不该有这件玩器么？老实对你说，是人送与我的。”玉吾听见这两句话，一发火上添油，只说蒋瑜睡了他的媳妇，还当面讥消他，竟要咆哮起来。仔细想一想道：“众人在面前，我若动了声色，就不好开交，这样丑事，扬开来不成体面。”只得收了怒色，换做笑容，朝蒋瑜道：“府上是旧家，玩器尽有，何必定要人送？只因舍下也有一个，式样与此相同，心上踌躇，要买去凑成一对。恐足下要索高价。故此察言观色，才敢启口。”蒋瑜道：“若是老伯要，但凭见赐就是，怎敢论价？”众人看见玉吾的光景，都晓得是了，到背后商量道：“他若拚几两银子，依旧买回去灭

了迹，我们把什么塞他的嘴？”就生个计较，走过来道：“你两个不好论价，待我们替你们作中。赵老爹家那一个，与迦楠坠子共是五十两银子买的，除去一半，该二十五两。如今这个待我们拿了，赵老爹去取出那一个来比一比好歹，若是那个好似这个，就要减几两；若是这个好似那个，就要增几两；若是两个一样，就照当初的价钱，再没得说。”玉吾道：“那一个是妇人家拿去了，哪里还讨得出来？”众人道：“岂有此理，公公问媳妇要，怕她不肯？你只进去讨。只除非不在家里就罢了，若是在家里，自然一讨就拿出来的。”一面说，一面把玉坠取来藏在袖中了。玉吾被众人逼不过，只得假应道：“这等且别，待我去讨。肯不肯明日回话。”众人做眼做势的作别，蒋瑜把扇坠放在众人身边，也回去了。

却说玉吾怒气冲冲回到家中，对妻子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说完，摩胸拍桌，气个不了。妻子道：“物件相同的尽多，或者另是一个，也不可不知。待我去讨讨看。”就往媳妇房中，说：“公公要讨玉坠做样，好去另买，快拿出来。”何氏把纸匣揭开一看，莫说玉坠，连迦楠香的都不见了。只得把各箱各笼倒翻了寻，还不曾寻得完，玉吾之妻就骂起来道：“好淫妇，我一向如何待你？你做出这样丑事来！扇坠送与野老公去了，还故意东寻西寻，何不寻到隔壁人家去！”何氏道：“婆婆说差了，媳妇又不曾到隔壁人家去，隔壁的人又不曾到我家来，有什么丑事做得？”玉吾之妻道：“从来偷情的男子，养汉的妇人，个个是会飞的，不须从门里出入。这墙头上，房梁上，哪一处爬不过人来，丢不过东西去？”何氏道：“照这样说来，分明是我与人有什么私情，把扇坠送他去了。这等还我一个凭据！”说完，放声大哭，颠作不了，玉吾之妻道：“好泼妇，你的脏证现被众人拿在那边，还要强嘴！”就把蒋瑜拿与众人

看、众人拿与玉吾看的说话备细说了一遍。说完，把何氏勒了一顿面光。何氏受气不过，只要寻死。

玉吾恐怕邻舍知觉，难于收拾，只得倒叫妻子忍耐，吩咐丫鬟劝住何氏。

次日走出门去，众人道：“扇坠一定讨出来了？”玉吾道：“不要说起，房下问媳妇要，她说娘家拿去了，一时讨不来，待慢慢去取。”众人道：“她又没有父母，把与哪一个？难道送她令兄不成？”有一个道：“他令兄与我相熟的，待我去讨来。”说完，起身要走。玉吾慌忙止住道：“这是我家的东西，为何要列位这等着急？”众人道：“不是，我们前日看见，明明认得是你家的，为什么在他手里？起先还只说你的度量宽弘，或者明晓得什么缘故把与他的，所以拿来试你。不想你原不晓得，毕竟是个正气的人。如今府上又讨不出那一个，他家又现有这一个，随你什么人，也要疑惑起来了。我们是极有涵养的，尚且替你耐不住，要查个明白；你平素是最喜批评别人的，为何轮到自己身上，就这等厚道起来？”玉吾起先的肚肠一味要忍耐，恐怕查到实处，要坏体面。坏了体面，媳妇就只好相容。所以只求掩过一时，就可以禁止下次，做个哑妇被奸，朦胧一世也罢了。

谁想人住马不住，被众人说到这个地步，难道还好存厚道不成？只得拚着媳妇做事了。就对众人叹一口气道：“若论正理，家丑不可外扬。如今既蒙诸公见爱，我也忍不住了。一向疑心我家淫妇与那个畜生有些勾当，只因没有凭据，不好下手。如今有了真赃，怎么还禁得住？只是告起状来，须要几个干证，列位可肯替我出力么？”众人听见，齐声喝采道：“这才是个男子，我们有一个不到官的，必非人类。你快去写起诉状来，切不可中止。”玉吾别了众人，就寻个讼师，写一张状道：

告状人赵玉吾，为奸拐戕命事：兽恶蒋瑜，欺男幼懦，覬媳姿容，买屋结邻，穴墙窥诱。岂媳憎夫貌劣，苟合从奸，明去暗来，匪朝伊夕。忽于本月某夜，席卷衣玩千金，隔墙抛运，计图挈拐。身觉喊邻围救，遭伤几毙。通里某等参证，窃思受辱被奸，情方切齿，诬财杀命，势更寒心。

叩天正法，扶伦斩奸。上告。

却说那时节成都有个知府，做官极其清正，有“一钱太守”之名。又兼不任耳目，不受嘱托，百姓有状告在他手里，他再不批属县，一概亲提。审明白了，也不申上司，罪轻的打一顿板子，逐出免供；罪重的立刻毙诸杖下。他生平极重的是纲常伦理之事，他性子极恼的是伤风败俗之人。凡有奸情告在他手里，原告没有一个不赢，被告没有一个不输到底。赵玉吾将状子写完，竟奔府里去告。知府阅了状词，当堂批个“准”字，带入后衙。次日检点隔夜的投文。别的都在，只少了一张告奸情的状子。知府道，“必定是衙门人抽去了。”及至升堂，将值日书吏夹了又打，打了又夹，只是不招。只得差人教赵玉吾另补状来。状子补到，即使差人去拿。

却说蒋瑜因扇坠在邻舍身边，日日去讨，见邻舍只将别话支吾，又听见赵家婆媳之间，吵吵闹闹，甚是疑心；及至差人奉票来拘，才知扇坠果是赵家之物。心上思量道：“或者他媳妇在梁上窥我，把扇坠丢下来，做个潘安掷果的意思。我因读书用心，不曾看见也不可。我如今理直气壮，到官府面前照直说去，官府是吃盐米的，料想不好难为我。”故此也不诉状，竟去听审。

不上几日，差人带去投到，挂出牌来，第一起就是奸拐戕命事。知府坐堂，先叫玉吾上去问道：“既是蒋瑜奸你媳妇，

为什么儿子不告状，要你做公的出名？莫非你也与媳妇有私，在房里撞着奸夫，故此争锋告状么？”玉吾嗑头道：“青天在上，小的是敦伦重礼之人，怎敢做禽兽聚覲之事？只因儿子年幼，媳妇虽娶过门，还不曾并亲，虽有夫妇之名，尚无唱随之实，况且年轻口讷，不会讲话，所以小的自己出名。”知府道：“这等，他奸你媳妇有何凭据？什么人指见？从直讲来。”玉吾知道官府明白，不敢驾言，只将媳妇卧房与蒋瑜书房隔壁，因蒋瑜挑逗媳妇，媳妇移房避他，他又跟随引诱，不想终久被他奸淫上手；后来天理不容，露出赃据，被邻舍拿住的话，从直说去。知府点头道：“你这些话倒也像是真情。”又叫干证去审。只见众人的话与玉吾句句相同，没有一毫渗漏，又有玉坠做了奸赃，还有什么疑得？就叫蒋瑜上去道：“你为何引诱良家女子，肆意奸淫？又骗了许多财物，要拐她逃走，是何道理？”蒋瑜道：“老爷在上，童生自幼丧父，家贫刻苦，励志功名，终日刺股悬梁，尚搏不得一领蓝衫挂体，哪有功夫去钻穴逾墙？只因数日之前，不知什么缘故在书架上捡得玉坠一枚，将来吊在扇上，众人看见，说是赵家之物，所以不察虚实，就告起状来。这玉坠是他的不是他的，童生也不知道，只是与他媳妇并没有一毫奸情。”知府道，“你若与她无奸，这玉坠是飞到你家来的不成？不动刑具，你哪里肯招！”叫皂隶：“夹起来！”皂隶就把夹棍一丢，将蒋瑜鞋袜解去，一双雪白的嫩腿，放在两块檀木之中，用力一收，蒋瑜喊得一声，晕死去了。皂隶把他头发解开，过了一会，方才苏醒，知府问道：“你招不招？”蒋瑜摇头道：“并无奸情，叫小的把什么招得？”知府又叫皂隶重敲。敲了一百，蒋瑜熬不过疼，只得喊道：“小的愿招！”知府就叫松了。皂隶把夹棍一松，蒋瑜又死去一刻，才醒来说道：“他媳妇有心到小的是真，这玉坠是她丢过来引诱

小的的，小的以礼法自守，并不曾敢去奸淫她。老爷不信，只审那妇人就是了。”知府道：“叫何氏上来！”看官，但是官府审奸情，先要看妇人的容貌。若还容貌丑陋，他还半信半疑；若是遇着标致的，就道她有诲淫之具，不审而自明了。彼时何氏跪在仪门外，被官府叫将上去，不上三丈路，走了一二刻时辰，一来脚小，二来胆怯，及至走到堂上，双膝跪下好像没有骨头的一般，竟要随风吹倒，那一种软弱之态，先画出一幅美人图了。知府又叫抬起头来，只见她俊脸一抬，娇羞百出，远山如画，秋波欲流，一张似雪的面孔，映出一点似血的朱唇，红者愈红，白者愈白。知府看了，先笑一笑，又大怒起来道：“看你这个模样，就是个淫物了。你今日来听审，尚且脸上搽了粉，嘴上点了胭脂，在本府面前扭扭捏捏，则平日之邪行可知，奸情一定是真了。”看官，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只因知府是个老实人，平日又有些惧内，不曾见过美色，只说天下的妇人毕竟要搽了粉才白，点了胭脂才红，扭捏起来才有风致，不晓得何氏这种姿容态度是天生成的，不但扭捏不来，亦且洗涤不去，他哪里晓得？说完了又道：“你好好把蒋瑜奸你的话从直说来，省得我动刑具。”何氏哭起来道：“小妇人与他并没有奸情，教我从哪里说起？”知府叫拶起来，皂隶就吆喝一声，将她纤手扯出，可怜四个笋尖样的指头，套在笔管里面抽将拢来，教她如何熬得？少不得娇啼婉转，有许多可怜的态度做出来。知府道：“他方才说玉坠是你丢去引诱他的，他倒归罪于你，你怎么还替他隐瞒？”何氏对着蒋瑜道：“皇天在上，我何曾丢玉坠与你？起先我在后面做房，你在后面读书引诱我，我搬到前面避你，你又跟到前面来。只为你跟来跟去，起了我公婆疑惑之心，所以陷我至此。我不埋怨你就够了，你倒冤屈我起来！”说完，放声大哭。知府肚里思量道：“看她两边的

话渐渐有些合拢来了。这样一个标致后生，与这样一个娇艳女子，隔着一层单壁，干柴烈火，岂不做出事来？如今只看他原夫生得如何，若是原夫之貌好似蒋瑜，还要费一番推敲，倘若相貌庸劣，自然情弊显然了。”就吩咐道：“且把蒋瑜收监，明日带赵玉吾的儿子来，再审一审，就好定案。”只见蒋瑜送入监中，十分狼狈。禁子要钱，脚骨要医，又要送饭调理，囊中没有半文，教他把什么使费？只得央人去问岳丈借贷。陆家一向原有悔亲之心，如今又见他弄出事来，一发是眼中之钉、鼻头之醋了，哪里还有银子借他？就回覆道：“要借贷是没有，他若肯退亲，我情愿将财礼送还。”蒋瑜此时性命要紧，哪里顾得体面？只得写了退婚文书，央人送去，方才换得些银子救命。

且说知府因接上司，一连忙了数日，不曾审得这起奸情，及至公务已完，才叫原差带到，各犯都不叫，先叫赵旭郎上来。旭郎走到丹墀，知府把他仔细一看，是怎生一个模样？有《西江月》为证：

面似退光黑漆，发如髻累金丝。鼻中有涕眼多脂，满脸密麻兼痣。劣相般般俱备，谁知更有微疵：瞳人内有好花枝，睁着把官斜视。

知府看了这副嘴脸，心上已自了然。再问他几句话，一字也答应不来，又知道是个憨物，就道：“不消说了，叫蒋瑜上来。”蒋瑜走到，膝头不曾着地，知府道：“你如今招不招？”蒋瑜仍旧照前说去，只是不改口。知府道：“再夹起来！”看官，你道夹棍是件什么东西，可以受两次的？熬得头一次不招，也就是个铁汉子了；临到第二番，莫说笞杖徒流的活罪，宁可

认了不来换这个苦吃，就是砍头刎足、凌迟碎剐的极刑，也只得权且认了，捱过一时，这叫做“在生一日，胜死千年”。为民上的要晓得，犯人口里的话无心中试出来的才是真情，夹棍上逼出来的总非实据。从古来这两块无情之木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做官的人少用它一次，积一次阴功，多用它一番，损一番阴德，不是什么家常日用的家伙离他不得的。蒋瑜的脚骨前次夹扁了，此时还不曾复原，怎么再吃得这个苦起？就喊道：“老爷不消夹，小的招就是了！何氏与小的通奸是实，这玉坠是她送的表记。小的家贫留不住，拿出去卖，被人认出来的。所招是实。”知府就丢下签来，打了二十。叫赵玉吾上去问道：“奸情审得是真了，那何氏你还要她做媳妇么？”赵玉吾道：“小的是有体面的人，怎好留失节之妇？情愿教儿子离婚。”知府一面教画供，一面提起笔来判道：

审得蒋瑜、赵玉吾比邻而居，赵玉吾之媳何氏，长夫数年，虽赋桃夭，未经合卺。蒋瑜书室，与何氏卧榻止隔一墙，怨旷相挑，遂成苟合。何氏以玉坠为赠，蒋瑜贫而售之，为众所获，交相播传。赵玉吾耻蒙墙茨之声，遂有是控。据瑜口供，事事皆实。盗淫处女，拟辟何辞？因属和奸，姑从轻拟。何氏受玷之身，难与良人相匹，应遣大归。赵玉吾家范不严，薄杖示儆。

众人画供之后，各各讨保还家。

却说玉吾虽然赢了官司，心上到底气愤不过，听说蒋瑜之妻陆氏已经退婚，另行择配，心上想道：“他奸我的媳妇，我如今偏要娶他的妻子，一来气死他，二来好在邻舍面前说嘴。”虽然听见陆家女儿容貌不济，只因被那标致媳妇弄怕了，情愿娶个丑妇做良家之宝，就深夜央人说亲，陆家贪他豪富，欣然

许了。玉吾要气蒋瑜，分外张其声势，一边大吹大擂、娶亲进门，一边做戏排筵，酬谢邻里，欣欣烘烘，好不闹热。蒋瑜自从夹打回来，怨深刻骨。又听见妻子嫁了仇人，一发咬牙切齿。隔壁打鼓，他在那边捶胸；隔壁吹箫，他在那边叹气。欲待撞死，又因大冤未雪，死了也不瞑目，只得贪生忍耻，过了一月有余。

却说知府审了这桩怪事之后，不想衙里也弄出一桩怪事来。

只因他上任之初，公子病故，媳妇一向寡居，甚有节操。知府有时与夫人同寝，有时在书房独宿。忽然一日，知府出门拜客，夫人到他书房闲玩，只见他床头边、帐子外有一件东西，塞在壁缝之中，取下来看，却是一只绣鞋。夫人仔细识认，竟像媳妇穿的一般。就藏在袖中，走到媳妇房里，将床底下的鞋子数一数，恰好有一只单头的，把袖中那一只取出来一比，果然是一双。夫人平日原有醋癖，此时哪里忍得住？少不得“千淫妇、万娼妇”将媳妇骂起来。媳妇于心无愧，怎肯受这样郁气？就你一句，我一句，斗个不了。正斗在闹热头上，知府拜客回来，听见婆媳相争，走来劝解，夫人把他一顿“老扒灰、老无耻”骂得口也不开。走到书房，问手下人道：“为什么缘故？”手下人将床头边寻出东西、拿去合着油瓶盖的说话细细说上、知府气得目定口呆，不知哪里说起？正要走去与夫人分辨，忽然丫鬟来报道：“大娘子吊死了！”知府急得手脚冰冷，去埋怨夫人，说她屈死人命，夫人不由分说，一把揪住将面上胡须搨去一半。自古道：“蛮妻拗子，无法可治。”知府怕坏官箴，只得忍气吞声，把媳妇殓殓了，一来肚中气闷不过，无心做官；二来面上少了胡须，出堂不便，只得往上司告假一月，在书房静养。终日思量道：“我做官的人，替百姓审明了多少无头公事，偏是我自家的事再审不明。为什么媳妇房里的鞋子

会到我房里来？为什么我房里的鞋子又会到壁缝里去？……”翻来覆去，想了一月，忽然大叫起来道：“是了，是了！”就唤丫鬟一面请夫人来，一面叫家人伺候。及至夫人请到，知府问前日的鞋子在哪里寻出来的？夫人指了壁洞道：“在这个所在。你藏也藏得好，我寻也寻得巧。”知府对家人道：“你替我依这个壁洞拆将进去。”家人拿了一把薄刀，将砖头撬去一块，回覆道：“里面是精空的。”知府道：“正在空处可疑，替我再拆。”家人又拆去几块砖，只见有许多老鼠跳将出来。知府道：“是了，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只见家人伸手进去，一连扯出许多物件来，布帛菽粟，无所不有。

里面还有一张绵纸，展开一看，原来是前日查检不到、疑衙门人抽去的那张奸情状子。知府长叹一声道：“这样冤屈的事，教人哪里去伸！”夫人也豁然大悟道：“这等看来，前日那只鞋子也是老鼠衔来的，只因前半只尖，后半只秃，它要扯进洞去，扯到半中间，高底碍住扯不进，所以留在洞口了，可惜屈死了媳妇一条性命！”说完，捶胸顿足，悔个不了。

知府睡到半夜，又忽然想起那桩奸情事来，踌躇道：“官府衙门里有老鼠，百姓家里也有老鼠，焉知前日那个玉坠不与媳妇的鞋子一般，也是老鼠衔去的？”思量到此，等不得天明，就教人发梆，一连发了三梆，天也明了。走出堂去，叫前日的原差将赵玉吾、蒋瑜一千人犯带来复审。蒋瑜知道，又不知哪头祸发，冷灰里爆出炒豆来，只得走来伺候。知府叫蒋瑜、赵玉吾上去，都一样问道：“你们家里都养猫么？”两个都应道：“不养。”知府又问道：“你们家里的老鼠多么？”两个都应道：“极多。”知府就吩咐一个差人，押了蒋瑜回去，“凡有鼠洞，可拆进去，里面有什么东西，都取来见我。”差人即将蒋瑜押去。不多时，取了一粪箕的零碎物件来。知府教他两

人细认。不是蒋家的，就是赵家的，内中有一个迦楠香的扇坠，咬去一小半，还剩一大半。赵玉吾道：“这个香坠就是与那个玉坠一齐交与媳妇的。”知府道：“是了，想是两个结在一处，老鼠拖到洞口，咬断了线掉下来的。”对蒋瑜道：“这都是本府不明，教你屈受了许多刑罚，又累何氏冒了不洁之名，惭愧惭愧。”就差人去唤何氏来，当堂吩咐赵玉吾道：“她并不曾失节，你原领回去做媳妇。”赵玉吾嗒头道：“小的儿子已另娶了亲事，不能两全，情愿听她别嫁。”知府道：“你娶什么人家女儿？这等成亲得快。”蒋瑜哭诉道：“老爷不问及此，童生也不敢伸冤，如今只得哀告了：他娶的媳妇就是童生的妻子。”知府问什么缘故，蒋瑜把陆家爱富嫌贫、赵玉吾恃强夺娶的话一一诉上。知府大怒道：“他倒不曾奸你媳妇，你的儿子倒好了他的发妻，这等可恶！”就丢下签来，将赵玉吾重打四十，还要问他重罪。玉吾道：“陆氏虽娶过门，还不曾与儿子并亲，送出来还他就是。”知府就差人立取陆氏到官，要思量断还蒋瑜。不想陆氏拘到，知府教她抬头一看，只见发黄脸黑、脚大身矮，与赵玉吾的儿子却好是天生一对，地产一双。知府就对蒋瑜指着陆氏道：“你看她这个模样，岂能是你的好逑？”又指着何氏道：“你看她这种姿容，岂是赵旭郎的伉俪？这等看来，分明是造物怜你们错配姻缘，特地着老鼠做个氤氲使者，替你们改正过来的。本府就做了媒人，把何氏配你。”唤库吏取一百两银子，赐与何氏备妆奁，一面取花红，唤吹手，就教两人在丹墀下拜堂，迎了回去。后来蒋瑜、何氏夫妻恩爱异常。不多时宗师科考，知府就将蒋瑜荐为案首，以儒士应试，乡会联捷。后来由知县也升到四品黄堂，何氏受了五花封诰，俱享年七十而终。

却说知府自从审屈了这桩词讼，反躬罪己，申文上司，自

求罚俸。后来审事，再不敢轻用夹棍。起先做官，百姓不怕他不清，只怕他太执；后来一味虚衷，凡事以前车为戒，百姓家家户祝，以为召父再生，后来直做到侍郎才住。只因他生性极直，不会藏匿隐情，常对人说及此事，人都道：“不信川老鼠这等利害，媳妇的鞋子都会拖到公公房里来。”后来就传为口号，至今叫四川人为川老鼠。又说传道：“四川人娶媳妇，公公先要扒灰，如老鼠打洞一般。”尤为可笑。四川也是道德之乡，何尝有此恶俗？我这回小说，一来劝做官的，非人命强盗，不可轻动夹足之刑，常把这桩奸情做个殷鉴；二来教人不可像赵玉吾轻嘴薄舌，谈人闺闼之事，后来终有报应；三来又为四川人暴白老鼠之名，一举而三善备焉，莫道野史无益于世。

### 【评】

老鼠毕竟是个恶物，既要成就他夫妻，为什么不待知府未审之先去拖他媳妇的鞋子，直到蒋瑜受尽刑罚才替他白冤？虽有焦头烂额之功，难免直突留薪之罪。怪不得蒋瑜夫妻恨他，成亲之后，夜夜要打他几次。

### 第三回

#### 改八字苦尽甘来

诗云：

从来不解天公性，既赋形骸焉用命。  
八字何曾出母胎，铜碑铁板先刊定。  
桑田沧海易更翻，贵贱荣枯难改正。  
多少英雄哭阮途，叫呼不转天心硬。

这首诗单说个命字，凡人贵贱穷通，荣枯寿夭，总定在八字里面。这八个字，是将生未生的时节，天公老子御笔亲除的。

莫说改移不得，就要添一点、减一画也不能够。所以叫做“死生由命，富贵在天”。

当初有个老者，一生精于命理，止有一子，未曾得孙。后来媳妇有孕，到临盆之际，老者拿了一本命书，坐在媳妇卧房门外伺候。媳妇在房中腹痛甚紧，收生婆子道：“只在这一刻了。”老者将时辰与年月日干一合，叫道：“这个时辰犯了关煞，是养不大的。媳妇做你不着，再熬一刻，到下面一个时辰就是长福长寿的了。”媳妇听见，慌忙把脚掣住。狠命一熬，谁想孩子的头已出了产门，被产母闭断生气，死在腹中。及至熬到长福长寿的时辰，生将下来，他又到别人家托生去了，依旧合着养不大的关煞。这等看来，人的八字果然是天公老子御笔亲除，断断改不得的了。

如今却又有个改得的，起先被八字限住，真是再穷穷不去。

后来把八字改了，不觉一发发将来。这叫做理之所无、事之所有的奇话，说来新一新看官的耳目。

成化年间，福建汀州府理刑厅有个皂隶，姓蒋名成，原是旧家子弟。乃祖在日，田连阡陌，家满仓箱，居然是个大富长者。到父亲手里，虽然比前消乏，也还是个瘦瘦骆驼。及至父死，蒋成才得三岁。两兄好嫖好赌，不上十年，家资荡尽。等得蒋成长大，已无立锥之地了。一日蒋成对二兄道：“偌大家私都送在你们手里，我不曾吃父亲一碗饭，穿母亲一件衣，如今费去的追不转了，还有什么卖不去的东西，也该把件与我，做父母的手泽。”二兄道：“你若怕折便宜，为什么不早些出世？被我们风花雪月去了，却来在死人臀眼里挖屁。如今房产已尽，只有刑厅一个皂隶顶首，一向租与人当的，将来拨与你，凭你自当也得，租与人当也得。”蒋成思量道：“我闻得衙门里钱来得泼绰，不如自己去当，若挣得来，也好娶房家小，买间住房，省得在兄嫂喉咙下取气。又闻得人说：衙门里面好修行。若遇着好行方便处，念几声不开口的阿弥，舍几文不出手的布施，半积阴功半养身，何等不妙？”竟往衙门讨出顶首，办酒请了皂头，拣个好日，立在班篷底下伺候。

刑厅坐堂审事，头一根签就抽着蒋成行杖。蒋成是个慈心的人，哪里下得这双毒手？勉强拿了竹板，忍着肚肠打下去，就如打在自己身上一一般，犯人叫“啊哟”，他自己也叫起“啊哟”来，打到五板，眼泪直流，心上还说太重了，恐伤阴德。谁知刑厅大怒，说他预先得了杖钱，打这样学堂板子，丢下签来，犯人只打得五板，他倒打了十下倒棒。自此以后，轮着他行杖，虽不敢太轻，也不敢太重，只打肉，不打筋，只打臀尖，不打膝窟，人都叫他做恤刑皂隶。

过了几时，又该轮着他听差。别人都往房科买票，蒋成一

来乏本，二来安分，只是听其自然。谁想不费本钱的差，不但无利，又且有害；不但赔钱，又且赔棒。当了一年差，低钱不曾留得半个，屈棒倒打了上千。要仍旧租与人当，人见他尝着苦味，不识甜头，反要拿捏他起来。不是要减租钱，就是要贴使费，没办法，只得自己苦捱。那同行里面，也有笑他的，也有劝他的。笑他的道：“不是撑船手，休来弄竹篙。衙门里钱这等好趁？要进衙门，先要吃一服洗心汤，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分告天纸，把天理告辞，然后吃得这碗饭。你动不动要行方便，这‘方便’二字是茅坑的别名，别人泻干净，自家受腌碓，你若有做茅坑的度量，只管去行方便。不然，这两个字，请收拾起。”蒋成听了，只不回答。那劝他的道：“小钱不去，大钱不来，你也拚些资本，买张票子出去走走，自然有些兴头。终日捏着空拳等差，有什么好差到你？”蒋成道：“我也知道，只是去钱买的差使，既要偿本，又要求利，拿住犯人，自然狠命的需索了。若是诈得出的还好，万一诈不出的，或者逼出人命，或者告到上司，明中问了军徒，暗中损了阴德，岂不懊悔？”劝者道：“你一发迂了。衙门里人将本求利，若要十倍、二十倍方才弄出事来，你若肯平心只讨一两倍，就是半送半卖的生意了，犯人还尸祝你不了，有什么意外的事出来？”蒋成道：“也说得是。只是刑厅比不得府县衙门，没有贱票，动不动是十两半斤，我如今口食难度，哪有这项本钱？”劝者又道：“何不约几个朋友，做个小会，有一半付与房科，他也就肯发票，其余待差钱到手，找帐未迟。”蒋成听了这些话，如醉初醒，如梦初觉，次日就办酒请会，会钱到手，就去打听买票。

闻得按院批下一起着水人命，被犯是林监生。汀州富户，数他第一，平日又是个撒漫使钱的主儿，故此谋票者极多。蒋成道：“先下手为强。”即去请了承行，先交十两，写了一半

欠票。

次日签押出来，领了拘牌，寻了副手同去。不料林监生预知事发，他有个相知在浙江做官，先往浙江求书去了。本人不在，是他父亲出来相见。父亲须鬓皓然，是吃过乡饮的耆老，儿子虽然慷慨，自己甚是悭吝，封了二两折数，要求蒋成回官。蒋成见他是个德行长者，不好变脸需索，况且票上无名，又不好带他见官。只得延捱几日，等他慷慨的儿子回来，这主肥钱仍在，不怕谁人抢了去。哪里晓得刑厅是个有欲的人，一向晓得林监生巨富，见了这张状子，拿来当做一所田庄，怎肯忽略过去？次日坐堂，就问：“林监生可曾拿到？”蒋成回言：“未奉之先，往浙江去了。求老爷宽限，回日带审。”刑厅大怒，说他得钱卖放，选头号竹板，打了四十，仍限三日一比。蒋成到神前许愿：不敢再想肥钱，只求早卸干系。怎奈林监生只是不到，比到第三次，蒋成臀肉腐烂，经不得再打，只得嗑头哀告道：“小的命运不好，省力的事差到小的就费力了，求老爷差个命好的去拿，或者林监生就到也不可。”刑厅当堂就改了值日皂隶。起先蒋成的话，一来是怨恨之辞，二来是脱肩之计，不想倒做了金口玉言，果然头日改差，第二日林监生就到，承票的不费一厘本钱，不受一些惊吓，趁了大块银子，数日之间，完了宪件。蒋成去了重本，摸得二两八折低银，不够买棒疮膏药，还欠下一身债负，自后再不敢买票。钻刺也吃亏，守分也吃亏，要钱也没有，不要钱也没有，在衙门立了二十余年，看见多少人白手成家，自己只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衙门内外就起他一个混名，叫做“蒋晦气”。吏书门子清晨撞着他，定要叫几声大吉利市。久而久之，连官府也知道他这个混名。

起先的刑厅，不过初一十五不许他上堂，平常日子也还随

班值役。末后换了一个青年进士，是扬州人，极喜穿着，凡是各役中衣帽齐整、模样干净的就看顾他，见了那褴褛齷齪的，不是骂，就是打。古语有云：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

只因刑厅所好在此，一时衙门大小，都穿绸着绢起来，头上簪了茉莉花，袖中烧了安息香，到官面前乞怜邀宠。蒋成手内无钱，要请客也请客不来。新官到任两月，不曾差他一次。有时见了，也不叫名字，只唤他“教化奴才”。蒋成弄得？天錫地，好不可怜。

忽一日刑厅发了二梆，各役都来伺候，见官不曾出堂，大家席地坐了讲闲话。蒋成自知不合时宜，独自一人坐在围屏背后。众人中有一个道：“如今新到个算命的，叫做华阳山人，算得极准，说一句验一句。”又一个道：“果然，我前日去算，他说我驿马星明日进宫，第二日果然差往省城送礼。”又一个道：“他前日说我恩星次日到命，果然第二日赏了一张好牌。”众人道：“这等，我们明日都去试一试。”那算过的道：“他门前挨挤不开，要等半日才轮得着。”蒋成听见，思量道：“这等是个活神仙了。我蒋成偃蹇半世，将来不知可有个脱运的日子？本待也去算算，只是跟官的人，哪有半日工夫去等？”踌躇未了，刑厅三梆出堂。只见养济院有个孤老喊状，说妻子被同伴打坏，命在须臾，求老爷急救。刑厅初意原是不肯准的，只因看见蒋成立在阶下，便笑起来道：“唤那教化奴才上来。我一向不曾差你，谁知有你这个教化差人，又有一对教化的原被告，也是千载奇逢，就差你去拿。”标一根签丢下来，蒋成拾了，竟往养济院去。

从一个命馆门前经过，招牌上写一行字道：华阳山人谈命，一字不着，不受命金。

蒋成道：“这就是他们说的活神仙了。”掀帘一看，一个

算命的也没有。心上思忖道：“难得他今日清闲，不如偷空进去算算，省得明日来遇着朋友，算得不好，被他齿笑。”走进去，把年月日时说了一遍。山人展开命纸，填了八字五星，仔细一看，忽然哼了一声，将命纸丢下地去，道：“这样命算他怎的？”蒋成道：“好不好也要算算，难道不好的命就是没有命钱的么？”山人道：“这样八字，我也不忍要你命钱。”蒋成道：“什么缘故？”山人道：“凡人命不好看运，运不好看星。你这命局已是极不好的了，从一岁看起，看到一百岁，要一日好运、一点好星也没有。你休怪我说，这样八字，莫说求名求利，就去募缘抄化，人见了你也要关门闭户的。”蒋成被这几句话说伤了心，不觉掉下泪来道：“先生，你说的话虽然太直，却也一字不差。我自从出娘肚皮，苦到如今，不曾舒眉一日，终日痴心妄想，要等个苦尽甘来。据老先生这等说，我后面没有好处了。这样日子过他怎的？不如早些死了的干净！”起先还是含泪，说到此处，不觉痛哭起来。山人劝他住又不住，教他去又不去，被他弄得没奈何，只得生个法子哄他出门。对他道：“你若要过上好日子，只除非把八字改一改，就有好处了。”蒋成道：“先生又来取笑，八字是生成的，怎么改得？”山人道：“不妨，我会改。”重新取一张命纸，将蒋成原八字只颠倒一颠倒，另排上五星运限，后面批上几句好话，折做几折，塞在蒋成袖中道：“以后人问你八字，只照这命纸上讲，还你自有好处。”蒋成知道是浑话，正要从头哭起，忽然有个皂头拿一根火签走进来道：“老爷拿你！”蒋成问什么事发，原来是养济院那个孤老等他不拿人，又来禀官，故此刑厅差皂头来捉违限。蒋成吃了一惊，随他走进衙去。只见刑厅怒冲冲坐在堂上，见他一到，不容分说，把签连筒推下叫打。蒋成要辩，被行杖的一把拖下，袖中掉出一张纸来。刑厅道：“什

么东西？取来我看。”门子拾将上去，刑厅展开，原来是张命纸。从头看了一遍，大惊道：“叫他上来。你这张命纸从哪里来的？是何人的八字？”蒋成道：“就是小人的狗命。”刑厅大笑道：“看你这个教化奴才不出，倒与我老爷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当下饶了打，退堂进去。

到私衙见了夫人，不住地笑道：“我一向信命，今日才晓得命是没有凭据的。”夫人问：“怎见得？”刑厅道：“我方才打一个皂隶，他袖中掉下一张命纸，与我的八字一般一样。我做官，他做皂隶，也就有天渊之隔了，况且又是皂隶之中第一个落魄的，你道从哪里差到哪里？这等看来，命有什么凭据？”夫人道：“这毕竟是刻数不同了。虽然如此，他既与你同时降生，前世定有些缘法，也该同病相怜，把只眼睛看看他才是。”刑厅道：“我也有这个意思。”次日坐川堂，把蒋成叫进来，问他身上为何这等褴褛。蒋成哭诉从前之苦，刑厅不胜怜惜，吩咐衙内取出十两银子，教他买几件衣帽换了来听差。蒋成磕头谢了出去，暗中笑个不了。

随往典铺买了几件时兴衣服，又结了一顶瓦楞帽子，到混堂洗一个澡，从头至脚脱旧换新走出来。恰好遇着个磨镜的，挑了一担新磨的镜子。蒋成随着他一面走，一面照，竟不是以前的穷相。心上暗想道：“难道八字改了，相貌也改了不成？”走进衙门，合堂恭贺。又替他上个徽号，叫做“官同年。”那些穿绸着绢的，羡慕他这几件衣服，都叫做“御赐宫袍”。安息香也送他薰，茉莉花也送他戴，蒋成一时清客起来，弄得那六宫粉黛无颜色。自此以后，刑厅教他贴堂服事，时刻不离，有好票就赏他，有疑事就问他，竟做了腹心耳目。蒋成也不敢欺公作弊，地方的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倒扶持刑厅做了一任好官。古语道不差，官久自富。蒋成在刑厅手里不曾做一

件坏法的事，不曾得一文昧心的钱，不上三年，也做了数千金家事，娶了妻，生了子，买了住房，只不敢奢华炫耀。

忽一日想起：我当初若不是那个算命先生，哪有这般日子？为人不可忘本。办了几色礼，亲自上门去拜谢。华阳山人见了，不知是哪一门亲戚，问他姓名，蒋成道：“不肖是刑厅皂隶，姓蒋名成，向年为命运箴籙，来求先生推算。先生见贱造不好，替我另改一个八字，自改之后，忽然亨通，如今做了个小小人家，都是先生所赐，故此不敢忘恩，特来拜谢。”山人想了半日，才记起来道：“那是我见你啼哭不过，假设此法，宽慰你的。哪有当真改得的道理？”蒋成道：“彼时我也知道是笑话，不想后来如此如此……”把刑厅见了命纸，回嗔作喜，自己因祸得福的话说了一遍。山人道：“世间哪有这等事？只怕还是你自己的命好，我当初看错了也不可。你说来待我再算一算。”蒋成将原先八字说去，山人仔细看了一遍道：“原不差，这样八字，莫说成家，饭也没得吃的。你再把改的八字说来看。”蒋成因那张命纸是起家之本，时刻带在身边，怎敢丢弃？就在夹袋中取出来，与山人一看，山人大笑道：“确然是这个八字上发来的，若照这个命，你不但发财，后来还有官做。”蒋成大笑道：“先生又来取笑，我这个人已是欺天枉人骗来的，还怕天公查将出来依旧要追了去，还想做什么官？”山人道：“既然前面验了，后面岂有不验之理？待我替你再判几句，留为后日之验。”提起笔来，又续上一个批语。蒋成袖了，作别而去。

不上月余刑厅任满，钦取进京。临行对蒋成道：“我见你一向小心守法，不忍丢你，要带你进京，你可愿去？”蒋成道：“小的蒙老爷大恩，碎身难报，情愿跟去服侍老爷。”刑厅赏了银子安家。蒋成一路随行，到了京中，刑厅考选吏部，

蒋成替他内外纠察，不许衙门作弊，尽心竭力，又扶持他做了一任好官。主人鉴他数载勤劳，没有什么赏犒，那时节朝中弊窦初开，异路前程可以假借，主人替他做个吏员脚色，拣个绝好县分，选了主簿出来；做得三年，又升了经历；两任官满还乡，宦囊竟以万计。却好又应着算命先生的话，这岂不是理之所无、事之所有的奇话？说来真个耳目一新。说话的，若照你这等说来，世上人的八字，都可以信意改得的了？古圣贤“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话，难道反是虚文不成？看官，要晓得蒋成的命原是不好的，只为他在衙门中做了许多好事，感动天心，所以神差鬼使，教那华阳山人替他改了八字，凑着这段机缘。这就是《孟子》上“修身所以立命”的道理。究竟这个八字不是人改，还是天改的。又有一说，若不是蒋成自己做好事，怎能够感动天心？就说这个八字不是天改，竟是人改的也可。

### 【评】

这回小说与《太上感应篇》相为表里，当另刻一册，印它几千部，分送衙门人，自有无限阴功，强如修桥砌路。是便是了，只怕吃过洗心汤、烧过告天纸的，就看了它，也不见有甚好处。

## 第四回

## 失千金福因祸至

诗云：

从来形体不欺人，燕颌封侯果是真。  
亏得世入皮相好，能容豪杰隐风尘。

前面那一回讲的是“命”字，这一回却说个“相”字。相与命这两件东西，是造化生人的时节搭配定的。半斤的八字，还你半斤的相貌；四两的八字，还你四两的相貌，竟像天平上弹过的一般，不知怎么这等相称。若把两桩较量起来，赋形的手段比赋命更巧。怎见得他巧处？世上人八字相同的还多，任你刻数不同，少不得那一刻之中，也定要同生几个；只有这相貌，亿万苍生之内，再没有两个一样的。随你相似到底，走到一处，自然会异样起来。所以古语道：“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这不同的所在已见他的巧了，谁知那相同的所在，更见其巧。若是相貌相同，所处的地位也相同，这就不奇了；他偏要使那贵贱贤愚相去有天渊之隔的，生得一模一样，好颠倒人的眼睛，所以为妙。当初仲尼貌似阳虎，蔡邕貌似虎贲，仲尼是个至圣，阳虎是个权奸，蔡邕是个富贵的文人，虎贲是个下贱的武士，你说哪里差到哪里？若要把孔子认做圣人，连阳虎也要认做圣人了；若要把虎贲认做贱相，连蔡邕也要认做贱相了。这四个人的相貌虽然毕竟有些分辩，只是这些凡夫俗眼哪

里识别得来？从来负奇磊落之上，个个都恨世多肉眼不识英雄；我说这些肉眼是造化生来护持英雄的，只该感他，不该恨他，若使该做帝王的人个个知道他是帝王，能做豪杰的人个个认得他是豪杰，这个帝王、豪杰一定做不成了。项羽知道沛公该有天下，那鸿门宴上岂肯放他潜归？淮阴少年知道韩信后为齐王，那胯下之时岂肯留他性命？亏得这些肉眼，才隐藏得过那些异人。还有一说，若使后来该富贵的人都晓得他后来富贵，个个去趋奉他，周济他，他就预先要骄奢淫欲起来了，哪里还肯警心惕虑，刺股悬梁，造到那富贵的地步？所以造化生人使乖弄巧的去处都有一片深心，不可草草看过。如今却说一个人相法极高，遇着两个面貌一样的，一个该贫，一个该富，他却能分别出来。后来恰好合着他的相法，与前边敷衍的话句句相反，方才叫做异闻。

弘治年间，广东广州府南海县，有个财主姓杨，因他家资有百万之富，人都称他为杨百万。当初原以飘洋起家，后来晓得飘洋是桩险事，就回过头来，坐在家中，单以放债为事。只是他放债的规矩有三桩异样：第一桩，利钱与开当铺的不同，当铺里面当一两二两，是三分起息，若当到十两二十两，就是二分多些起息了。他翻一个案道，借得少的毕竟是个穷人，哪里纳得重利钱起？借得多的定是有家事的人，况且本大利亦大，拿我的本去趁出利来，便多取他些也不为虐。所以他的利钱论十的是一分，论百的是二分，论千的是三分。人都说他不是生财，分明是行仁政，所以再没有一个赖他的；第二桩，收放都有个日期，不肯零星交兑。每月之中、初一、十五收，初二、十六放。其余的日子，坐在家中与人打双陆、下象棋，一些正事也不做。人知道他有一定的规矩，不是日期再不去缠扰他；第三桩，一发古怪，他借银子与人，也不问你为人信实不信实，

也不估你家私还得起还不起，只要看人的相貌何如。若是相貌不济，票上写得多的，他要改少了；若是相貌生得齐整，票上写一倍，他还借两倍与你。这是什么缘故？只因他当初在海上，遇个异人传授他的相法，一双眼睛竟是两块试金石，人走到他面前，一生为人的好歹、衣禄的厚薄，他都了然于胸中。这个术法别人拿去趁钱，他却拿来放债，其实放债放得着，一般也是趁钱。当初唐朝李世𪔐在军中选将，要相那面貌丰厚、像个有福的人，才教他去出征。那些卑微庸劣的，一个也不用。人问他什么缘故？他道薄福之人，岂可以成功名？也就是这个道理。

杨百万只因有此相法，所以借去的银子，再没有一主落空。

那时节南海县中有个百姓，姓秦名世良，是个儒家之子。少年也读书赴考，后来因家事萧条，不能糊口，只得废了举业，开个极小的铺子，卖些草纸灯心之类。常常因手头乏钞，要问杨百万借些本钱，只怕他的眼睛利害，万一相得不好，当面奚落几句，岂不被人轻贱？所以只管苦捱。捱到后面，一日穷似一日，有些过不去了，只得思量道：“如今的人，还要拿了银子去央人相面，我如今又不费一文半分，就是银子不肯借，也讨个终身下落了回来，有什么不好？”就写个五两的借票，等到放银的日期走去伺候。从清晨立到巳牌时分，只见杨百万走出厅来，前前后后跟了几十个家人，有持笔砚的，有拿算盘的，有捧天平的，有抬银子的。杨百万走到中厅，朝外坐下，就像官府升堂一般，吩咐一声收票。只见有数百人一齐取出票来，捱挤上去，就是府县里放告投文，也没有这等闹热。秦世良也随班拥进，把借票塞与家人收去，立在阶下，听候唱名。只见杨百万果然逐个唤将上去，从头至脚相过一番，方才看票。也有改多为少的，也有改少为多的。那改少为多的，兑完银子走

下来，个个都气势昂昂，面上有骄人之色；那改多为少的，银子便接几两下来，看他神情萧索，气色暗然，好像秀才考了劣等的一般，个个都低头掩面而去。世良看见这些光景，有些懊悔起来道：“银子不过是借贷，终究要还，又不是白送的，为什么受人这等怠慢？”欲待不借，怎奈票子又被他收去。

正在疑虑之间，只见并排立着一个借债的人，面貌身材与他一样，竟像一副印板印下来的。世良道：“他的相貌与我相同，他若先叫上去，但看他的得失，就是我的吉凶了。”不曾想得完，那人已唤上去了。世良定着眼睛看，侧着耳朵听，只见杨百万将此人相过一番，就查票上的数目，却是五百两。杨百万笑道：“兄哪里借得五百两起？”那人道：“不肖虽穷，也还有千金薄产，只因在家坐不过，要借些本钱到江湖上走走，这银子是有抵头的，怎见得就还不起？”杨百万道：“兄不要怪我说，你这个尊相，莫说千金，就是百金也留不住。无论做生意不做生意，将来这些尊产少不得同归于尽。不如请回去坐坐，还落得安逸几年，省得受那风霜劳碌之苦。”那人道：“不借就是了，何须说得这等尽情！”讨了票子，一路唧唧啾啾，骂将出去。

世良道：“免死狐悲，我的事不消说了。”竟要讨出票子，托故回家，不想已被他唤着名字，只得上去讨一场没趣了下来。谁想杨百万看到他的相貌，不觉眼笑眉欢，又把他的手掌捏了一捏，就立起身来道：“失敬了。”竟查票子，看到五两的数目，大笑起来道：“兄这个尊相，将来的家资不在小弟之下，为什么只借五两银子？”世良道：“老员外又来取笑了。晚生家里四壁萧然，朝不谋夕，只是这五两银子还愁老员外不肯，怎么说这等过分的话，敢是讥诮晚生么？”杨百万又把他仔细一相道：“岂有此理，兄这个财主，我包得过。任你要借一千、

五百，只管兑去，料想是有得还的。”世良道：“就是老员外肯借，晚生也不敢担当，这等量加几两罢。”杨百万道：“几两、几十两的生意岂是兄做的？你竟借五百两去，随你做什么生意，包管趁钱，还不要你费一些气力，受一毫辛苦，现现成成做个安逸财主就是。”说完，就拿笔递与世良改票，世良没奈何，只得依他，就在“五”字之下、“两”字之上夹一个“百”字进去。写完，杨百万又留他吃了午饭，把五百两银子兑得齐齐整整，教家人送他回来。

世良暗笑道：“我不信有这等奇事，两个人一样的相貌，他有千金产业，尚且一厘不肯借他；我这等一个穷鬼，就拚五百两银子放在我身上，难道我果然会做财主不成？不要管他，他既拼得放这样飘海的本钱，我也拚得去做飘海的生意。闻得他的人家原是洋里做起来的，我如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到洋里去试试。”就与走番的客人商议，说要买些小货，跟去看看外国的风光。众人因他是读过书的，笔下来得，有用着他的去处，就许了相带同行，还不要他出盘费。世良喜极，就将五百两银子都买了绸缎，随众一齐下船。他平日的笔头极勤，随你什么东西，定要涂几个字在上面。又因当初读书时节，刻了几方图书，后来不习举业，没有用处，捏在手中，不住的东印西印，这也是书呆子的惯相。

一日舟中无事，将自己绸缎解开，逐匹上用一颗图书，用完捆好，又在蒲包上写“南海秦记”四个大字。众人都笑他道：“你的本钱忒大，宝货忒多，也该做个记号，省得别人冒认了去。”世良脸上羞得通红，正要掩饰几句，忽听得舵工喊道：“西北方黑云起了，要起风暴，快收进岛去。”那些水手听见，一齐立起身来，落篷的落篷，摇橹的摇橹，刚刚收进一个岛内，果然怪风大作，雷雨齐来。后船收不及的，翻了几只。

世良同满船客人，个个张牙吐舌，都说亏舵工收船得早。等了两个时辰，依旧青天皎洁，正要开船，只见岛中走出一伙强盗，虽不上十余人，却个个身长力大，手持利斧，跳上船来，喝道：“快拿银子买命！”众人看见势头不好，一齐跪下道：“我们的银子都买了货物，腰间盘费有限，尽数取去就是。”只见有个头目立在岸上，须长耳大，一表人材，对众人道：“我只要货物，不要银子，银子赏你们做盘费转去，可将货物尽搬上来。”众强盗得了钧令，一齐动手，不上数刻，剩下一只空船。头目道：“放你们去罢。”驾掌曳起风篷，方才离了虎穴。满船客人个个都号啕痛哭，埋怨道：“不该带了个没时运的人，累得大家晦气。”世良又恨自家命穷，又受别人埋怨，又虑杨百万这主本钱如何下落，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不上数日，依旧到了家中。思量道：“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如今本钱劫去，也要与他说个明白，难道躲得过世不成？”只得走到杨百万家，恰好遇着个收银的日子，那天平里面铿铿锵锵，好像戏台上的锣鼓，响个不住。等得他收完，已是将要点灯的时候。世良面上无颜，巴不得暗中相见。杨百万见他走到面前，吃一惊道：“你做什么生意，这等回头得快？就是得利，也该再做几转，难道就拿来还我不成？”世良听见，一发羞上加羞，说不出口，仰面笑了一笑，然后开谈。少不得是“惭愧”二字起头，就把买货飘洋、避风遇盗的话说了一遍，深深唱个喏道：“这都是晚生命薄，扶持不起，有负老员外培植之恩，料今生不能补报，只好待来世变为犬马，偿还恩债。”说完，立在旁边，低头下气，不知杨百万怎生发作，非骂即打。谁知他一毫也不介意，倒陪个笑脸道：“胜败乃兵家之常，做生意的人失风遇盗之事，哪里保得没有遭把？就是学生当初飘洋，十次之中也定然遇着一两次。自古道：‘生意不怕折，

只怕歇。’你切不可因这一次受惊，就冷了求财之念，譬如掷骰子的，一次大输，必有一次大赢。我如今再借五百两与你，你再拿去飘洋，还你一本数十利。”世良听见，笑起来道：“老员外，你的本钱一次丢不怕，还要丢第二次么？”杨百万道：“我若不扶持你做个财主，人都要笑我没有眼睛。你放心兑去，只要把胆放泼些，不要说不是自己的本钱，畏首畏尾，那生意就做不开了。自古道：‘貌不亏人。’有你这个尊相，偷也偷个财主来。今晚且别，明日是放银的日期，我预先兑五百两等你。”世良别了。

到第二日，当真又写一张借票，随众走去。只见果然有五百两银子封在那边，上面写一笔道：大富长者秦世良客本。

众人的银子都不曾发，杨百万先取这一宗，当众人交与世良道：“银子你收去，我还有一句先凶后吉的话吩咐你。万一这主银子又有差池，你还来问我借。我的眼睛再不会错的，任你折本趁钱，总归到做财主了才住。”众人都把他细看，也有赞叹果然好相的，也有不则声的，都要办着眼睛看他做财主。

世良谢了杨百万回来，算计道：“他的意思极好，只是吩咐的话决不可依。他教我把胆放泼些，我前番只因泼坏了事，如今怎么还好泼得？况且财主口里的话极是有准的，他方才那先凶后吉的言语不是什么好采头，切记要谨慎。飘洋的险事断然不可再试了，就是做别的生意，也要留个退步。我如今把二百两封好了，掘个地窖，藏在家中，只拿三百两去做生意。若是路上好走，没有惊吓，到第二次一齐带去作本。万一时运不通，又遇着意外之事，还留得一小半，回来又好别寻生理。”算计定了，就将二百两藏入地窖，三百两束缚随身，竟往湖广贩米。路上搭着一个老汉同行，年纪有六十多岁，说家主是襄阳府的经历，因解粮进京，回来遇着响马，把回批劫去，到省

禀军门，军门不信，将家主禁在狱中。如今要进京去干文书来知会，只是衙门使用与往来盘费，须得三百余金。家主是个穷官，不能料理，将来决有性命之忧。说了一遍，竟泪下起来。世良见他是个义仆，十分怜悯，只是爱莫能助，与他同行同宿，过了几晚。

一日宿在饭店，天明起来束装，不见了一个盛银子的顺袋。世良大惊，说店中有贼。主人家查点客人，单少了那个同行的老汉。世良知道被他拐去，赶了许多路，并无踪影，只得捶胸顿足，哭了一场，依旧回家。心上思量道：“亏我留个退步，若依了财主的话，如今屁也没得放了。”只得把地窖中的银子掘将起来，仍往湖广贩米。到了地头，寻个行家住下，因客多米少，坐了等货。

一日见行中有个客人，面貌身材与世良相似，听他说话，也是广东的声音，世良问道：“兄数月之前可曾问杨百万借银子么？”那客人道：“去便去一次，他不曾有得借我。”世良道：“我道有些面善，那日小弟也在那边，听见他说兄的话过于莽戆，小弟也替兄不平。”那客人道：“他的话虽太直，眼睛原相得不差。小弟自他相过之后，弄出一桩人命官司，千金薄产费去三分之二。如今只得将余剩田地卖了二百金，出来做客，若趁钱便好，万一折本，就要合着他的话了。”世良道：“他的话断凶便有准，断吉一些也不验。”就将杨百万许他做财主、自己被劫被拐的话细说一番。那客人道：“我闻得他相中一人，说将来也有他的家事，不想就是老兄，这等失敬了。”就问世良的姓名，世良对他说过，少不得也回问姓名，他道：“小弟也姓秦，名世芳，在南海县西乡居住。”世良道：“这也奇了，面貌又相同，姓又相同，名字也像兄弟一般，前世定有些缘分，兄若不弃，我两个结为手足何如？”世芳道：

“照杨百万的相法，老兄乃异日之陶朱，小弟实将来之饿莩，怎敢仰攀？”世良道：“休得取笑。”两人办下三牲，写出年纪生日，世芳为兄，世良为弟，就在神前结了金石之盟。两个搬做一房，日间促膝而谈，夜间抵足而睡，情意甚是绸缪。

一日主人家道：“米到了，请兑银子买货。”世良尽为弟之道，让世芳先买。世芳进去取银子，忽然大叫起来道：“不好了，银子被人偷去了！”走出来埋怨主人家说：“我房里并无别人往来，毕竟是你家小厮送茶送饭看在眼里，套开锁来取去了。我这二百两不是银子，是一家人的性命。你若不替我查出来，我就死在你家，决不空手回去！”主人家道：“舍下的小厮俱是亲丁，决无做贼之理。这主银子毕竟到同房共宿的客人里面去查，查不出来，然后鸣神发咒，我主人家是没得赔的。”世芳道：“同房共宿的只有这个舍弟，他难道能做这样歹事不成？”主人家道：“你这兄弟又不是同宗共祖的，又不是一向结拜的，不过是萍水相逢，偶然投契，如今的盟兄盟弟里面无所不至的事都做出来，就是你信得他过，我也信他不过。”世良道：“这等说，明明是我偷来了，何不将我的行李取出来搜一搜？”主人家道：“自然要搜，不然怎得明白？”世良气忿忿走进房去，把行李尽搬出来，教世芳搜。世芳不肯搜，世良自己开了顺袋，取出一封银子道：“这是我自己的二百两，此外若再有一封，就是老兄的了。”主人家道：“怎么他是二百两，你恰好也是二百两，难道一些零头都没有？这也有些可疑。”就问世芳道：“你的银子是多少一封，每封是多少件数，可还记得？”世芳道：“我的银子是血产卖来的，与性命一般，怎么记不得？”就把封数件数说了一遍。主人家又问世良道：“你的封数件数也要说来，看对不对。”世良的银子原是借来就分开的，藏在地下已经两月，后面取出来见原封不动，就不

曾解开，如今哪里记得？就答应道：“我的银子藏多时了，封数便记得，件数却记不得。”主人家道：“看兄这个光景也不像有银子藏多时的，这句话一发可疑。如今只看与他的件数对不对就知道了。”竟把银子拆开一看，恰好与世芳说的封数、件数一一相同。主人家道：“如今还有什么辨得？”就把银子递与世芳，世芳又细细看了一遍道：“数目也相同，银水也相似，只是纸包与字迹全然不是，也还有些可疑。”主人家道：“有你这样呆客人，他既偷了去，难道不会换几张纸包包，写几个字混混？如今银子查出来了，随你认不认，只是不要胡赖我家小厮。”说完，竟进去了。

世良气得目定口呆，有话也说不出。世芳道：“贤弟，这桩事教劣兄也难处。欲待不认，我的银子查不出，一家性命难存；欲待认了，又恐有屈贤弟。如今只得用个两全之法。大家认些晦气，各分一半去做本钱，胡卢提结了这个局罢。”世良道：“岂有此理！若是小弟的银子，老兄分毫认不得；若是老兄的银子，小弟分毫取不得。事事都可以仗义，只有这项银子是仗不得义的。老兄若仗义让与小弟，就是独为君子；小弟若仗义让与老兄，就是甘为小人了。”世芳道：“这等怎么处？”世良道：“如今只好明之于神。若是老兄肯发咒，说此银断断是你的，小弟情愿空手回去；若是小弟肯发咒，说此银断断是我的，老兄也就说不得要袖手空回。小弟宁可别处请罪了。”世芳道：“贤弟不消这等固执，管仲是千古的贤人，他当初与鲍叔交财也有糊涂的时节。鲍叔知道他家贫，也朦胧不加责备。如今神圣面前不是儿戏得的，还是依劣兄，各分一半的是。”两个人争论不止，那些众客人与主人家都替世芳不服道：“明明是你的银子，怎么有得分与他？”又对世良道：“我这行里是财帛聚会的所在，不便容你这等匪人，快把饭钱算算称还

了走。”世良是个有血性的人，哪里受得这样话起？就去请了城隍、关圣两分纸马，对天跪拜说：“这项银两若果然是我偷他的，教我如何如何。”只表自己的心，再不咒别人一句。拜完，将饭帐一算，立刻称还，背了包裹就走。世芳苦留不住，只得瞒了众人，分那一百两，赶到路上去送他，他只是死推不受。别了世芳，竟回南海，依旧去见杨百万，哭诉自己命穷，不堪扶植，辜负两番周济之恩，惭愧无地。说话之间，露出许多？軀不安之态。杨百万又把好言安慰一番，到底不悔，还要把银子借他，被他再三辞脱。从此以后，纠集几个蒙童学生处馆过日。那些地方邻里因杨百万许他做财主，就把“财主”二字做了他的别号，遇见了也不称名，也不道姓，只叫“老财主”，一来笑他不替杨百万争气，二来见得杨百万的眼睛也会相错了人。

却说秦世芳自别世良之后，要将银子买米，不想因送世良迟了一日，米被别人买去了，只剩下几百担稻子。主人家道：“你若不买，又有几日等货，不如买下来，自己舂做米，一般好装去卖，省得耽搁工夫。”世芳道：“也说得是。”就尽二百两银子买了，因有便船下瓜洲，等不得舂，竟将稻子搬运下船，要思量装到地头，舂做米卖。不想那一年淮杨两府饥馑异常，家家户户做种的稻子都舂米吃了，等到播种之际，一粒也无，稻子竟卖到五两一担。世芳货到，千人万人争买，就是珍珠也没有这等值钱。不上半月工夫，卖了一本十利，二百两银子变做二千，不知哪里说起。又在扬州买了一宗祿茶，装到京师去卖，京师一向只吃松萝，不吃祿茶的，那一年疫病大作，发热口干的人吃了祿茶，即便止渴，世芳的茶叶竟当了药卖。不上数月，又是一本十利。世芳做到这个地步，真是平地登仙，思量杨百万的说话，竟是狗屁，恨不得飞到家中，问他的嘴。

就在京师搭了便船，路上又置些北货，带到扬州发卖。虽然不及以前的利息，也有个四五分钱。此时连本算来，将有三万之数。又往苏州买做绸缎，带回广东。

“不一日到了自家门前，货物都放在船上，自己一人先走进去。妻子见他回来，大惊小怪地问道：‘你这一向在哪里，做些什么勾当？’世芳道：‘我出门去做生意，你难道不晓得，要问起来？’妻子道：‘这等，你生意做得何如？’世芳大笑道：‘一本百利，如今竟是个大财主了。’妻子一发大惊道：‘这等，你本钱都没有，把什么趁来的？’世芳道：‘你的话好不明白，我把田地卖了二百两银子，带去做生意的，怎么说本钱都没有？’妻子道：‘你那二百两银子现在家中，何曾带去？’世芳不解其故，只管定着眼睛相妻子。妻子道：‘你那日出门之后，我晚间上床去睡，在枕头边摸着一封银子，就是那宗田价。只说你本钱掉在家中，毕竟要回来取，谁知望了一向，再不见到。我只怕你没有盘费，流落在异乡，你怎么倒会做起财主来？’世芳呆了半日，方才叹一口气道：‘银子便趁了这些，负心人也做得够了。’妻子问什么缘故？世芳就将下处寻不见银子，疑世良偷去的话说了一遍。妻子道：‘这等，你的本钱是那个人的银子了。’

银子虽是他的，时运却是你自己的。如今拚得把这二百两送去还他就是。”世芳道：“岂有此理，有本才有利，我若不是他这主本钱，莫说做生意，就是盘缠也没得回来。那时节把他的银子错来也罢，还教他认一个贼去。仔细想来，我成得个什么人？如今只有一说，将本利一齐送去还他，随他多少分些与我，一来赔他当日之罪，二来也见我不是有意负心，这才是个男子。”妻子道：“自己天大的造化，趁得这主银子，怎么白白拿去送人？你就送与他，他只说自己本钱上生出来的，

也决不感激你，为什么做这样呆事？”世芳见妻子不明道理，随口答应了几句，当晚把货物留在舟中，不发上岸，只说装到别处去卖。次日杀了猪羊，还个愿心，请邻舍吃盅喜酒。第三日坐了货船，竟往南海去访世良的踪迹。问到他家，只见一间稀破的茅屋，几堵倾塌的土墙，两扇柴门，上面贴一副对联道：数奇甘忍辱形秽且藏羞世芳见了，知道为他而发，甚是不安。推开门来，只见许多蒙童坐在那边写字，世良朝外坐了打瞌睡，衣衫甚是褴褛。世芳走到面前，叫一声“贤弟醒来”，世良吓出一身冷汗，还像世芳赶来羞辱他的一般，连忙走下来作揖，口里“千惭愧、万惭愧”，世芳作了一个揖，竟跪下来磕头，口里只说“劣兄该死”，世良不知哪头事发，也跪下来对拜。拜完了分宾主坐下，世良问道：“老兄一向生意好么？”世芳道：“生意甚是趁钱，不上一年，做了上百个对合，这都是贤弟的福分。劣兄今日一来负荆请罪，二来连本连利送来交还原主，请贤弟验收。”世良大惊道：“这是什么说话？小弟不解。”世芳把到家见妻子，说本钱不曾带去的话述了一遍，世良笑一笑道：“这等说来，小弟的贼星出命了。如今事已长久，尽可隐瞒，老兄肯说出来，足见盛德。小弟是一个命薄之人，不敢再求原本，只是洗去了一个贼名，也是桩侥幸之事，心领盛情了。”世芳道：“说哪里话，劣兄若不是贤弟的本钱，莫说求利，就是身子也不得回家，岂有负恩之理？如今本利共有三万之数，都买了绸缎，现在舟中，贤弟请去发了上来。劣兄虽然去一年工夫，也不过是侥幸之幸，不曾受什么辛苦。贤弟若念结义之情，多少见惠数百金，为心力之费则可；若还推辞不受，是自己独为君子，教劣兄做贪财负义的小人了。”说完，竟扯世良去收货。世良立住道：“老兄不要矫情，世上哪有自己求来的富贵，舍与别人之理？古人常道：‘不义取财，如以

身为沟壑。’小弟若受了这些东西，只当把身子做了茅坑，凡世间不洁之物，都可以丢来了，这是断然不要的。”世芳变起脸来道：“贤弟若苦苦不受，劣兄把绸缎发上来，堆在空野之中，买几担干柴，放一把火，烧去了就是。”世良见他言词太执，只得陪个笑脸道：“老兄不要性急，今日晚了，且在小馆荒宿，明早再做商量，多少领些就是。”一边说，一边扯个学生到旁边，唧唧啾啾地商议，无非是要预支束修，好做东道主人之意。世芳知道了，就叫世良过来道：“贤弟不消费心，劣兄昨日到家，因一路平安，还个小愿，现带些祭余在船上，取来做夜宵就是。”世良也晓得束修预支不来，落得老实些，做个主人扰客。当晚叙旧谈心，欢畅不了。

说话之间，偶然谈起杨百万来，世芳道：“他空负半生风鉴之名，一些眼力也没有，只劣兄一人就可见了。他说我无论做生意不做生意，千金之产，同归于尽。我坐家的命虽然不好，做生意的时运却甚是亨通，如今这些货物虽不是自己的东西，料贤弟是仗义之人，多少决分些与我，我拿去营运起来，怕不挣个小小人家？可见他口里的话都是精胡说的，我明日要去问他的口，贤弟可陪我去，且看他把什么言语支吾？”世良道：“我去倒要去，只是借他一千银子，本利全无，不好见面。”世芳大笑道：“你如今有了三万，还愁什么一千？明日就当我面前，把本利算一算，发些绸缎还他就是了。”世良大喜道：“极说得是。”两个睡了一晚，次日是杨百万放银的日期。世芳道：“我若竟去问他，他决要赖口，说去年并无此话，你难道好替我证他不成？我如今故意写一张借票，只说问他借一千两银子，他若不借，然后翻出陈话来，取笑他一场，使他无言对我，然后畅快。”算计定了，就写票同世良走去，依旧照前番的规矩，先把票子递了，伺候唱名。唱到秦世芳的名字，世

芳故意装做矢志落魄的模样，走上去等他相。杨百万从头至脚大概看了一遍，又把他脸上仔仔细细相了半个时辰，就对家人道：“兑与他不妨，还得起的。”世芳道：“老员外相仔细些，万一银子放落空不要懊悔。”杨百万道：“若是去年借与你，就要落空；今年借去，再不会落空的。”世芳道：“原来老员外也认得是去年借过的，既然如此，同是一个人，为什么去年就借不起，今年就借得起？难道我的脸上多生出一双耳朵，另长出一个鼻子来了不成？”杨百万道：“论你相貌，是个彻底的穷人，只是脸上气色比去年大不相同。去年是一团的滞气，不但生意不趁钱，还有官府口舌，我若把银子借你，只好贴你打官司；你如今脸上，不但滞气没有了，又生出许多阴鹭纹来，毕竟做了天大一件好事，才有这等气色，将来正要发财。你如今莫说一千，二千也只管借去。只是有一句话要吩咐你，你自己的福分有限，须要帮着个大财主，与他合做生意，沾些时运过来，还你本少利多；若自己单枪独马去做，虽不折本，也只好趁些蝇头小利而已。”世芳被他这些话说得毛骨悚然，不觉跪下来道：“老员外不是凡人，乃是神仙下界点化众生的，敢不下拜。”杨百万扶起来道：“怎见得我是神仙？”世芳道：“晚生今日不是来借银子，是来问口的，不想晚生的毛病，句句被老员外说着，不但不敢问口，竟要写伏辩了。”就把去年相了回去，弄出人命官司，后来卖田作本，掉在家中不曾带去，错把世良的银子认做本钱，拿去做生意屡次得采，回来知道缘故，将本利送还世良的话，备细说过一遍。世良也走过去说：“去年湖广相遇的，就是这位仁兄。他如今连本利送来还我，我决无受他之理。烦老员外劝他，将货物装回，省得陷人于不义。”杨百万听了，仰天大笑一顿，对众人道：“我杨老儿的眼睛可会错么？”指着世良道：“我去年原说他，随你折本趁

钱，总归到做财主了才住。如今折本折出上万银子来，可是折出来的财主么？我又说他不要费一毫气力，受一毫辛苦，现现成成做个安逸财主。如今别人替他走过千山万水，趁了银子送上门来，可是个安逸财主么？”阶下立着数百人，齐声喝采道：“好相法，真是神仙！莫说秦兄该下跪，连我们都要拜服了。”杨百万又仰天笑了一顿，对世良道：“这主钱财，你要辞也辞不得，不是我得罪他讲，他若不发这片好心，做这桩好事，莫说三万，就是三十万也依旧会去的。我如今替你酌处，一个出了本钱，一个费了心力，对半均分，再没得说。”世芳道：“既蒙老员外吩咐，不敢不遵。只是这项本钱，原是他借老员外的，利钱自然该在公帐里除，难道教他独认不成？”杨百万道：“也说得是。”就叫家人把利钱一算，连本结个总帐，共该一千三百两。世芳要一总除还，世良不肯道：“你只受得二百两，其余的你不曾见面，难道强盗劫去的、拐子拐去的也要你认不成？”杨百万道：“一发说得是。”就依世良，只算二百两的本利。世芳教人发了几箱绸缎，替他交明白了。杨百万又替他把船上货物对半分开，世良的发了上岸，世芳的留在舟中。当晚杨百万大排筵席，做戏相待，一来旌奖他二人尚义，二来夸示自家的相法不差。

世芳第二日别了世良将一半货物装载回去。走到自家门前，只见两扇大门忽然粉碎，竟像刀斫斧砍的一般。走进去问妻子，妻子睡在床上叫苦连天。问她什么缘故？妻子道：“自从你去之后，夜间有上百强盗打进门来，说你有几万银子到家，将我捆了，教拿银子买命。我说银子货物都是丈夫带出去了，他只不信，直把我吊到天明方才散去。如今浑身紫胀，命在须臾。”世芳听了，叹口气道：“杨百万活神仙也！他说我若不起这点好心，银子终究要去，如今一发验了。若不是我装去还他，

放在家中，少不得都被强盗劫去。这等看起来，我落得做了一个好人，还拾到一半货物。”妻子道：“如今有了这些东西，乡间断然住不得了，趁早进城去。”世芳道：“杨百万原教我帮着个财主，沾他些时运，我如今看起来，以前的时运分明是世良兄弟的了。我何不搬进城去，依傍着他，莫说再趁大钱，就是保得住这些身家，也够得紧了。”就把家伙什物连妻子一齐搬下货船，依旧载到城中，与世良合买一所厅房同住。结契的朋友做了合产的兄弟，况且面貌又不差，不认得的竟说是同胞手足。

一日世良与世芳商议道：“这些绸缎在本处变卖没有什么利钱，你何不同了飘洋的客人到番里去走走，趁着好时运，或者飘得着也不可。”世芳道：“我也正有此意。”就把妻子托与世良照管，将两家分开的货物依旧合将拢来，世芳载去飘洋不提。

却说南海到了一个新知县，是个贡士出身，由府幕升来的。

到任不多时，就差人访问：“这边有个百姓，叫做秦世良，请来相会。”差人问到世良家里，世良道：“我与他并无相识，天下同名同姓的多，决不是我。”差人道：“是不是也要进去见见。”就把世良扯到县中，传梆进去，知县请进私衙，教世良在书房坐了一会。只见帘里有人张了一张，走将进去，知县才出来相见。世良要跪，知县不肯，竟与他分庭抗礼，对面送坐。把世良的家世问了一遍，就道：“本县闻得台兄是个儒雅之士，又且素行可嘉，所以请来相会。以后不要拘官民之礼，地方的利弊常来赐教，就是人有什么分上相央，只要顺理，本县也肯用情，不必过于廉介。”世良谢了出去，思量道：“我与他无一面之交，又没有人举荐，这是哪里说起，难道是我前世的父亲不成？”隔了几时，又请进去吃酒，一日好似一日。

地方上人见知县礼貌他，哪个不趋奉，有事就来相央。替他进个徽号，叫做“白衣乡绅”。坏法的钱他也不趁，顺礼的事他也不辞，不上一年，受了知县五六千金之惠。一日进去吃酒，谈到绸缪之处，世良问道：“治民与老爷前世无交，今生不熟，不知老爷为什么缘故一到就问及治民，如今天高地厚之恩再施不厌，求老爷说个明白，好待治民放心。”知县道：“这个缘故论礼是不该说破的，我见兄是盛德之人，且又相知到此，料想决不替我张扬，所以不妨直告。我前任原是湖广襄阳府的经历，只因解粮进京，转来失了回批，军门把我监禁在狱。我着个老仆进京干文来知会，老仆因我是个穷官，没有银子料理，与兄路上同行，见兄有三百两银子带在身边，他只因救主心坚，就做了桩不良之事，把兄的银子拐进京去，替我干了部文下来，我才能够复还原职。我初意原要设处这项银子差人送来奉还的，不想机缘凑巧，我就升了这边的知县，所以一到就请兄相会。又怕别人来冒认，所以留在书房，教老仆在帘里识认，认得是了，我才出来相会。后来用些小情，不过是补还前债的意思，没有什么他心。”说完了，就叫老仆出来，磕头谢罪。世良扶起道：“这等，你是个义士了，可敬可敬。”世良别了知县出去，绝口不提，自此以后往来愈加稠密。

却说世芳开船之后，遇了顺风，不上一月，飘到朝鲜。一般也像中国，有行家招接上岸，替他寻人发卖。一日闻得公主府中要买绸缎，行家领世芳送货上门，请驸马出来看货。那驸马耳大须长，绝好一个人品，会说中国的话，问世芳道：“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世芳道：“小客姓秦，名世芳，是南海人。”驸马道：“这等，秦世良想是你兄弟么？”世芳道：“正是，不知千岁哪里和他熟？”驸马道：“我也是中国人，当初因飘洋坏了船只，货物都沉在海中，喜得命不该死，抱住

一块船板浮入岛内。因手头没有本钱，只得招集几个弟兄劫些货物作本。后面来到这边，本处国王见我相貌生得魁梧，就招我做驸马。我一向要把劫来的资本加利寄还中国之人，只是不晓得原主的名字。内中有一宗绸缎，上面有秦世良的图书字号，所以留心访问，今日恰好遇着你，也是他的造化。我如今一倍还他十倍，烦你带去与他。你的货不消别卖，我都替你用就是了。”说完，教人收进去，吩咐明日来领价。世芳过了一晚，同行家走去，果然发出两宗银子，一宗是昨日的货价，一宗是寄还世良的资本。

世芳收了，又教行家替他置货。不数日买完，发下本船，一路顺风顺水，直到广州。

世良见世芳回来，不胜之喜，只晓得这次飘洋得利，还不晓得讨了陈帐回来。世芳对他细说，方才惊喜不了。常常对着镜子自己笑道：“不信我这等一个相貌，就有这许多奇福。奇福又都从祸里得来，所以更不可解。银子被人冒认了去，加上百倍送还，这也够得紧了。谁想遇着的拐子，又是个孝顺拐子，撞着的强盗，又是个忠厚强盗，个个都肯还起冷帐来，哪里有这样便宜失主！”世良只因色心淡薄，到此时还不曾娶妻。杨百万十分爱他，有个女儿新寡，就与他结了亲，妆奁甚厚，一发锦上添花。与世芳到老同居，不分尔我。后来直富了三代才住。<sup>\*</sup>看官，你说这桩故事，奇也不奇？照秦世良看起来，相貌生得好的，只要不做歹事，后来毕竟发积，粪土也会变做黄金；照秦世芳看起来，就是相貌生得不好的，只要肯做好事，一般也会发积，饿莩可以做得财主。我这一回小说，就是一本相书。

看官看完了，大家都把镜子照一照，生得上相的不消说了，万一尊容欠好，须要千方百计弄出些阴鹭纹来，富贵自然不求

而至了。只是一件，这回小说，一百个人看见，九十九个不信，都道“财与命相连，如今的人论钱论分，尚且与人争夺；哪里有自己的趁了几万银子，载上门去送与人的？这都是捏出来的谎话”；不知轻财重义的人，莫说当初，就是如今也还有。只是自己做不出来，眼睛又不曾看见，所以就觉得荒唐。我且再说一个现在的人，只举他生平一事，借来做个证据。\* 浙江省城内，有个姓柴的乡绅，是先朝参议公之子。兄弟并无一人，妹子倒有六个，一个是同胞生的，三个是继母生的，两个是庶母生的。继母嫁来之时，妆奁极厚，莫说资财之多，婢仆之盛，就是金珠也值数千金。后来尊公作了，继母也作了，从来父之待女，尚不能与儿子一般，况且兄之待妹，岂能够与手足一样？独他不然，把尊公所遗的宦橐，竟作七股分开，自己得一分，六个妹子各得一分。姊妹与兄弟一样分家，这是从古仅见之事。父亲的宦资既然分与姊妹，继母的奁资也该分与自家了？他又不然，珍珠不留一粒，金子不留一分，僮仆不留一个，尽与继母所生之三女，做个楚弓楚得，并同胞、庶母之妹，皆不得与焉。庶母所生之妹未嫁之时，其夫家有事，曾将田产来卖与他，他一一承受，每年替他办粮，把租米所柴的银子一毫不动；待遣嫁之时，连文券一齐交付与他，做个完璧归赵。至于同胞的妹子，丈夫中了进士，若把势利的人，就要偏厚他些了；他反于奁资之内，除去一千金，道她做了夫人，不愁没得穿戴，该损些下来，加厚诸妹。待同胞者如此，待继母、庶母者又如此，即此一事之中，具有几桩盛德。看官，你说这样的事，可是今人做得出的？他却不是古人，年纪不过六十多岁，因是野史，不便载名。自己也举了孝廉，儿子也登了仕路，可见盛德之人，自有盛德之报。这桩事杭州人没有一个不赞他的，难道也是谎话不成？但凡看书的，遇着忠孝节义之事，须要把无的认作有，

虚的认做实，才起发得那种愿慕之心；若把“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两句话，预先横在胸中，那希圣希贤之事，一世也做不来了。

【评】

人都羡慕秦世良，我独羡慕秦世芳。秦世良的财主是天做的，秦世芳的财主是人做的。天做的财主学不来，羡慕他没用处；人做的财主学得来，羡慕他有用处。

## 第五回

## 女陈平计生七出

词云：

女性从来似水，人情近日如丸。《春秋》责备且从宽，莫向长中索短。治世“柏舟”易矢，乱离节操难完。靛缸捞出白齐纨，纵有千金不换。

话说“忠孝节义”四个字，是世上人的美称，个个都喜欢这个名色。只是奸臣口里也说忠，逆子对人也说孝，奸夫何曾不道义，淫妇未尝不讲节，所以真假极是难辨。古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要辨真假，除非把患难来试他一试。只是这件东西是试不得的，譬如金银铜锡，下炉一试，假的坏了，真的依旧剩还你；这忠孝节义将来一试，假的倒剩还你，真的一试就试杀了。我把忠孝义三件略过一边，单说个节字。明朝自流寇倡乱，闯贼乘机，以至沧桑鼎革，将近二十年，被掳的妇人车载斗量，不计其数，其间也有矢志不屈，或夺刀自刎、或延颈受诛的，这是最上一乘，千中难得遇一；还有起初勉强失身，过后深思自愧、投河自缢的，也还叫做中上；又有身随异类、心系故乡、寄信还家、劝夫取赎的，虽则腴颜可耻，也还心有可原，没奈何也把她算做中下；最可恨者，是口饕肥甘、身安罗绮、喜唱大调、怕说乡音、甚至有良人千里来赎、对面不认原夫的，这等淫妇，才是最下一流，说来教人腐心切

齿。虽曾听见人说，有个仗义将军，当面斩淫妇之头，雪前夫之恨，这样痛快人心的事，究竟只是耳闻，不曾目见。看官，你说未乱之先，多少妇人谈贞说烈，谁知放在这欲火炉中一炼，真假都验出来了。那些假的如今都在，真的半个无存，岂不可惜。我且说个试不杀的活宝，将来做个话柄，虽不可为守节之常，却比那忍辱报仇的还高一等。看官，你们若执了《春秋》责备贤者之法，苛求起来，就不是末世论人的忠厚之道了。

崇祯年间，陕西西安府武功县乡间有个女子，因丈夫姓耿，排行第二，所以人都叫她耿二娘。生来体态端庄、丰姿绰约自不必说，却又聪慧异常，虽然不读一句书，不识一个字，她自有一种性里带来的聪明。任你区处不来的事，遇了她，她自然会见景生情，从人意想不到之处生个妙用出来，布摆将去。做的时节，人都笑她无谓，过后思之，却是至当不易的道理。在娘家做女儿的时节，有个邻舍在河边钓鱼，偶然把钓钩含在口里与人讲话，不觉地吞将下去，钩在喉内。线在手中，要扯出来，怕钩住喉咙；要咽下去，怕刺坏肚肠。哭又哭不得，笑又笑不得，去与医生商议，都说医书上不曾载这一款，哪里会医？那人急了，到处逢人问计。二娘在家听见，对阿兄道：“我有个法儿，你如此如此去替他扯出来。”其兄走到那家道：“有旧珠灯取一盞来。”那人即时取到。其兄将来拆开，把糯米珠一粒一粒穿在线上，往喉咙里面直推，推到推不去处，知道抵着钩了，然后一手往里面勒珠，一手往外面抽线，用力一抽，钩扯直了从珠眼里带将出来，一些皮肉不损，无人不服她好计。到耿家做媳妇，又有个妯娌从架上拿箱下来取衣服，取了衣服依旧把箱放上架去，不想架太高，箱太重，用力一擎，手骨兜住了肩骨，箱便放上去了，两手朝天，再放不下，略动一动，就要疼死。其夫急得没主意，到处请良医，问三老，总没做理

会处。其夫对二娘道：“二娘子，你是极聪明的，替我生个主意。”二娘道：“要手下来不难，只把衣服脱去，教人揉一揉就好了。只是要几个男子立在身边，借他阳气蒸一蒸，筋脉才得和合。只怕她害羞不肯。”其夫道：“只要病好，哪里顾得！”就把叔伯兄弟都请来周围立住，把她上身衣服脱得精光，用力揉了一会，只不见好。又去问二娘，二娘道：“四肢原是通连的，单揉手骨也没用，须把下身也脱了，再揉一揉腿骨，包你就好。”其夫走去，替她把裙脱了，解到裤带，其妇大叫一声“使不得”，用力一挣，两手不觉朝下，紧紧捏住裤腰。彼时二娘立在窗外，便走进来道：“恭喜手已好了，不消脱罢。”原来起先那些揉四肢、借阳气的话，都是哄她的，料她在人面前决惜廉耻，自然不顾疼痛，一挣之间，手便复旧，这叫做“医者意也”。众人都大笑道：“好计，好计！”从此替她进个徽号，叫做女陈平。但凡村中有疑难的事，就来问计。二娘与二郎，夫妻甚是恩爱，虽然家道贫穷，她惯会做无米之炊，绩麻拈草，尽过得去。

忽然流贼反来，东蹂西躏，男要杀戮，女要奸淫，生得丑的，淫欲过了，倒还丢下；略有几分姿色的，就要带去。一日来到武功相近地方，各家妇女都向二娘问计。二娘道：“这是千百年的一劫，岂是人谋算得脱的？”各妇回去，都号啕痛哭，与丈夫永诀。也有寻剃刀的，也有买人言的，带在身边，都说等贼一到，即寻自尽，决不玷污清白之身。耿二郎对妻子道：“我和你死别生离，只在这一刻了。”二娘道：“事到如今，也没奈何。我若被他掳去，决不忍耻偷生，也决不轻身就死。须尽我生平的力量，竭我胸中的智巧去做了看。若万不能脱身，方才上这条路；倘有一线生机，我决逃回来，与你团聚。贼若一到，你自去逃生，切不可顾恋着我，做了两败俱伤。我若去

后，你料想无银取赎，也不必赶来寻我，只在家中死等就是。”说完，出了几点眼泪，走到床头边摸了几块破布放在袖中；又取十个铜钱，教二郎到生药铺中去买巴豆。二郎道：“要它何用？”二娘道：“你莫管，我自有用处。”二郎走出门，众人都拦住问道：“今正作何料理？”二郎把妻子的话叙述了一遍，又道：“他寻几块破布带在身边，又教我去买巴豆，不知何用？”众人都猜她意思不出。二郎买了巴豆回来，二娘敲去了壳，取肉缝在衣带之中，催二郎远避，自己反梳头匀面，艳妆以待。

不多时，流贼的前锋到了。众兵看见二娘，你扯我曳。只见一个流贼走来，标标致致，年纪不上三十来岁，众兵见了，各各走开。二娘知道是个头目，双膝跪下道：“将爷求你收我做了婢妾罢。”那贼头慌忙扶起道：“我掳过多少妇人，不曾见你这般颜色。你若肯随我，我就与你做结发夫妻，岂止婢妾？只是一件，后面还有大似我的头目来，见你这等标致，他又要夺去，哪里有得到我？”二娘道：“不妨，待我把头发弄蓬松了，面上搽些锅煤，他见了我的丑态，自然不要了。”贼头搂住连拍道：“初见这等有情，后来做夫妻，还不知怎么样疼热？”二娘妆扮完了，大队已到。总头查点各营妇女，二娘掩饰过了。贼头放下心，把二娘锁在一间空房，又往外面掳了四五个来，都是二娘的邻舍，交与二娘道：“这几个做你的丫鬟使婢。”到晚教众妇煮饭烧汤，贼头与二娘吃了晚饭，洗了脚，二娘欢欢喜喜脱了衣服，先上床睡，贼头见了二娘雪白的肌肤，好像：馋猫遇着肥鼠，饿鹰见了嫩鸡。

自家的衣服也等不得解开，根根衣带都扯断，身子还不曾上肚，那翘然一物已到了穴边，用力一抵，谁想抵着一块破布。贼头道：“这是什么东西？”二娘从从容容道：“不瞒你说，

我今日恰好遇着经期，月水来了。”贼头不信，拿起破布一闻，果然烂血腥气。二娘道：“妇人带经行房，定要生病。你若不要我做夫妻，我也禁你不得；你若果有此意，将来还要生儿育女，权且等我两夜。况且眼前替身又多，何必定要把我的性命来取乐。”贼头道：“也说得是，我且去同她们睡。”二娘又搂住道：“我见你这等年少风流，心上爱你不过。只是身不自由。你与她们做完了事，还来与我同睡，皮肉靠一靠也是甘心的。”贼头道：“自然。”他听见二娘这几句肉麻的话，平日官府招不降的心，被她招降了；阎王勾不去的魂，被她勾去了。勉强爬将过去，心上好不难丢。

看官，你说二娘的月经为什么这等来得凑巧？原来这是她初出茅庐的第一计。预先带破布，正是为此。那破布是一向行经用的，所以带血腥气，掩饰过这一夜，就好相机行事了。彼时众妇都睡在地下，贼头放出平日打仗的手段来，一个个交锋对垒过去，一来借众妇权当二娘发泄他一天狂兴，二来要等二娘听见，知道他本事高强。众妇个个欢迎，毫无推阻。预先带的人言、剃刀，只做得个备而不用；到那争锋夺宠的时节，还像恨不得把人言药死几个，剃刀割死几个，让他独自受用，才称心的一般。二娘在床上侧耳听声，看贼头说什么话。只见他雨散云收，歇息一会，喘气定了，就道：“你们可有银子藏在何处么？可有首饰寄在谁家么？”把众妇逐个都问将过去。内中也有答应他有的，也有说没有的，二娘暗中点头道：“是了。”贼头依旧爬上床来，把二娘紧紧搂住，问道：“你丈夫的本事比我何如？”二娘道：“万不及一，不但本事不如，就是容貌也没有你这等标致，性子也没有你这等温存，我如今反因祸而得福了。

只是一件，你这等一个相貌，哪里寻不得一碗饭吃，定要

在鞍马上做这等冒险的营生？”贼头道：“我也晓得这不是桩好事，只是如今世上银子难得，我借此掳些金银，够做本钱，就要改邪归正了。”二娘道：“这等，你以前掳的有多少了？”贼头道：“连金珠首饰算来，也有二千余金。若再掳得这些，有个半万的气候，我就和你去做老员外、财主婆了。”二娘道：“只怕你这些话是骗我的，你果肯收心，莫说半万，就是一万也还你有。”贼头听见，心上跳了几跳，问道：“如今在哪里？”二娘道：“六耳不传道，今晚众人在此，不好说得，明夜和你商量。”贼头只得勉强捱过一宵，第二日随了总头，又流到一处。预先把众妇安插在别房，好到晚间与二娘说话。才上床就问道：“那万金在哪里？”二娘道：“你们男子的心肠最易改变，如今说与我做夫妻，只怕银子到了手，又要去寻好似我的做财主婆了。”

你若果然肯与我白头相守，须要发个誓，我才对你讲。”贼头听见，一个筋斗就翻下床来，对天跪下道：“我后来若有变更，死于万刃之下。”二娘搀起道：“我实对你说，我家公公是个有名财主，死不多年，我丈夫见东反西乱，世事不好，把本钱收起，连首饰酒器共有万金，掘一个地窖埋在土中。你去起来，我和你一世哪里受用得尽？”贼头道：“恐怕被人起去了。”二娘道：“只我夫妻二人知道，我的丈夫昨日又被你们杀了，是我亲眼见的。如今除了我，还有哪个晓得？况又在空野之中，就是神仙也想不到。只是我自己不好去，怕人认得。你把我寄在什么亲眷人家，我对你说了那个所在，你自去起。”贼头道：“我们做流贼的人，有什么亲眷可以托妻寄子？况且那个所在，生生疏疏，教我从哪里掘起？毕竟与你同去才好。”二娘道：“若要同行，除非装做叫化夫妻，一路乞丐而去，人才认不出。”贼头道：“如此甚好。既要扮做叫化，这辐重

都带不得了，将来寄放何处？”二娘道：“我有个道理，将来捆做一包，到夜间等众人睡静，我和你抬去丢在深水之中，只要记着地方，待起了大窖转来，从此经过，捞了带去就是。”贼头把她搂住，“心肝乖肉”叫个不了，道她又标致，又聪明，又有情意：“我前世不知做了多少好事，修得这样一个好内助也够得紧了，又得那一主大妻财。”当晚与二娘交颈而睡。料想明日经水自然干净，预先养精蓄锐，好奉承财主婆，这一晚竟不到众妇身边去睡。

到第三日，又随总头流到一处。路上恰好遇着一对叫化夫妻，贼头把他衣服剥下，交与二娘道：“这是天赐我们的行头了。”又问二娘道：“经水住了不曾？”二娘道：“住了。”贼头听见，眉欢眼笑，摩拳擦掌，巴不得到晚，好追欢取乐。只见二娘到午后，忽然睡倒在床，娇啼婉转，口里不住叫痛。贼头问她哪里不自在，二娘道：“不知什么缘故，下身生起一个毒来，肿得碗一般大，浑身发寒发热，好不耐烦。”贼头道：“生在那里？”二娘举起纤纤玉指，指着裙带之下。贼头大惊道：“这是我的命门，怎么生得毒起？”就将她罗裙揭起，绣裤扯开，把命门一看，只见：

玉肤高耸，紫晕微含。深痕涨作浅痕，无门可入；两片合成一片，有缝难开。好像蒸过三宿的馒头，又似浸过十朝的淡菜。

贼头见了，好不心疼。替她揉了一会，连忙去捉医生，讨药来敷，谁想越敷越肿。哪里晓得这又是二娘的一计？她晓得今夜断饶不过，预先从衣带中取出一粒巴豆，拈出油来，向牝户周围一擦。原来这件东西极是利害的，好好皮肤一经了它，

即时臃肿，她在家中曾见人验过，故此买来带在身边。这一晚，贼头搂住二娘同睡，对二娘道：“我狠命熬了两宵，指望今夜和你肆意取乐，谁知又生出意外的事来，叫我怎么熬得过？如今没奈何，只得做个太监行房，摩靠一摩靠罢了。”说完，果然竟去摩靠起来。二娘大叫道：“疼死人，挨不得！”将汗巾隔着手，把他此物一捏。原来二娘防他此着，先把巴豆油染在汗巾上，此时一捏，已捏上此物，不上一刻，烘然发作起来。贼头道：“好古怪，连我下身也有些发寒发热，难道靠得一靠就过了毒气来不成？”起来点灯，把此物一照，只见肿做个水晶棒槌。从此不消二娘拒他，他自然不敢相近。二娘千方百计，只保全这件名器，不肯假人，其余的朱唇绦舌，嫩乳酥胸，金莲玉指，都视为土木形骸，任他含咂摩捏，只当不知，这是救根本、不救枝叶的权宜之术。

睡到半夜，贼头道：“此时人已睡静，好做事了。”同二娘起来，把日间捆的包裹抬去丢在一条长桥之下。记了桥边的地方，认了岸上的树木，回来把叫化衣服换了，只带几两散碎银子随身，其余的衣服行李尽皆丢下，瞒了众妇，连夜如飞地走。

走到天明，将去贼营三十里，到店中买饭吃。二娘张得贼眼不见，取一粒巴豆拈碎，搅在饭中。贼头吃下去，不上一个时辰，腹中大泻起来。行不上二三里路，到登了十数次东。到夜间爬起爬倒，泻个不住。第二日吃饭，又加上半粒，好笑一个如狼似虎的贼头，只消粒半巴豆，两日工夫，弄得焦黄精瘦，路也走不动，话也说不出，晚间的余事，一发不消说了。贼头心上思量道：“妇人家跟着男子，不过图些枕边的快乐。她前两夜被经水所阻，后两夜被肿毒所误，如今经水住了，肿毒消了，正该把些甜头到她，谁想我又屙起痢来。要勉强奋发，怎

奈这件不争气的东西，再也扶它不起。”心上好生过意不去，谁知二娘正为禁止此事。自他得病之后，愈加殷勤，日间扶他走路，夜间搀他上炕，有时爬不及，泻在席上，二娘将手替他揩抹，不露一毫厌恶的光景。贼头流泪道：“我和你虽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我害了这等齷齪的病，你不但不憎嫌，反愈加疼热，我死也报不得你的大恩。”二娘把好话安慰了一番。

第三日行到本家相近地方，隔二三里寻一所古庙住下。吃饭时，又加一粒巴豆。贼头泻倒不能起身，对二娘道：“我如今元气泻尽，死多生少，你若有夫妻之情，去讨些药来救我，不然死在目前了。”二娘道：“我明日就去赎药。”次日天不亮，就以赎药为名，竟走到家里去。耿二郎起来开门，恰好撞着妻子，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哪里喜欢得了？问道：“你用什么计较逃得回来？”二娘把骗他起窖的话大概说了几句。二郎只晓得她骗得脱身，还不知道她原封未动。对二娘道：“既然贼子来在近处，待我去杀了他来。”二娘道：“莫慌，我还有用他的所在。你如今切不可把一人知道，星夜赶到某处桥下，深水之中有一个包裹，内中有二千多金的物事，取了回来，我自各处。”二郎依了妻子的话，寂不通风，如飞赶去。二娘果然到药铺讨了一服参苓白术散，拿到庙中，与贼头吃了，肚泻止了十分之三。将养三四日，只等起来掘窖。二娘道：“要掘土，少不得用把锄头，待我到铁匠店中去买一把来。”又以买锄头为名，走回家去，只见桥下的物事，二郎俱已取回。二娘道：“如今可以下手他了。只是不可急遽，须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不可差了一着。”说完换了衣服，坐在家中，不往庙中去了。

二郎依计而行，拿了一条铁索，约了两个帮手，走到庙中，

大喝一声道：“贼奴！你如今走到哪里去？”贼头吓得魂不附体。

二郎将铁索锁了，带到一个公众去处，把大锣一敲，高声喊道：“地方邻里，三党六亲，都来看杀流贼！”众人听见，都走拢来。

二郎把贼头捆了，高高吊起，手拿一条大棍，一面打一面问道：“你把我妻子掳去，奸淫得好！”贼头道：“我掳的妇人也多，不知哪一位是你的奶奶？”二郎道：“同你来的耿二娘，就是我的妻子。”贼头道：“她说丈夫眼见杀了，怎么还在？这等看起来，以前的话都是骗我的了。只是一件，我掳便掳她去，同便同她来，却与她一些相干也没有，老爷不要错打了人。”二郎道：“利嘴贼奴，你同她睡了十来夜，还说没有相干，哪一个听你？”擎起棍子又打。贼头道：“内中有个缘故，容我细招。”二郎道：“我没有耳朵听你。”众人道：“便等他招了再打也不迟。”二郎放下棍子，众人寂然无声，都听他说。贼头道：“我起初见她生得标致，要把她做妻子，十分爱惜她。头一晚同她睡，见她腰下夹了一块破布，说经水来了，那一晚我与别的妇人同睡，不曾舍得动她。第二晚又熬了一夜。到第三晚，正要和她睡，不想她要紧去处生起一个毒来，又动不得。第四晚来到路上，她的肿毒才消，我的痢疾病又发了，一日一夜泻上几百次，走路说话的精神都没有，哪里还有气力做那桩事？自从出营直泻到如今，虽然同行同宿，其实水米无交。老爷若不信时，只去问你家奶奶就是。”众人中有几个伶俐的道：“是了是了，怪道那一日你道她带破布、买巴豆，我说要它何用，原来为此。这等看来，果然不曾受他淫污了。”内中也有妻子被掳的，又问道：“这等，前日掳去的妇人，可还有几个守节的么？”贼头道：“除了这一个，再要

半个也没有，内中还有带人言、剃刀的，也拚不得死，都同我睡了。”问的人听见，知道妻子被淫，不好说出，气得面如土色。二郎提了棍子，从头打起，贼头喊道：“老爷，我有二千多两银子送与老爷，饶了我的命罢。”众人道：“银子在哪里？”贼头道：“在某处桥下，请去捞来就是。”二郎道：“那都是你掳掠来的，我不要这等不义之财，只与万民除害！”起先那些问话的人，都恨这贼头不过，齐声道：“还是为民除害的是！”不消二郎动手，你一拳，我一棒，不上一刻工夫，呜呼哀哉尚飨了。还有几个害贪嗔病的，想着那二千两银子，瞒了众人，星夜赶去掏摸，费尽心机，只做得个水中捞月。

看官，你说二娘的这些计较奇也不奇，巧也不巧？自从出门，直到回家，那许多妙计，且不要说，只是末后一着，何等神妙！她若要把他弄死在路上，只消多费几粒巴豆，有何难哉。

她偏要留他送到家中，借他的口，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为奇。

假如把他弄死，自己一人回来，说我不曾失身于流贼，莫说众人不信，就是自己的丈夫，也只说她是撇清的话，哪见有靛青缸里捞得一匹白布出来的？如今奖语出在仇人之口，人人信为实录，这才叫做女陈平。陈平的奇计只得六出，她倒有七出。后来人把她七件事编做口号云：

一出奇，出门破布当封皮；二出奇，馒头肿毒不须医；三出奇，纯阳变做水晶糕；四出奇，一粒神丹泻倒脾；五出奇，万金谎骗出重围；六出奇，藏金水底得便宜；七出奇，梁上仇人口是碑。

【评】

从来守节之妇，俱是女中圣人。誓死不屈的，乃圣之清者也；忍辱报仇的，乃圣之任者也。耿二娘这一种，乃圣之和者也。不但叫做女陈平，还可称为雌下惠。

## 第六回

### 男孟母教合三迁

词云：

南风不识何由始，妇人之祸贻男子。

翻面凿洪，无雌硬打雄。

向隅悲落魄，试问君何乐？

齷齪其难当，翻云别有香。

这首词叫做《菩萨蛮》，单为好南风的下一针砭。南风一事，不知起于何代，创自何人，沿流至今，竟与天造地设的男女一道争锋比胜起来，岂不怪异？怎见男女一道是天造地设的？但看男子身上凸出一块，女子身上凹进一块，这副形骸岂是造作出来的？男女体天地赋形之意，以其有余，补其不足，补到恰好处，不觉快活起来，这种机趣岂是矫强得来的？及至交媾以后，男精女血，结而成胎，十月满足，生男育女起来，这段功效岂是侥幸得来的？只为顺阴阳交感之情，法乾坤覆载之义，像造化陶铸之功，自然而然，不假穿凿，所以褻押而不碍于礼，玩耍而有益于正。至于南风一事，论形则无有余、不足之分，论情则无交欢共乐之趣，论事又无生男育女之功，不知何所取义，创出这桩事来？有苦于人，无益于己，做他何用？亏那中古之时，两个男子好好地立在一处，为什么这一个忽然就想起这桩事，那一个又欣然肯做起这桩事来？真好一段幻想。

况且那尾闾一窍，是因五脏之内污物无所泄，秽气不能通，万不得已生来出污秽的。造物赋形之初，也怕男女交媾之际，误入此中，所以不生在前而生在后，即于分门别户之中，已示云泥霄壤之隔；奈何盘山过岭，特地寻到那幽僻之处去掏摸起来。或者年长鳏夫，家贫不能婚娶，借此以泄欲火；或者年幼姣童，家贫不能糊口，借此以觅衣食，也还情有可原；如今世上，偏是有妻有妾的男子酷好此道，偏是丰衣足食的子弟喜做此道，所以更不可解。此风各处俱尚，尤莫盛于闽中。由建宁、邵武而上，一府甚似一府，一县甚似一县，不但人好此道，连草木是无知之物，因为习气所染，也好此道起来。深山之中有一种榕树，别名叫做南风树，凡有小树在榕树之前，那榕树毕竟要斜着身子去勾搭小树，久而久之，勾搭着了，把枝柯紧紧缠在小树身上，小树也渐渐倒在榕树怀里来，两树结为一树，任你刀锯斧凿，拆他不开，所以叫做南风树。近日有一才士听见人说，只是不信，及至亲到闽中，看见此树，方才晓得六合以内，怪事尽多，俗口所传、野史所载的，不必尽是荒唐之说。因题一绝云：并蒂芙蓉连理枝，谁云草木让情痴？人间果有南风树，不到闽天哪得知。

看官，你说这个道理得解得出解不出？草木尚且如此，那人的癖好一发不足怪了。如今且说一个秀士与一个美童，因恋此道而不舍，后来竟成了夫妻，还做出许多义夫节妇的事来，这是三纲的变体、五伦的闰位，正史可以不载、野史不可不载的异闻，说来醒一醒睡眠。

嘉靖末年，福建兴化府莆田县，有个廪膳秀才，姓许名葳字季芳，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少年时节，也是个出类拔萃的龙阳，有许多长朋友攥住他，终日闻香嗅气，买笑求欢，哪里容他去攻习举业？直到二十岁外，头上加了法网，嘴上带

了刷牙，渐渐有些不便起来，方才讨得几时闲空，就去奋志萤窗，埋头雪案，一考就入学，入学就补廪，竟做了莆田县中的名士。

到了廿二三岁，他的夫星便退了，这妻星却大旺起来。为什么缘故？只因他生得标致，未冠时节，还是个孩子，又像个妇人，内眷们看见，还像与自家一般，不见得十分可羨；到此年纪，雪白的皮肤上面出了几根漆黑的髭须，漆黑的纱巾底下露出一张雪白的面孔，态度又温雅，衣饰又时兴，就像苏州虎丘山上绢做的人物一般，立在风前，飘飘然有凌云之致。你道妇人见了，哪个不爱？只是一件，妇人把他看得滚热，他把妇人却看得冰冷。为什么缘故？只因他的生性以南为命，与北为仇，常对人说：“妇人家有七可厌。”人问他：“哪七可厌？”他就历历数道：“涂脂抹粉，以假为真，一可厌也；缠脚钻耳，矫揉造作，二可厌也；乳峰突起，赘若悬瘤，三可厌也；出门不得，系若匏瓜，四可厌也；儿缠女缚，不得自由，五可厌也；月经来后，濡席沾裳，六可厌也；生育之余，茫无畔岸，七可厌也。怎如美男的姿色，有一分就是一分，有十分就是十分，全无一毫假借，从头至脚，一味自然。任我东南西北，带了随身，既少嫌疑，又无挂碍，做一对洁净夫妻，何等不妙？”听者道：“别的都说得是了，只是‘洁净’二字，恐怕过誉了些。”他又道：“不好此者，以为不洁。那好此道的，闻来别有一种异香，尝来也有一种异味。这个道理，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听者不好与他强辩，只得由他罢了。

他后来想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少不得要娶房家眷，度个种子。有个姓石的富家，因重他才貌，情愿把女儿嫁他，倒央人来做媒，成了亲事。不想嫁进门来，夫妇之情甚是冷落，一月之内进房数次，其余都在馆中独宿。过了两年，生下一子，

其妻得了产痨之症，不幸死了。季芳寻个乳母，每年出些供膳，把儿子叫她领去抚养，自己同几个家僮过日。因有了子嗣，不想再娶妇人，只要寻个绝色龙阳，为续弦之计。访了多时，再不见有。福建是出男色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只因季芳自己生得太好了，虽有看得过的，那肌肤眉眼，再不能够十全。也有几个做毛遂自荐，来与他暂效鸾凤，及至交欢之际，反觉得珠玉在后，令人形秽。所以季芳鳏居数载，并无外遇。

那时节城外有个开米店的老儿，叫做尤侍寰，年纪六十多岁，一妻一妾都亡过了，止有妾生一子，名唤瑞郎，生得眉如新月，眼似秋波，口若樱桃，腰同细柳，竟是一个绝色妇人。别的丰姿都还形容得出，独有那种肌肤，白到个尽头的去处，竟没有一件东西比他。雪有其白而无其腻，粉有其腻而无其光。在襁褓之时，人都叫他做粉孩儿。长到十四岁上，一发白里闪红，红里透白起来，真使人看见不得。兴化府城之东有个胜境，叫做湄洲屿，屿中有个天妃庙。立在庙中，可以观海，晴明之际，竟与琉球国相望。每年春间，合郡士民俱来登眺。那一年天妃神托梦与知府，说：“今年各处都该荒旱，因我力恳上帝，独许此郡有七分收成。”彼时田还未种，知府即得此梦，及至秋收之际，果然别府俱荒，只有兴化稍熟。知府即出告示，令百姓于天妃诞日，大兴胜会，酬她力恳上帝之功。到那赛会之时，只除女子不到，合郡男人，无论黄童白叟，没有一个不来。尤侍寰一向不放儿子出门，到这一日，也禁止不住。自己有些残疾，不能同行，叫儿子与邻舍家子弟做伴同去。临行千叮万嘱：“若有人骗你到冷静所在去讲闲话，你切不可听他。”瑞郎道：“晓得。”竟与同伴一齐去了。

这日凡是好南风的，都预先养了三日眼睛，到此时好估承色。又有一班作孽的文人，带了文房四宝，立在总路头上，见

少年经过，毕竟要盘问姓名，穷究住处，登记明白，然后远观气色，近看神情，就如相面的一般。相完了，在名字上打个暗号。你道是什么缘故？他因合城美少辐辏于此，要攒造一本南风册，带回去评其高下，定其等第，好出一张美童考案，就如吴下评鹭妓女一般。尤瑞郎与同伴四五人都不满十六岁，别人都穿红着紫，打扮得妖妖娆娆，独有瑞郎家贫，无衣妆饰，又兼母服未满，浑身俱是布素。却也古怪，那些估承色的，定考案的，都有几分眼力，偏是那穿红着紫的大概看看就丢过了，独有浑身布素的尤瑞郎，一千一万双眼睛都钉在他一人身上，要进不放他进，要退不放他退，扯扯拽拽，缠个不了。尤瑞郎来看胜会，谁想自家反做了胜会把与人看起来。等到赛会之时，挨挤上去，会又过了，只得到屿上眺望一番。有许多带攒盒上山的，这个扯他吃茶，那个拉他饮酒，瑞郎都谢绝了，与同伴一齐转去。

偶然回头，只见背后有个斯文朋友，年可二十余岁，丰姿甚美，意思又来得安闲，与那扯扯拽拽的不同。跟着瑞郎一同行走，瑞郎过东，他也过东；瑞郎过西，他也过西；瑞郎小解，他也小解；瑞郎大便，他也大便，准准跟了四五个时辰，又不问一句话，瑞郎心上甚是狐疑。及至下山时节，走到一个崎岖所在，青苔路滑，瑞郎一脚踏去，几乎跌倒。那朋友立在身边，一把搀住道：“尤兄仔细。”一面相扶，一面把瑞郎的手心轻轻摸了几摸，就如搔痒的一般。瑞郎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白是惊白的，红是羞红的，一霎时露出许多可怜之态。对那朋友道：“若不是先生相扶，一跤直滚到山下，请问尊姓大号？”那朋友将姓名说来，原来就是鰥居数载、并无外遇的许季芳。彼此各说住处，约了改日拜访。说完，瑞郎就与季芳并肩而行，直到城中分路之处，方才作别。

瑞郎此时情窦已开，明晓得季芳是个眷恋之意，只因众人同行，不好厚那一个，所以借扶危济困之情，寓惜玉怜香之意，这种意思也难为他。莫说情意，就是容貌丰姿也都难得。今日见千见万，何曾有个强似他的？”我今生若不相处朋友就罢，若要相处朋友，除非是他，才可以身相许。”想了一会，不觉天色已晚，脱衣上床。忽然袖中掉出两件东西，拾起来看，是一条白绫汗巾，一把重金诗扇。你道是哪里来的？原来许季芳跟他行走之时，预先捏在手里等候，要乘众人不见，投入瑞郎袖中。

恰好遇着个扶跌的机会，两人袖口相对，不知不觉丢将过来，瑞郎还不知道。此时见了。比前更想得殷勤。

却说许季芳别了瑞郎回去，如醉如痴，思想兴化府中竟有这般绝色，不枉我选择多年，“我今日搔手之时，见他微微含笑，绝无拒绝之容，要相处他，或者也还容易。只是三日一交，五日一会，只算得朋友，叫不得夫妻，定要娶他回来，做了填房，长久相依才好。况且这样异宝，谁人不起窥伺之心？纵然与我相好，也禁不得他相处别人，毕竟要使他从一而终，方才遂我大志。若是小户人家，无穿少吃的，我就好以金帛相求；万一是旧家子弟，不希罕财物的，我就无计可施了。”翻来覆去，想到天明。

正要出城访问，忽有几个朋友走来道：“闻得美童的考案出了，贴在天妃庙中，我们同去看看何如？”季芳道：“使得。”就与众人一同去。走到庙中，抬头一看，竟像殿试的黄榜一般，分为三甲，第一甲第一名就是尤瑞郎。众人赞道：“定得公道，昨日看见的，自然要算他第一。”又有一个道：“可惜许季芳早生十年，若把你未冠时节的姿容留到今日，当与他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季芳笑了一笑，问众人道：“可

晓得他家事如何？父亲作何生理？”众人中有一个道：“我与他是紧邻，他的家事瞒不得我，父亲是开米店的，当初也将就过得日子，连年生意折本，欠下许多债来，大小两个老婆俱死过了，两口棺木还停在家中不能殡葬，将来一定要受聘的。当初做粉孩儿的时节，我就看上他了，恨不得把气吹他大来。如今虽不曾下聘，却是我荷包里的东西，列位休来剪络。”季芳口也不开，别了众人回去。思想道：“照他这等说，难道罢了不成？少不得要先下手。”连忙写个晚生帖子，先去拜他父亲，只说久仰高风，特来拜访，不好说起瑞郎之事。瑞郎看见季芳，连忙出来拜揖。季芳对待寰道：“令郎这等长大，想已开笔行文了。晚生不揣，敢邀入社何如？”待寰道：“庶民之子，只求识字记帐，怎敢妄想功名？多承盛意，只好心领。”季芳、瑞郎两人眉来眼去，待寰早已看见，明晓得他为此而来，不然一个名士，怎肯写晚生帖子，来拜市井之人？心上明白，外面只当不知。三人坐了一会，分别去了。

待寰次日要去回拜季芳，瑞郎也要随去，待寰就引他同行。

季芳谅他决来回拜，恨不得安排香案迎接。相见之时，少不得有许多谦恭的礼数，亲热的言词，坐了半晌，方才别去。看官，你道待寰为何这等没志气，晓得人要骗他儿子，全无拒绝之心，不但开门揖盗，又且送亲上门，是何道理？要晓得那个地方，此道通行，不以为耻。待寰还债举丧之物，都要出在儿子身上，所以不拒窥伺之人。这叫做“明知好酒，故意犯令”。既然如此，他就该任凭瑞郎出去做此道了，为何出门看会之时，又吩咐不许到冷静所在与人说话，这是什么缘故？又要晓得福建的南风，与女人一般，也要分个初婚、再醮。若是处子原身，就有人肯出重聘，三茶不缺，六礼兼行，一样的明婚正娶；若还拘管不严，被人尝了新去，就叫做败柳残花，虽

然不是弃物，一般也有售主，但只好随风逐浪，弃取由人，就开不得雀屏，选不得佳婿了。所以侍寰不废防闲，也是韞椟待沽之意。

且说兴化城中自从出了美童考案，人人晓得尤瑞郎是个状元。那些学中朋友只除衣食不周的，不敢妄想天鹅肉吃，其余略有家事的人，哪个不垂涎咽唾？早有人传到侍寰耳中。侍寰就对心腹人道：“小儿不幸，生在这个恶赖地方，料想不能免俗。

我总则拚个蒙面忍耻，顾不得什么婚姻论财、夷虏之道。我身背上有三百两债负，还要一百两举丧，一百两办我的衣衾棺槨，有出得起五百金的，只管来聘，不然教他休想。”从此把瑞郎愈加管束，不但不放出门，连面也不许人见。福建地方，南风虽有受聘之例，不过是个意思，多则数十金，少则数金，以示相求之意，哪有动半千金聘男子的？众人见他开了大口，个个都禁止不提。那没力量的道：“他儿子的后庭料想不是金镶银裹的，‘岂其娶妻，必齐之姜？’便除了这个小官，不用也罢。”那有力量的道：“他儿子的年纪，还不曾二八，且熬他几年，待他穷到极处，自然会跌下价来。”所以尤瑞郎的桃夭佳节，又迟了几时。

只是思量许季芳，不能见面，终日闭在家中，要通个音信也不能够。不上半月，害起相思病来，求医不效，问卜无灵。邻家有个同伴过来看他，问起得病之由，瑞郎因无人通信，要他做个氤氲使者，只得把前情直告。同伴道：“这等，何不写书一封，待我替你寄去，教他设处五百金聘你就是了。”瑞郎道：“若得如此，感恩不尽。”就研起墨来，写了一个寸楮，订封好了，递与同伴。同伴竟到城外去寻季芳，问到他的住处，是一所高大门楣。同伴思量道：“住这样房子的人，一定是个

财主，要设处五百金，料也容易。”及至唤出人来一问，原来数日之前，将此房典与别人，自己搬到城外去住了。同伴又问了城外的住处，一路寻去，只见数间茅屋，两扇柴门，冷冷清清，杳无人迹。门上贴一张字道：

不佞有小事下乡，凡高明书札，概不敢领，恐以失答开罪，亮之宥之。

同伴看了，转去对瑞郎述了一遍，道：“你的病害差了，他们上的字明明是拒绝你的，况且房子留不住的人，哪里有银子干风流事？劝你及早丢开，不要痴想。”瑞郎听了，气得面如土色，思量一会，对同伴道：“待我另写一封绝交书，连前日的汗巾、扇子烦你一齐带去。若见了，可当面交还，替我骂他几句；如若仍前不见，可从门缝之中丢将进去，使他见了，稍泄我胸中之恨。”同伴道：“使得。”瑞郎爬起来，气忿忿地写了一篇，依旧钉封好了，取出二物，一齐交与同伴。同伴拿去，见两扇柴门依旧封锁未开，只得依了瑞郎的话，从门缝中塞进去了。

看官，你道许季芳起初何等高兴，还只怕贿赂难通；如今明白出了题目，正好做文字了，为何全不料理，反到乡下去游荡起来？要晓得季芳此行，正为要做情种。他的家事，连田产屋业，算来不及千金。听得人说，尤侍襄要五百金聘礼，喜之不胜道：“便尽我家私，换得此人过来消受几年，就饿死了也情愿。”竟将住房典了二百金，其余三百金要出在田产上面，所以如飞赶到乡下去卖田。恐怕同窗朋友写书来约他做文字，故此贴字在门上，回覆社友，并非拒绝瑞郎。忽一日得了田价回来，兴匆匆要央人做事，不想开开大门，一脚踏着两件东西，

拾起一看，原来就是那些表记。当初塞与人，人也不知觉；如今塞还他，他也不知觉，这是造物簸弄英雄的个小小伎俩。季芳见了，吓得通身汗下，又不知是他父亲看见，送来羞辱他的；又不知是有了售主，退来回覆他的，哪一处不疑到？把汗巾捏一捏，里面还有些东西，解开却是一封书札。拆来细看，上写道：

窃闻有初者鲜终，进锐者退速。始以为岂其然？而今知真不谬也。妃宫瞥遇，委曲相随；持危扶颠，备示悯恤。

归而振衣拂袂，复见明珠暗投，以为何物才人，情痴乃尔；因矢分桃以报，谬思断袖之欢，讵意后宠未承，前鱼早弃。

我方织苏锦为献，君乃署翟门以辞。曩如魑魍逐影，不知何所见而来？今忽鼠窜抱头，试问何所闻而去？君既有文送穷鬼，我宁无剑斩情魔？纨扇不载仁风，鲛绡枉沾泪迹。

谨将归赵，无用避秦。

季芳看了，大骇道：“原来他寄书与我，见门上这几行瘠字，疑我拒绝他，故此也写书来拒绝我。这样屈天屈地的事教我哪里去伸冤？”到了次日，顾不得怪与不怪，肯与不肯，只得央人去做。尤侍寰见他照数送聘，一厘不少，可见是个志诚君子，就满口应承，约他儿子病好，即便过门。就将送来的聘金，还了债负，举了二丧，余下的藏为养老送终之费。这才合着古语一句道：有子万事足。

且说尤瑞郎听见受了许家之聘，不消吃药，病都好了。只道是绝交书一激之力，还不知他出于本心。季芳选下吉日，领了瑞郎过门，这一夜的洞房花烛，比当日娶亲的光景大不相同。

有《撒帐词》三首为证：

其一

银烛烧来满画堂，新人羞涩背新郎。  
新郎不用相扳扯，便不回头也不妨。

其二

花下庭前巧合欢，穿成一串倚阑干。  
缘何今夜天边月，不许情人对面看？

其三

轻摩软玉嗅温香，不似游蜂掠蕊狂。  
何事新郎偏识苦，十年前是一新娘。

季芳、瑞郎成亲之后，真是如鱼得水，似漆投胶，说不尽绸缪之意。瑞郎天性极孝，不时要回去看父亲。季芳一来舍不得相离，二来怕他在街上露形，启人窥伺之衅，只得把侍寰接来同住，晨昏定省，待如亲父一般。侍寰只当又生一个儿子，喜出望外。只是六十以上之人，毕竟是风烛草霜，任你百般调养，到底留他不住，未及一年，竟过世了。季芳哀毁过情，如丧考妣，追荐已毕，尽礼殡葬。瑞郎因季芳变产聘他，已见多情之至；后来又见待他父亲如此，愈加感深入骨，不但愿靠终身，还且誓以死报。他初嫁季芳之时，才十四岁，腰下的人道，大如小指，季芳同睡之时，贴然无碍，竟像妇女一般。及至一年以后，忽然雄壮起来，看他欲火如焚，渐渐地禁止不住，又有五个多事的指头，在上面摩摩捏捏，少不得那生而知之、不

消传授的本事，自然要试出来。季芳怕他辛苦，时常替他代劳，只是每到竣事之后，定要长叹数声。瑞郎问他何故？季芳只是不讲。瑞郎道：“莫非嫌他有碍么？”季芳摇头道：“不是。”瑞郎道：“莫非怪他多事么？”季芳又摇头道：“不是。”瑞郎道：“这等，你为何长叹？”季芳被他盘问不过，只得以实情相告，指着他的此物道：“这件东西是我的对头，将来与你离散之根就伏于此，教我怎不睹物伤情？”瑞郎大惊道：“我两个生则同衾，死则共穴，你为何出此不祥之语，毕竟为什么缘故？”季芳道：“男子自十四岁起，至十六岁止，这三年之间，未曾出幼，无事分心。相处一个朋友，自然安心贴意，如夫妇一般。及至肾水一通，色心便起，就要想起妇人来了。一想到妇人身上，就要与男子为仇，书上道：‘妻子具而孝衰于亲’。有了妻子，连父母的孝心都衰了，何况朋友的交情？如今你的此物一日长似一日，我的缘分一日短似一日了。你的肾水一日多似一日，我的欢娱一日少似一日了。想到这个地步，教我如何不伤心？如何不叹气？”说完了，不觉放声大哭起来。瑞郎见他说得真切，也止不住泪下如雨。想了一会道：“你的话又讲差了，若是泛泛相处的人，后来娶了妻子，自然有个分散之日；我如今随你终身，一世不见女子，有什么色心起得？就是偶然兴动，又有个遣兴之法在此，何须虑他？”季芳道：“这又遣兴之法，就是将来败兴之端，你哪里晓得？”瑞郎道：“这又是什么缘故？”季芳道：“凡人老年的颜色，不如壮年，壮年的颜色，不如少年者，是什么缘故？要晓得肾水的消长，就关于颜色的盛衰。你如今为什么这等标致？只因元阳未泄，就如含苞的花蕊一般，根本上的精液总聚在此处，所以颜色甚艳，香味甚浓。及至一开之后，精液就有了去路，颜色一日淡似一日，香味一日减似一日，渐渐地干罄去了。你如今遣

兴遣出来的东西，不是什么无用之物，就是你皮里的光彩，面上的娇艳，底下去了一分，上面就少了一分。这也不关你事，是人生一定的道理，少不得有个壮老之日，难道只管少年不成？只是我爱你不过，无计留春，所以说到这个地步，也只得由他罢了。”瑞郎被他这些话说得毛骨悚然，自己思量道：“我如今这等见爱于他，不过为这几分颜色，万一把元阳泄去，颜色顿衰，渐渐地惹厌起来，就是我不丢他，他也要弃我了，如何使得？”就对季芳道：“我不晓得这件东西是这样不好的，既然如此，你且放心，我自各处。”过了几日，季芳清早出门去会考。瑞郎起来梳头，拿了镜子，到亮处仔细一照，不觉疑心起来道：“我这脸上的光景，果然比前不同了。前日是白里透出红来的，如今白到增了几分，那红的颜色却减去了。难道他那几句说话就这等应验，我那几点脓血就这等利害不成？他为我把田产卖尽，生计全无，我家若不亏他，父母俱无葬身之地，这样大恩一毫也未报，难道就是这样老了不成？”仔细踌躇一会，忽然发起狠来道：“总是这个孽根不好，不如断送了他，省得在此兴风起浪。做太监的人一般也过日子，如今世上有妻妾、没儿子的人尽多，譬如我娶了家小、不能生育也只看得，我如今为报恩绝后，父母也怪不得我。”就在箱里取出一把剃刀，磨得锋快，走去睡在春凳上，将一条索子一头系在梁上，一头缚了此物，高高挂起，一只手拿了剃刀，狠命一下，齐根去了，自己晕死在春凳上。因无人呼唤，再不得苏醒。

季芳从外边回来，连叫瑞郎不应，寻到春凳边，还只说他睡去，不敢惊醒，只见梁上挂了一个肉茄子，荡来荡去，捏住一看，才晓得是他的对头。季芳吓得魂不附体，又只见裤裆之内，鲜血还流，叫又叫不醒，推又推不动，只得把口去接气，一连送几口热气下肚，方才苏醒转来。季芳道：“我无意中

那几句话，不过是怜惜你的意思，你怎么就动起这个心来？”说完，捶胸顿足，哭个不了；又悔恨失言，将巴掌自己打嘴。瑞郎疼痛之极，说不出话，只做手势，教他不要如此。季芳连忙去延医赎药，替他疗治。却也古怪，别人剔破一个指头，也要害上几时；他就像有神助的一般，不上月余，就收了口，那疤痕又生得古古怪怪，就像妇人的牝户一般。他起先的容貌、体态分明是个妇人。所异者几希之间耳；如今连几希之间都是了，还有什么分辨？季芳就索性教他做妇人打扮起来，头上梳了云鬟，身上穿了女衫，只有一双金莲，不止三寸，也教他稍加束缚。瑞郎又有个藏拙之法，也不穿鞋袜，也不穿褶裤，做一双小小皂靴穿起来，俨然是戏台上一个女旦。又把瑞郎的“郎”字改做“娘”字，索性名实相称到底。从此门槛也不跨出，终日坐在绣房，性子又聪明，女工针指不学自会，每日爬起来，不是纺绩，就是刺绣，因季芳家无生计，要做个内助供给他读书。

那时节季芳的儿子在乳母家养大，也有三、四岁了，瑞娘道：“此时也好断乳，何不领回来自己抚养？每年也省几两供给。”季芳道：“说得是。”就去领了回来。瑞娘爱若亲生，自不必说。

季芳此时娇妻嫩子都在眼前，正好及时行乐，谁想天不由人，坐在家中，祸事从天而降。忽一日，有两个差人走进门来道：“许相公太爷有请。”季芳道：“请我做什么？”差人道：“通学的相公有一张公呈，出首相公，说你私置腐刑，擅立内监，图谋不轨，太爷当堂准了，差我来拘；还有一个被害叫做尤瑞郎，也在你身上要。”季芳道：“这等借牌票看一看。”差人道：“牌票在我身上。”就伸出一只血红的手臂来。上写道：立拿叛犯许葳、阉童尤瑞郎赴审。

原来太守看了呈词，诧异之极，故此不出票，不出签，标手来拿，以示怒极之意。你道此事从何而起？只因众人当初要聘尤瑞郎，后来暂且停止，原是熬他父亲跌价的。谁想季芳拚了这主大钞，竟去聘了回来，至美为他所得，哪个不怀妒忌之心？起先还说虽不能够独享，待季芳尝新之后，大家也普同供养一番，略止垂涎之意。谁想季芳把他藏在家中，一步也不放出去，天下之宝，不与天下共之，所以就动了公愤。虽然动了公愤，也还无隙可乘。若季芳不对人道痛哭，瑞郎也不下这个毒手；瑞郎不下这个毒手，季芳也没有这场横祸。所以古语道：“无故而哭者不祥。”又道：“运退遇着有情人。”一毫也不错。众人正在观衅之际，忽然听得这件新闻，大家哄然起来道：“难道小尤就有这等痴情？老许就有这等奇福？偏要割断他那种痴情，享不成这段奇福。”故此写公呈出首起来。做头的就是尤瑞郎的紧邻、把瑞郎放在荷包里、不许别个剪络的那位朋友。

当时季芳看了 臂，进去对瑞郎说了。瑞娘惊得神魂俱丧，还要求差人延捱一日，好钻条门路，然后赴审。那差人知道官府盛怒之下，不可迟延，即刻就拘到府前，伺候升堂，竟带过去。太守把棋子一拍道：“你是何等之人，把良家子弟阉割做了太监？一定是要谋反了！”季芳道：“生员与尤瑞郎相处是真，但阉割之事，生员全不知道，是他自己做的。”太守道：“他为什么自己就阉割起来？”季芳道：“这个缘故生员不知道，就知道也不便自讲，求太宗师审他自己就是。”太守就叫瑞郎上去，问道：“你这阉割之事，是他动手的，是你自己动手的？”瑞郎道：“自己动手的。”太守道：“你为什么自己阉割起来？”瑞郎道：“小的父亲年老，债负甚多，二母的棺柩暴露未葬，亏许秀才捐出重资，助我做了许多大事；后来父

亲养老送终，总亏他一人独任。小的感他大恩，无以为报，所以情愿阉割了，服事他终身的。”太守大怒道：“岂有此理！你要报恩，哪一处报不得，做起这样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为无耻私情，把人道废去？岂不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么？我且先打你个不孝！”就丢下四根签来，皂隶拖下去，正要替他扯裤，忽然有上千人拥上堂来，喧嚷不住。福建的土音，官府听不出，太守只说审屈了事，众人鼓噪起来，吓得张惶失措。你道是什么缘故？只因尤瑞郎的美豚，是人人羡慕的，这一日看审的人，将有数千，一半是学中朋友，听见要打尤瑞郎，大家挨挤上去，争看美豚。

皂隶见是学中秀才，不好阻碍，所以直拥上堂，把太守吓得张惶失措。太守细问书吏，方才晓得这个情由。皂隶待众人止了喧哗，立定身子，方才把瑞郎的裤子扯开，果然露出一件至宝。

只见：

嫩如新藕，媚若娇花。光腻无滓，好像剥去壳的鸡蛋；温柔有缝，又像趁出甑的寿桃。就是吹一口，弹半下，尚且要皮破血流；莫道受屈棒，忍官刑，熬得不珠残玉碎。皂隶也喜南风，纵使硬起心肠，只怕也下不得那双毒手；清官也好门子，虽一时怒翻面孔，看见了也难禁一点婆心。

太守看见这样粉嫩的肌肤，料想吃不得棒起。欲待饶了，又因看的人多，不好意思。皂隶拿了竹板，只管沿沿摸摸，再不忍打下去。挨了一会，不见官府说饶，只得擎起竹板。

方才吆喝一声，只见季芳拚命跑上去，伏在瑞郎身上道：“这都是生员害他，情愿替打。”起先众人在旁边赏鉴之时，

个个都道：“便宜了老许。”那种醋意，还是暗中摸索。此时见他伏将上去，分明是当面骄人了，怎禁得众人不发极起来？就一齐鼓掌哗噪道：“公堂上不是干龙阳的所在，这种光景看不得！”太守正在怒极之时，又见众人哗噪，就立起身来道：“你在本府面前尚且如此，则平日无耻可知。我少不得要申文学道，革你的前程，就先打后革也无碍！”说完，连签连筒推下来，皂隶把瑞郎放起，拽倒季芳，取头号竹板，恨命地砍。瑞郎跪在旁边乱喊，又当嗑头，又当撞头，季芳打一下，他撞一下，打到三十板上，季芳的腿也烂了，瑞郎的头也碎了，太守才叫放起，一齐押出去讨保。众人见打了季芳，又革去前程，大家才消了醋块，欢然散了。太守移文申黜之后，也便从轻发落，不曾问那阉割良民的罪。

季芳打了回来，气成一病，恹恹不起，瑞郎焚香告天，割股相救，也只是医他不转。还怕季芳为他受辱亡身，临终要埋怨，谁想易箴之际，反捏住瑞郎的手道：“我累你失身绝后，死有余辜。你千万不要怨怅。还有两件事叮嘱你，你须要牢记在心。”瑞郎道：“哪两桩事？”季芳道：“众人一来为爱你，二来为妒我，所以构此大难。我死之后，他们个个要起不良之心，你须要远避他方，藏身敛迹，替我守节终身，这是第一桩事；我读了半世的书，不能发达，只生一子，又不曾教得成人，烦你替我用心训诲，若得成名，我在九泉也瞑目，这是第二桩事。”说完，眼泪也没有，干哭了一场，竟奄然长逝了。

瑞郎哭得眼中流血，心内成灰，欲待以身殉葬，又念四岁孤儿无人抚养，只得收了眼泪，备办棺衾。自从死别之日，就发誓吃了长斋，七七替他看经念佛。殡葬之后，就寻去路，思量十六、七岁的人，带着个四岁孩子，还是认做儿子的好，认做兄弟的好？况且作孽的男子处处都有，这里尚南风，焉知别

处不尚南风？万一到了一个去处，又招灾惹祸起来，怎么了得？毕竟要装做女子，才不出头露面，可以完节终身。只是做了女子，又有两桩不便，一来路上不便行走，二来到了地方，难做生意。踌躇几日，忽然想起有个舅舅，叫做王肖江，没儿没女，止得一身，不如教他引领，一来路上有伴，二来到了地头，好寻生计。算计定了，就请王肖江来商量。肖江听见，喜之不胜道：“漳州原是我祖籍，不如搬到漳州去。你只说丈夫死了，不愿改嫁，这个儿子，是前母生的，一同随了舅公过活。这等讲来，任他南风北风，都吹你不动了。”瑞郎道：“这个算计真是万全。”就依当初把“郎”字改做“娘”字，便于称呼。

起先季芳病重之时，将余剩的产业卖了二百余金，此时除丧事费用之外，还剩一半，就连夜搬到漳州，赁房住下。肖江开了一个鞋铺，瑞娘在里面做，肖江有外面卖，生意甚行，尽可度日。孤儿渐渐长成，就拣了明师，送他上学，取名叫做许承先。承先的资质不叫做颖异，也不叫做愚蒙，是个可士可农之器。只有一件像种，那眉眼态度，宛然是个许季芳。头发也黑得可爱，肌肤也白得可爱。到了十二、三岁，渐渐地惹事起来。同窗学生大似他的，个个买果子送与他吃。他又做陆绩怀橘的故事，带回来孝顺母亲。瑞娘思量道：“这又不是好事了。

我当初只为这几分颜色，害得别人家破人亡，弄得自己东逃西窜，自己经过这番孽障，怎好不惩戒后人？”就吩咐承先道：“那送果子你吃的人，都是要骗你的，你不可认做好意。以后但有人讨你便宜，你就要禀先生，切不可被他捉弄。”承先道：“晓得。”不多几日，果然有个学长挖他窟窿，他禀了先生，先生将学长责了几板。回来告诉瑞娘，瑞娘甚是欢喜。不想过了几时，先生又瞒了众学生，买许多果子放在案头，每待承先背书之际，张得众人不见，暗暗地塞到承先袖里来。承

先只说先生决无歹意，也带回来孝顺母亲。瑞郎大骇道：“连先生都不轨起来，这还了得？”就托故辞了，另拣个须鬓皓然的先生送他去读。

又过几时，承先十四岁，恰好是瑞娘当初受聘之年，不想也有花星照命。一日新知县拜客，从门首经过，仪从执事，摆得十分齐整。承先在店堂里看，那知县是个青年进士，坐在轿上一眼觑着承先，抬过四五家门面，还掉过头来细看。王肖江对承先道：“贵人抬眼看，便是福星临，你明日必有好处。”不上一刻，知县拜客转来，又从门首经过，对手下人道：“把那个穿白的孩子拿来。”只见两三个巡风皂隶如狼似虎赶进店来，把承先一索锁住，承先惊得号啕痛哭。瑞娘走出来，问什么缘故？那皂隶不由分说，把承先乱拖乱扯，带到县中去了。王肖江道：“往常新官上任，最忌穿白的人，想是见他犯了忌讳，故此拿去惩治了。”瑞娘顾不得抛头露面，只得同了肖江赶到县前去看。

原来是县官初任，要用门子，见承先生得标致，自己相中了，故此拿他来递认状的。瑞娘走到之时，承先已经押出讨保，立刻要取认状。瑞娘走到家中，抱了承先痛哭道：“我受你父亲临终之托，指望教你读书成名，以承先人之志；谁想皇天不佑，使你做下贱之人，我不忍见你如此。待我先死了，你后进衙门，还好见你父亲于地下。”说完，只要撞死。肖江劝了一番，又扯到里面，商议了一会，瑞娘方才住哭。当晚就递了认状。第二日就教承先换了青衣，进去服役。知县见他人物又俊俏，性子又伶俐，甚是得宠。

却说瑞娘与肖江预先定下计较，写了一舱海船，将行李衣服渐渐搬运下去。到那一日，半夜起来，与承先三人一同逃走下船，曳起风帆，顷刻千里，不上数日，飘到广东广州府。将

行李搬移上岸，赁房住下，依旧开个鞋铺。瑞娘这番教子，不比前番，日间教他从师会友，夜间要他刺股悬梁，若有一毫怠情，不是打，就是骂，竟像肚里生出来的一般。承先也肯向上，读了几年，文理大进。屡次赴考，府县俱取前列；但遇道试，就被攻冒籍的攻了出来。直到二十三岁，宗师收散遗才，承先混进去考，幸取通场第一，当年入场，就中了举。回来拜谢瑞娘，瑞娘不胜欢喜。

却说承先丧父之时，才得四岁，吃饭不知饥饱，哪里晓得家中之事？自他说乳母家回来，瑞娘就做妇人打扮，直到如今。

承先只说当真是个继母，哪里去辨雌雄？瑞娘就要与他说知，也讲不出口。所以鹁鹁突突过了二十三年。直到进京会试，与福建一个举人同寓，承先说原籍也是福建，两下认起同乡来。那举人将他齿录一翻，看见父许葳，嫡母石氏，继母尤氏，就大惊道：“原来许季芳就是令先尊？既然如此，令先尊当初不好女色，止娶得一位石夫人，何曾再娶什么尤氏？”承先道：“这个家母如今现在。”那举人想了一会，大笑道：“莫非就是尤瑞郎么？这等他是个男人，你怎么把他刻作继母？”承先不解其故，那举人就把始末根由，细细地讲了一遍，承先才晓得这段稀奇的故事。后来承先几科不中，选了知县。做过三年，升了部属。

把瑞娘待如亲母，封为诰命夫人，终身只当不知，不敢提起所闻一字。就是死后，还与季芳合葬，题曰“尤氏夫人之墓”，这也是为亲者讳的意思。

看官，你听我道：“这许季芳是好南风的第一个情种，尤瑞郎是做龙阳的第一个节妇，论理就该流芳百世了。如今的人，看到这回小说，个个都掩口而笑，就像鄙薄他的一般。这是什么缘故？只因这桩事不是天造地设的道理，是那走斜路的古人

穿凿出来的，所以做到极至的所在，也无当于人伦。我劝世间的人，断了这条斜路不要走，留些精神施于有用之地，为朝廷添些户口，为祖宗绵绵嗣续，岂不有益！为什么把金汁一般的東西，流到那污秽所在去？有诗为证：阳精到处便成孩，南北虽分总受胎。

莫道龙阳不生子，蛆虫尽自后庭来。

【评】

若使世上的龙阳个个都像尤瑞郎守节，这南风也该好；若使世上的朋友个个都像许季芳多情，这小官也该做。只怕世上没有第二个尤、许，白白地损了精神，坏了行止，所以甚觉可惜。

## 第七回

### 人宿妓穷鬼诉嫖冤

词云：

访遍青楼窃窕，散尽黄金买笑。

金尽笑声无，变作吠声如豹。

承教承教，以后不来轻造。

这首词名为《如梦令》，乃说世上青楼女子，薄幸者多，从古及今，做郑元和、于叔夜的不计其数，再不见有第二个穆素徽、第三个李亚仙。做嫖客的人，须趁莲花未落之时，及早收拾锣鼓，休待错梦做了真梦，后来不好收场。世间多少富家子弟，看了这两本风流戏文，都只道妓妇之中一般有多情女子，只因嫖客不以志诚感动她，所以不肯把真情相报，故此尽心竭力，倾家荡产，去结识青楼，也要想做《绣襦记》、《西楼梦》的故事。谁想个个都有开场无煞尾，做不上半本，又有第二个郑元和、于叔夜上台，这李亚仙、穆素徽与他重新做起，再不肯与一个正生搬演到头，不知什么缘故？万历年间，南京院子里有个名妓，姓金名茎，小字就叫做茎娘。容貌之娇艳，态度之娉婷，自不必说，又会写竹画兰，往来的都是青云贵客。有个某公子在南京坐监，费了二、三千金结识她，一心要娶她作妾，只因父亲在南京做官，恐生物议，故此权且消停。自从相与之后，每月出五十两银子包她，不论自己同宿不同宿，总是

一样。日间容她会客，夜间不许她留人。后来父亲转了北京要职，把儿子改做北监，带了随任读书。某公子临行，又兑六百两银子与她为一年薪水之费，约待第二年出京，娶她回去。荃娘办酒做戏，替他饯行，某公子就点一本《绣襦记》。荃娘道：“启行是好事，为何做这样不吉利的戏文？”某公子道：“只要你肯做李亚仙，我就为你打莲花落也无怨。”当夜枕边哭别，吩咐她道：“我去之后，若听见你留一次客，我以后就不来了。”荃娘道：“你与我相处了几年，难道还信我不过？若是欲心重的人，或者熬不过寂寞，要做这桩事；若是没得穿、没得吃的人，或者饥寒不过，没奈何要做这桩事。你晓得我欲心原是淡薄的，如今又有这主银子安家，料想不会饿死，为什么还想接起客来？”某公子一向与她同宿，每到交媾之际，看她不以为乐，反以为苦，所以再不疑她有二心。此时听见这两句话，自然彻底相信了。分别之后，又曾央几次心腹之人，到南京装做嫖客，走来试她。她坚辞不纳，一发验出她的真心。

未及一年，就辞了父亲，只说回家省母，竟到南京娶她。不想走到之时，荃娘已死过一七了。问是什么病死的？鸩儿道：“自从你去之后，终日思念你，茶不思，饭不想，一日重似一日。临死之时，写下一封血书，说了几句伤心话，就没有了。”某公子讨书一看，果然是血写的，上面的话叙得十分哀切，煞尾那几句云：

生为君侧之人，死作君旁之鬼。

乞收贱骨，携入贵乡。

他日得践同穴之盟，吾目瞑矣。

老母弱妹，幸稍怜之。

某公子看了，号啕痛哭，几不欲生。就换了孝服，竟与内丧一般。追荐已毕，将棺木停在江口，好装回去合葬，刻个“副室金氏”的牌位供在柩前，自己先回去寻地。临行又厚赠鸨母道：“女儿虽不是你亲生，但她为我而亡，也该把你当至亲看待。你第二个女儿姿色虽然有限，她书中既托我照管，我转来时节少不得也要培植一番，做个屋乌之爱。总来你一家人的终身，都在我身上就是了。”鸨母哭谢而别。

却说某公子风流之兴虽然极高，只是本领不济，每与妇人交感，不是望门流涕，就是遇敌倒戈，自有生以来，不曾得一次颠鸾倒凤之乐。相处的名妓虽多，考校之期都是草草完篇，不交白卷而已。所以到处便买春方，逢人就问房术，再不见有奇验的。一日坐在家中，有个术士上门来拜谒，取出一封荐书，原来是父亲的门生，晓得他要学房中之术，特地送来传授他的。某公子如饥得食，就把他留在书房，朝夕讲究。那术士有三种奇方，都可以立刻见效。第一种叫做坎离既济丹，一夜只敌一女，药力耐得二更；第二种叫做重阴丧气丹，一夜可敌二女，药力耐得三更；第三种叫做群姬夺命丹，一夜可敌数女，药力竟可以通宵达旦。某公子当夜就传了第一种，回去与乃正一试，果然欢美异常。次日又传第二种，回去与阿妾一试，更觉得矫健无比。

术士初到之时，从午后坐到点灯，一杯茶场也不见，到了第二、三日，那茶酒饮食渐渐地丰盛起来，就晓得是药方的效验了。及至某公子要传末后一种，术士就有作难之色。某公子只说他要索重谢，取出几个元宝送他，术士道：“不是在下有所需索，只因那种房术不但微损于己，亦且大害于人，须是遇着极淫之妇，屡战不降，万不得已，用此为退兵之计则可，平常的女子动也是动不得的。就是遇了劲敌，也只好偶尔一试；

若一连用上两遭，随你铁打的妇人，不死也要生一场大病。在下前日在南京偶然连用两番，断送了一个名妓。如今怕损阴德，所以不敢传授别人。”某公子道：“那妓妇叫什么名字，可还记得么？”术士道：“姓金名茎，小字叫做茎娘，还不曾死得百日。”某公子大惊失色，呆了半晌，又问道：“闻得那妇人近来不接客，怎么独肯留兄？”术士道：“她与个什么贵人有约，外面虽说不接客，要掩饰贵人的耳目，其实暗中有个牵头，夜夜领人去睡的。”某公子听了，就像发疟疾地一般，身上寒一阵，热一阵。

又问道：“这个妇人，有几个敝友也曾嫖过，都说她的色心是极淡薄的。兄方才讲那种房术，遇了极淫之妇方才可用，她又不是个劲敌，为什么下那样毒手摆布她？”术士道：“在下阅人多矣，妇人淫者虽多，不曾见这一个竟是通宵不倦的，或者去嫖她的贵友本领不济，不能饱其贪心，故此假装恬退耳。她也曾对在下说过，半三不四的男子惹得人渴，救不得人饥，倒不如藏拙些的好。”某公子听到此处，九分信了，还有一分疑惑，只道他是赖风月的谎话，又细细盘问那妇人下身黑白何如，内里蕴藉何如？术士逐件讲来，一毫也不错。又说小肚之下、牝户之上有个小小香疤，恰好是某公子与她结盟之夜，一齐炙来做记认的。见他说着心窍，一发毛骨悚然，就别了术士，进去思量道：“这个淫妇吃我的饭，穿我的衣，夜夜搂了别人睡，也可谓负心之极了。倒临终时节又不知哪里弄些猪血狗血，写一封遗嘱下来，教我料理她的后事。难道被别人弄死，教我偿命不成？又亏得被人弄死，万一不死，我此时一定娶回来了。天下第一个淫妇，嫁着天下第一个本领不济之人，怎保得不走邪路、做起不尴不尬的事来？我这个龟名万世也洗不去了。这个术士竟是我的恩人，不但亏他弄死，又亏他无心中肯讲出来。

他若不讲，我哪里晓得这些缘故？自然要把她骨殖装了回来。百年之后，与我合葬一处，分明是生前不曾做得乌龟，死后来补数了，如何了得！”当晚寻出那封血书，瞒了妻妾，一边骂，一边烧了。

次日就差人往南京，毁去“副室金氏”的牌位，吩咐家人，踏着妈儿的门槛，狠骂一顿了回来。从此以后，刻了一篇《戒嫖文》，逢人就送。不但自己不嫖，看见别人迷恋青楼，就下苦口极谏。这叫做：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

这一桩事，是富家子弟的呆处了。后来有个才士，做一回《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小说。又有个才士，将来编做戏文。那些挑葱卖菜的看了，都想做起风流事来。每日要省一双草鞋钱，每夜要做一个花魁梦。攒积几时，定要到妇人家走走，谁想卖油郎不曾做得，个个都做一出贾志诚了回来。当面不叫有情郎，背后还骂叫化子，那些血汗钱岂不费得可惜！崇祯末年，扬州有个妓妇，叫做雪娘。生得态似轻云，腰同细柳，虽不是朵无赛琼花的，钗关上的姊妹，也要数她第一。

她从幼娇痴惯了，自己不会梳头，每日起来，洗过了面，就教妈儿替梳；妈儿若还不得闲，就蓬上一两日，只将就掠掠，做个懒梳妆而已。

小东门外有个篦头的待诏，叫做王四。年纪不上三十岁，生得伶俐异常，面貌也将就看得过。篦头篦得轻，取耳取得出，按摩又按得好，姊妹人家的生活，只有他做得多。因在坡子上看见做一本《占花魁》的新戏，就忽然动起风流兴来，心上思量道：“敲油梆的人尚且做得情种，何况温柔乡里、脂粉丛中摩疼擦痒这待诏乎？”一日走到雪娘家里，见她蓬头坐在房中，就问道：“雪姑娘要篦头么？”雪娘道：“头倒要篦，只是舍不得钱，自己篦篦罢。”王四道：“哪个想趁你们的钱，只要

在客人面前作养作养就够了。”一面说，一面解出家伙，就替她篦了一次。

篦完，把头发递与她道：“完了，请梳起来。”雪娘道：“我自己不会动手，往常都是妈妈替梳的。”王四道：“梳头什么难事，定要等妈妈，待我替你梳起来罢。”雪娘道：“只怕你不会。”王四原是聪明的人，又常在妇人家走动，看见梳惯的，有什么不会？就替她精精致致梳了一个牡丹头。雪娘拿两面镜子前后一照，就笑起来道：“好手段，倒不晓得你这等聪明。既然如此，何不常来替我梳梳，一总算银子还你就是。”王四正要借此为进身之阶，就一连应了几个“使得”。雪娘叫妈儿与他当面说过，每日连梳连篦，算银一分，月尾支销，月初另起。王四以为得计，日日不等开门就来伺候。每到梳头完了，雪娘不教修养，他定要捶捶捻捻，好摩弄她的香肌。一日夏天，雪娘不曾穿裤，王四对面替她修养，一个陈搏大睡，做得她人事不知。及至醒转来，不想按摩待诏做了针炙郎中，百发百中的雷火针已针着受病之处了。雪娘正在麻木之时，又得此欢娱相继，香魂去而未来，星眼开而复闭，唇中齿外唧唧啾啾，有呼死不辍而已。从此以后，每日梳完了头，定要修一次养，不但浑身捏高，连内里都要修到。雪娘要他用心梳头，比待嫖客更加亲热。

一日问他道：“你这等会趁钱，为什么不娶房家小，做份人家？”王四道：“正要如此，只是没有好的。我有一句话，几次要和你商量，只怕你未必情愿，故此不敢启齿。”雪娘道：“你莫非要做卖油郎么？”王四道：“然也。”雪娘道：“我一向见你有情，也要嫁你，只是妈妈要银子多，你哪里出得起？”王四道：“她就要多，也不过是一、二百两罢了。要我一主兑出来便难，若肯容我陆续交还，我拚几年生意不着，怕

挣不出这些银子来？”雪娘道：“这等极好。”就把他的意思对妈儿说了。妈儿乐极，怕说多了，吓退了他，只要一百二十两，随他五两一交，十两一交，零碎收了，一总结算。只是要等交完之日，方许从良；若欠一两不完，还在本家接客。王四一一依从，当日就交三十两。

那妈儿是会写字的，王四买个经折教她写了，藏在草纸袋中。

从此以后，搬在她家同住，每日算饭钱还她，聚得五两、十两，就交与妈儿上了经折。因雪娘是自己妻子，梳头篦头钱一概不算，每日要服事两三个时辰，才能出门做生意。雪娘无客之时，要扯他同宿，他怕妈儿要算嫖钱，除了收帐，宁可教妻子守空房，自己把指头替代。每日只等梳头之时，张得妈儿不见，偷做几遭铁匠而已。王四要讨妈儿的好，不但篦头修养分内之事，不敢辞劳，就是日间煮饭，夜里烧汤，乌龟忙不来的事务，也都肯越俎代庖。地方上的恶少就替他改了称呼，叫做“王半八”，笑他只当做了半个王八，又合着第四的排行，可谓极尖极巧。王四也不以为惭，见人叫他，他就答应，只要弄得粉头到手，莫说半八，就是全八也情愿充当。

准准忙了四五年，方才交得完那些数目。就对妈儿道：“如今是了，求你写张婚书，把令爱交卸与我，待我赁间房子，好娶她过门。”妈儿只当不知，故意问道：“什么东西是了？要娶哪一位过门？女家姓什么？几时做亲？待我好来恭贺。”王四道：“又来取笑了，你的令爱许我从良，当初说过一百二十两财礼，我如今付完了，该把令爱还我去，怎么假糊涂倒问起我来？”妈儿道：“好胡说！你与我女儿相处了三年，这两两银子还不够算嫖钱，怎么连人都要讨了去？好不欺心！”王四气得目定口呆，回她道：“我虽在你家住了几年，夜夜是孤

眠独宿，你女儿的皮肉我不曾沾一沾，怎么假这个名色，赖起我的银子来？”王四只道雪娘有意到他，日间做的勾当都是瞒着妈儿的，故此把这句话来抵对，哪晓得古语二句，正合着他二人：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

雪娘不但替妈儿做干证，竟翻转面孔做起被害来。就对王四道：“你自从来替我梳头，哪一日不歪缠几次？怎么说没有相干？一日只算一钱，一年也该三十六两。四、五年合算起来，不要你找帐就够了，你还要讨什么人？我若肯从良，怕没有王孙公子，要跟你做个待诏夫人？”王四听了这些话，就像几十桶井花凉水从头上浇下来地一般，浑身激得冰冷，有话也说不出。晓得这主银子是私下退不出来的了，就赶到江都县去击鼓。

江都县出了火签，拿妈儿与雪娘和他对审。两边所说的话与私下争论的一般，一字也不增减。知县问王四道：“从良之事，当初是哪个媒人替你说合的？”王四道：“是她与小的当面做的，不曾用媒人说合。”知县道：“这等那银子是何人过付的？”王四道：“也是小的亲手交的，没有别人过付。”知县道：“亲事又没有媒人，银子又没有过付，教我怎么样审？这等她收你银子，可有什么凭据么？”王四连忙应道：“有她亲笔收帐。”知县道：“这等就好了，快取上来。”王四伸手到草纸袋中，翻来覆去，寻了半日，莫说经折没有，连草纸也摸不出半张。知县道：“既有收帐，为什么不取上来？”王四道：“一向是藏在袋中的，如今不知哪里去了？”知县大怒，说他既无媒证，又无票约，明系无赖棍徒要霸占娼家女子，就丢下签来，重打三十。又道他无端击鼓，惊扰听闻，枷号了十日才放。

看官，你道他的经折哪里去了？原来妈儿收足了银子，怕他开口要人，预先吩咐雪娘，与他做事之时，一面搂抱着他，

一面向草纸袋摸出去了。如今哪里取得出？王四前前后后共做了六七十年生意，方才挣得这主血财；又当四五年半八，白白替她梳了一千几百个牡丹头，如今银子被她赖去，还受了许多屈刑，教他怎么恨得过？就去央个才子，做一张四六冤单，把黄绢写了，缝在背上，一边做生意，一边诉冤，要人替他讲公道。哪里晓得那个才子又是有些作孽的，欺他不识字，那冤单里面句句说鸩儿之恶，却又句句笑他自己之呆。冤单云：

诉冤人王四，诉为半八之冤未洗，百二之本被吞。请观书背之文，以救刳肠之祸事。念身向居蔡地，今徙扬州，执贱业以谋生，事贵人而糊口。蹇遭孽障，勾引痴魂。日日唤梳头，朝朝催挽髻。以彼青丝发，系我绿毛身。按摩则内外兼修，唤不醒陈搏之睡；盥沐则发容兼理，忙不了张敞之工。缠头锦日进千缗，请问系何人执梃；洗儿钱岁留十万，不知亏若个烧汤。原不思破彼之慳，只妄想酬吾所欲。从良密议，订于四五年之前；聘美重资，浮于百二十之外。正欲请期践约，忽然负义寒盟。两妇舌长，雀角鼠牙易竞；一人智短，鲢清鲤浊难分。搂吾背而探吾囊，乐处谁防窃盗；笞我豚而枷我颈，苦中方悔疏虞。奇冤未雪于厅阶，隐恨求伸于道路。伏乞贵官长者，义士仁人，各赐乡评，以补国法。或断雪娘归己，使名实相符，半八增为全八；或追原价还身，使排行复旧，四双减作两双。若是则鸩羽不致高张，而龟头亦可永缩矣。为此泣诉。

妈儿自从审了官司出去，将王四的铺盖与篋头家伙尽丢出来，不容在家宿歇，王四只得另租房屋居住，终日背了这张冤黄，在街上走来走去，不识字的只晓得他吃了纷纷的亏，在此伸诉，心上还有几分怜悯；读书识字的人看了冤单，个个掩口而笑不发半点慈悲，只喝采冤单做得好，不说那代笔之人取笑

他的缘故。王四背了许久，不见人有一些公道，心上思量：“难道罢了不成？纵使银子退不来，也教她吃我些亏，受我些气，方才晓得穷人的银子不是好骗的！”就生个法子，终日带了篋头家伙，背着冤单，不往别处做生意，单单立在雪娘门口，替人篋头。见有客人要进去嫖她，就扯住客人，跪在门前控诉。那些嫖客见说雪娘这等无情，结识她也没用，况且篋头的人都可以嫖得，其声价不问可知。有几个跨进门槛的，依旧走了出去。妈儿与雪娘打又打他不怕，赶又赶他不走，被他截住咽喉之路，弄得生计索然。

忽一日王四病倒在家，雪娘门前无人吵闹，有个解粮的运官进来嫖她。两个睡到二更，雪娘睡熟，运官要小解，坐起身来取夜壶。那灯是不曾吹灭的，忽见一个穿青的汉子跪在床前，不住地称冤叫枉。运官大惊道：“你有什么屈情，半夜三更走来告诉？快快讲来，待我帮你伸冤就是。”那汉子口里不说，只把身子掉转，依旧跪下，背脊朝了运官，待他好看冤帖。谁想这个运官是不大识字的，对那汉子道：“我不曾读过书，不晓得这上面的情节，你还是口讲罢。”那汉子掉转身来，正要开口，不想雪娘睡醒，咳嗽一声，那汉子忽然不见了。运官只道是鬼，十分害怕，就问雪娘道：“你这房中为何有鬼诉冤？想是你家曾谋死什么客人么？”雪娘道：“并无此事。”运官道：“我方才起来取夜壶，明明有个穿青的汉子，背了冤单，跪在床前告诉。见你咳嗽一声，就不见了，岂不是鬼？若不是你家谋杀，为什么在此出现？”雪娘口中只推没有，肚里思量道：“或者是那个穷鬼害病死了，冤魂不散，又来缠扰也不可。”心上又喜又怕，喜则喜阳间绝了祸根，怕则怕阴间又要告状。

运官疑了一夜，次日起来，密访邻舍。邻舍道：“客人虽

不曾谋死，骗人一项银子是真。”就把王四在他家苦了五六年挣的银子，白白被她骗去，告到官司，反受许多屈刑，后来背了冤单，逢人告诉的话，说了一遍。运官道：“这等，那姓王的死了不曾？”邻舍道：“闻得他病在寓处好几日了，死不死却不知道。”运官就寻到他寓处，又问他邻舍说：“王四死了不曾？”邻舍道：“病虽沉重，还不曾死，终日发狂发躁，在床上乱喊乱叫道：‘这几日不去诉冤，便宜了那个淫妇。’说来说去，只是这两句话，我们被他聒噪不过。只见昨夜有一、二更天不见响动，我们只说他死了。及至半夜后又忽然喊叫起来道：‘贱淫妇，你与客人睡得好，一般也被我搅扰一场。’这两句话，又一连说了几十遍，不知什么缘故？”运官惊诧不已，就教邻舍领到床前，把王四仔细一看，与夜间的面貌一些不差。就问道：“老王，你认得我么？”王四道：“我与老客并无相识，只是昨夜一更之后，昏昏沉沉，似梦非梦，却像到那淫妇家里，有个客人与她同睡，我走去跪着诉冤，那客人的面貌却像与老客一般。这也是病中见鬼，当不得真，不知老客到此何干？”运官道：“你昨夜见的就是我。”把夜来的话对他说一遍，道：“这等看来，我昨夜所见的，也不是人，也不是鬼，竟是你的魂魄。我既然目击此事，如何不替你处个公平？我是解漕粮的运官，你明日扶病到我船上来，待我生个计较，追出这项银子还你就是。”王四道：“若得如此，感恩不尽。”运官当日依旧去嫖雪娘，绝口不提前事。只对妈儿道：“我这次进京盘费缺少，没有缠头赠你女儿。我船上耗米尚多，你可叫人来发几担去，把与女儿做脂粉钱。只是日间耳目不便，可到夜里着人来取。”妈儿千感万谢，果然到次日一更之后，教龟子挑了箩担，到船上巴了一担回去，再来发第二担，只见船头与水手把锣一敲，大家喊起来道：“有贼偷盗皇粮，地方

快来拿获！”惊得一河两岸，人人取棒，个个持枪，一齐赶上船来，把龟子一索捆住，连箩担交与夜巡。夜巡领了众人，到他家一搜，现搜出漕粮一担。运官道：“我船上空了半舱，约去一百二十余担都是你偷去了，如今藏在哪儿？快快招来！”妈儿明知是计，说不出教我来挑的话，只是跪下讨饶。运官喝令水手，把妈儿与龟子一齐捆了，吊在桅上，只留雪娘在家，待她好央人行事。

自己进舱去睡了，要待明日送官。

地方知事的去劝雪娘道：“他明明是扎火囤的意思，你难道不知？漕米是紧急军粮，官府也怕连累，何况平民？你家脏证都搜出来了，料想推不干净。他的题目都已出过，一百二十担漕米，一两一担，也该一百二十两。你不如去劝母亲，教她认赔了罢，省得经官动府，刑罚要受，监牢要坐，银子依旧要赔。”雪娘走上船来，把地方所劝的话对妈儿说了。妈儿道：“我也晓得，他既起这片歹心，料想不肯白过，不如认了晦气，只当王四那宗银子不曾骗得，拿来舍与他罢。”就央船头进舱去说，愿偿米价，求免送官。舱中允了，就教拿银子来交。妈儿是个奸诈的人，恐怕银子出得容易，又要别生事端，回道：“家中分文没有，先写一张票约，待天明了，挪借送来。”运官道：“朝廷的国课，只怕她不写，不怕她不还，只要写得明白。”妈儿就央地方写了一张票约，竟如供状一般，送与运官，方才放了。等到天明，妈儿取出一百二十两银子，只说各处借来的，交与运官。

谁想运官收了银子，不还票约，竟教水手开船。妈儿恐贻后患，雇只小船，一路跟着取讨，直随至高邮州，运官才教上船去，当面吩咐道：“我不还票约，正要你跟到途中，与你说个明白，这项银子不是我有心诈你的，要替你偿还一主冤债，

省得你到来世变驴变马还人。你们做娼妇的，哪一日不骗人，哪一刻不骗人？若都教你偿还，你也没有许多银子。只是那富家子弟，你骗他些也罢了，为什么把做手艺的穷人当做浪子一般耍骗？他伏事你五、六年，不得一毫赏赐，反把他银子赖了，又骗官府枷责他，你于心何忍？他活在寓中，病在床上，尚且愤恨不过，那魂魄现做人身，到你家缠扰；何况明日死了，不来报冤？我若明明劝你还他，就杀你剐你，你也决不肯取出。故此生这个法子，追出那主不义之财。如今原主现在我船上，我替你当面交还，省得你心上不甘，怪我冤民作贱。”就从后舱唤出来，一面把银子交还王四，一面把票约掷与妈儿。妈儿嗑头称谢而去。

王四感激不尽，又虑转去之时，终久要吃淫妇的亏，情愿服事恩人，求带入京师，别图生理。运官依允，带他随身而去，后来不知如何结果。

这段事情，是穷汉子喜风流的榜样。奉劝世间的嫖客及早回头，不可被戏文小说引偏了心，把血汗钱被她骗去，再没有第二个不识字的运官肯替人扶持公道了。

### 【评】

有人怪这回小说，把青楼女子忒煞骂得尽情，使天下人见了，没一个敢做嫖客，绝此辈衣食之门，也未免伤于阴德。我独曰不然：若果使天下人见了，没一个敢做嫖客，那些青楼女子没有事做，个个都去做良家之妇了。这种阴德更自无量。

## 第八回

## 鬼输钱活人还赌债

诗云：

世间何物最堪仇，赌胜场中几粒骰。  
能变素封为乞丐，惯教平地起戈矛。  
输家既入迷魂阵，赢处还吞钓命钩。  
安得人人陶土行，尽收博具付中流。

这首诗是见世人因赌博倾家者多，做来罪骰子的。骰子是无知之物，为什么罪它？不知这件东西虽是无知之物，却像个妖孽一般，你若不去惹它，它不过是几块枯骨，六面钻眼，极多不过三十六枚点数而已；你若被它一缠上了，这几块枯骨就是几条冤魂，六面钻眼就是六条铁索，三十六枚点数就是三十六个天罡，把人捆缚住了，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任有拔山举鼎之力，不到乌江，它决不肯放你。如今世上的人迷而不悟，只要将好好的人家央它去送。起先要赢别人的钱，不想到输了自家的本；后来要翻自家的本，不想又输与别人的钱。输家失利，赢家也未尝得利，不知弄它何干？说话的，你差了。世上的钱财定有着落，不在这边，就在那边，你说两边都不得，难道被鬼摄去了不成？看官，自古道：“鹬蚌相持，渔翁得利。”那两家赌到后来，你不肯歇，我不肯休，弄来弄去，少不得都归到头家手里。所以赌博场上，输的讨愁烦，赢的空欢喜，看

的陪工夫，刚刚只有头家得利。当初一人，有千金家事，只因好赌，弄得精穷。手头只剩得十两银子，还要拿去做孤注。偶从街上经过，见个道人卖仙方，是一口价，说十两就要十两，说五两就要五两，还少了就不肯卖。那方又是封着的，当面不许开，要拿回家去自己拆看。此人把他面前的方一一看过，看到一封，上面写着：赌钱不输方价银拾两。

此人大喜，思量道：“有了不输方去赌，要千两，就千两，要万两，就万两，何惜这十两价钱？”就尽腰间所有，买了此方。拿回去拆开一看，止得四个大字道：只是拈头。

此人大骇，说被他骗了，要走转去退。仔细想一想道：“话虽平常，却是个至理。我就依着他行，且看如何应验？”从此以后，遇见人赌，就去拈头。拈到后来，手头有了些钞，要自己下场，想到仙方的话，又熬住了。拈了三年头，熬了三年赌，家资不觉挣起一半，才晓得那道人不是卖的仙方，是卖的道理。这些道理人人晓得，人人不肯行。此人若不去十两银子买，怎肯奉为蓍蔡？就如世上教人读书，教人学好，总是教的道理。但是先生教学生就听，朋友劝朋友就不听，是什么缘故？先生去束修、朋友不去束修故也。

话休絮烦，照方才这等说来，拈头是极好的生意了。如今又有一人为拈头反拈去了一份人家，这又是什么缘故？听在下说来便知分晓。嘉靖初年，苏州有个百姓，叫做王小山。为人百伶百俐，真个是眉毛会说话，头发都空心的。祖上遗下几亩田地，数间住房，约有二、三百金家业。他的生性再不喜将本觅利，只要白手求财。自小在色盆行里走动，替头家分分筹，记记帐，拈些小头，一来学乖，二来糊口。到后来人头熟了，本事强了，渐渐地大弄起来。遇着好主儿，自己拿银子放头；遇着不尴尬的，先教付稍，后交筹码，只有得趁，没有得陪。

久而久之，名声大了，数百里内外好此道的，都来相投，竟做了个赌行经纪。他又典了一所花园居住，有厅有堂，有台有榭，桌上摆些假古董，壁上挂些歪书画，一来装体面，二来有要赌没稍的，就作了银子借他，一倍常得几倍。他又肯撒漫，家中雇个厨子当灶，安排的肴馔极是可口，拈十两头，定费六、七两供给，所以人都情愿作成他。往来的都是乡绅大老、公子王孙，论千论百家输赢，小可的不敢进他门槛。常常有人劝他自己下场；或者扯他搭一份，他的主意拿得定定的，百风吹他不动，只是醒眼看醉人。却有一件不好，见了富家子弟，不论好赌不好赌，情愿不情愿，千方百计，定要扛他下场；下了场，又要串通惯家弄他一个，不输个干净不放出门。他从三十岁开场起，到五十岁这二十年间，送去的人家，若记起帐来，也做得一本百家姓。只是他趁的银子大来大去，家计到此也还不上千金。

那时齐门外有个老者，也姓王，号继轩，为人智巧不足，忠厚有余。祖、父并无遗业，是他克勤克苦挣起一份人家。虽然只有二、三千金事业，那些上万的财主，反不如他从容。外无石崇、王恺之名，内有陶朱、猗顿之实。他的田地都买在平乡，高不愁旱，低不愁水；他的店面都置在市口，租收得重，税纳得轻；宅子在半村半郭之间，前有秫田，后有菜圃，开门七件事，件件不须钱买，取之宫中而有余。性子虽不十分吝啬，钱财上也没得错与人。田地是他逐亩置的，房屋是他逐间起的，树木是他逐根种的，若有豪家势宦要占他片瓦尺土，一草一木，他就要与你拚命。人知道他的便宜难讨，也不去惹他。上不欠官粮，下不放私债。不想昧心钱，不做欺公事，夫妻两口逍遥自在，真是一对烟火神仙。只是子嗣难得，将近五旬才生一子，因往天竺山祈嗣而得，取名唤做竺生。生得眉清目秀，聪颖可

佳。

将及垂髫，继轩要送他上学，只怕搭了村塾中不肖子弟，习于下流，特地请一蒙师在家训读，半步不放出门。教到十六七岁，文理粗通，就把先生辞了。他不想儿子上进，只求承守家业而已。

偶有一年，苏州米粮甚贱，继轩的租米不肯轻卖，闻得山东、河南一路年岁荒歉，客商贩六陈去粜者，人人得利。继轩就雇下船只，把租米尽发下船，装往北路粜卖。临行吩咐竺生道：“我去之后，你须要闭门谨守，不可闲行游荡，结交匪人，花费我的钱钞。我回来查帐，若少了一文半分，你须要仔细！”竺生唯唯听命，送父出门，终日在家静坐。

忽一日生起病来，求医无效，问卜少灵。母亲道：“你这病想是拘束出来的，何不到外面走走，把精神血脉活动一活动，或者强如吃药也不可。”竺生道：“我也想如此，只是我不曾出门得惯，东西南北都不知，万一走出门去，寻不转来，如何是好？”母亲道：“不妨，我叫表兄领你就是。”次日叫人到娘家，唤了侄儿朱庆生来。庆生与竺生同年只大得几月，凡事懵懂，只有路头还熟。当日领了竺生，到虎丘三塘游玩了一日，回来不觉精神健旺，竟不是出门时节的病容了。母亲大喜，以后日逐教他出去踱踱。

一日走到一个去处，经过一所园亭，只见：

曲水绕门，远山当户。外有三折小桥，曲如之字；内有千重密槛，碎若冰纹。假山高耸出墙头，积雨生苔，画出个秋色满园关不住；芳树参差围屋角，因风散绮，弄得个春城无处不飞花。粉墙千堞白无痕，疑人凝寒雪洞；野水一泓青有翳，知为消夏荷亭。可称天上蓬莱，真是人间福地。若非石崇之金谷，

定为谢傅之东山。所喜者及肩之墙可窥，所苦者如海之门难入。

竺生看了，不觉动心骇目，对庆生道：“我们游了几日名山，到不如这所花园有趣。外观如此富丽，里面不知怎么样精雅，可惜不能够遍游一游。”庆生道：“这园毕竟是乡宦人家的，定有个园丁看守，若把几个铜钱送他，或者肯放进去也不可知，但不知他住在哪一间屋里？”竺生道：“这大门是不问的，我们竟走进去，撞着人问他就是了。”两人推开大门，沿着石子路走，走过几转回廊，并不见个人影。行到一个池边，只见许多金鱼浮在水面，见人全不惊避。两人正看得好，忽有一人，头戴一字纱巾，身穿酱色道袍，脚踏半旧红鞋，手拿一把高丽纸扇，走到二人背后，咳嗽一声，二人回头，吓出一身冷汗。看见如此打扮，定不是园丁了，只说是乡宦自己出来，怕他拿为贼论，又不敢向前施礼，又不敢转身逃避，只得假相埋怨。一个道：“都是你要进来看花。”一个道：“都是你要来看景致。”口里说话，脸上红一块，白一条，看他好不难过。这戴巾的从从容容道：“二位不须作意，我这小园是不禁人游玩的，要看只管看，只是荒园没有什么景致。”二人才放心道：“这等多谢老爷，小人们轻造宝园，得罪了。”戴巾的道：“我不是什么官长，不须如此称呼。贱姓姓王，号小山，与兄们一样，都是平民，请过来作揖。”二人走下来，深深唱了两个喏，小山又请他坐下，问其姓名。庆生道：“晚生姓朱，贱名庆生；这是家表弟，姓王名竺生，是家姑夫王继轩的儿子。”看官，你说小山问他自己姓名，他为何说出姑夫名字？他说姑夫是个财主，提起他来，小山自然敬重。却也不差，果然只因拖了这个尾声，引出许多妙处。

原来小山有一本皮里帐簿，凡苏州城里城外有碗饭吃的主

儿，都记在上面，这王继轩名字上，还圈着三个大圈的。当时听见了这句话，就如他乡遇了故知，病中见了情戚，颜色又和藹了几分，眼睛更鲜明了一半。就回他道：“小子姓王，兄也姓王，这等五百年前共一家了。况且令尊又是久慕的，幸会幸会。”连忙唤茶来，三人吃了一杯。只见小厮禀道：“里面客人饿了，请阿爹去陪吃午饭。”小山对着二人道：“有几个敝友在里边，可好屈二兄进去，用些便饭。”二人道：“素昧平生，怎好相扰？”立起身来就告别。小山一把扯住竺生道：“这样好客人，请也请不至，小子决不轻放的，不要客气。”庆生此时腹中正有些饿了，午饭尽用得着，只是小山只扯竺生，再不来扯他，不好意思，只得先走。小山要放了竺生去扯他，只怕留了陪宾，反走了正客，自己拉了竺生往内竟走，叫小厮：“去扯那位小官人进来。”二人都被留入中堂。

只见里面捧出许多嘎饭，银杯金箸，光怪陆离，摆列完了，小山道：“请众位出来。”只见十来个客人一齐拥出，也有戴巾的，也有戴帽的，也有穿道袍而科头的，也有戴巾帽、穿道袍而跣足的，不知什么缘故。二人走下来要和他们施礼，众人口里说个“请了”，手也不拱，竟坐到桌上狂饮大嚼去了，二人好生没趣。小山道：“二兄快请过来，要用酒就用酒，要用饭就用饭，这个所在是斯文不得的。”二人也只得坐下，用了一两杯酒，就讨饭吃。把各样菜蔬都尝一尝，竟不知是怎样烹调，这般有味。竺生平常吃的，不过是白水煮的肉，豆油煎的鱼，饭锅上蒸的鸭蛋，莫说口中不曾尝过这样的味，就是鼻子也不曾闻过这样的香。正吃到好处，不想被那些客人狼餐虎食，却似风卷残云，一霎时剩下一桌空碗。吃完了，也不等茶漱口，把筷子乱丢，一齐都跑去了。竺生思量道：“这些人好古怪，看他容貌又不像俗人，为何都这等粗卤？我闻得读书人都尚脱

略，想来这些光景就叫做脱略了。”二人扰了小山的饭，又要告辞。小山道：“请里面去看他们呼卢，消消饭了奉送。”二人不知怎么样叫做呼卢，欲待问他，又怕装村出丑。思量道：“口问不如眼问，进去看一看就晓得了。”跟着小山走进一座亭子，只见左右摆着两张方桌，桌上放了骰盆，三、四人一队，在那边掷色。每人面前又放一堆竹签，长短不齐，大小不一，又有一个天平法码搬来运去，再不见住。竺生道：“难道在此行令不成？我家请客，是一面吃酒一面行令的，他家又另是一样规矩，吃完了酒方才行令。”正在猜疑之际，忽地左边桌上二人相嚷起来，这个要竹签，那个不肯与，争争闹闹，喊个不休。这边不曾嚷得了，那边一桌又有二人相骂起来，你射我爷，我错你娘，气势汹汹，只要交手。竺生对庆生道：“看这样光景，毕竟要打得头破血流才住，我和你什么要紧，在此耽惊受怕。”正想要走，谁知那两个人闹也闹得凶，和也和得快，不上一刻，两家依旧同盆掷色，相好如初；回看左桌二人，也是如此。竺生道：“不信他们的度量这等宽宏，相打相骂，竟不要人和事。想当初伯夷、叔齐不念旧恶，就是这等的涵养。”看了一会，小山忽在众人手中夺了几根小签，交与竺生。少顷，又夺几根，交与庆生。一连几次，二人共接了一、二十根。

捏便捏在手中，竟不知要它何用，又怕停一会还要吃酒，照竹签算杯数，自家量浅，吃不得许多，要推辞不受，又恐不是，惹众人笑，只得勉强收着。看到将晚，众人道：“不掷了，主人家算帐。”小山叫小厮取出算盘，将众人面前的大小竹签一数一算，算完了，写一个帐道：

某人输若干，某人赢若干，头家若干，小头若干。

写完，念了一遍，回去取出一个拜匣，开出来都是银子，分与众人。到临了各取一锭，付与竺生、庆生，将小签仍收了去。竺生大骇，扯庆生到旁边道：“这是什么缘故，莫非算计我们？”庆生道：“他若要我们的银子，叫做算计；如今倒把银子送与你我，料想不是什么歹意。只是也要问个明白，才好拿去。”就扯小山到背后道：“请问老伯，这银子是把与我们做什么的？”小山笑道：“原来二兄还不知道，这叫做拈头。”他们在我家赌钱，我是头家。方才的竹签叫做筹码，是记银子的数目。但凡赢了的，每次要送几根与头家，就如打抽丰一般；在旁边看的，都要拈些小头，这是白白送与二位的。以后不弃，常来走走，再没有白过的。就是方才的酒饭，也都出在众人身上，不必取诸囊中，落得常来吃些。二兄不来，又有别人来吃去。”二人听了，大喜道：“原来如此，多谢多谢。”只见众人一齐散去，竺生、庆生也别了小山回来，对母亲一五一十说个不了。又取出两锭银子与母亲看，不知母亲如何欢喜，说他二人本事高强，骗了酒饭吃，又袖了银子回来。庆生还争功道：“都亏我说出姑夫，他方才如此敬重。”谁想母亲听罢，登时变下脸来，把银子往地下一丢道：“好不争气的东西！那人与你一面不相识，为什么把酒饭请你，把银子送你？你是吃盐米大的，难道不晓得这个缘故？我家银子也取得几千两出来，哪稀罕这两锭？从明日起，再不许出门！”对庆生道：“你将这银子明日送去还他，说我们清白人家，不受这等腌碜之物，丢还了就来，连你也不可再去。”骂得两人翻喜为愁，变笑成哭，把一天高兴扫得精光。竺生没趣，竟进房去睡了。庆生拾了两锭银子，努着嘴皮而去。

看官，你说竺生的母亲为何这等有见识，就晓得小山要诱赌，把银子送去还他？要晓得他母亲所疑的，全不是诱赌之事；

他只说要骗这两个孩子做龙阳，把酒食甜他的口，银子买他的心。如今世上的人，一百个之中，九十九个有这件毛病，哪晓得这王小山是南风里面的鲁男子，偏是诱赌之事，当疑不疑。为什么不疑？她只道竺生是个孩子，东西南北都不知，哪晓得赌钱掷色？不知这桩技艺不是生而知之，都是学而知之的；她又道赌场上要银子才动得手，二人身边骚铜没有一厘，就是要赌，人也不肯搭他。不知世上别的生意都要现买，独有这桩生意肯赊，空拳白手也都做得来的。她妇人家哪里晓得？次日竺生被母亲拘住，出不得门。庆生独自一个，依旧走到花园里来。小山不见竺生，大觉没兴，问庆生道：“令表弟为何不来？”庆生把他母亲不喜，不放出门之事直言告禀，只是还银子的话，不说出来。小山道：“原来如此。以后同令表弟到别处去，带便再来走走。”庆生道：“自然。”说完了，小山依旧留他吃饭，依旧把些小头与他，临行叮嘱而去。

却说竺生一连坐了几日，旧病又发起来，哼哼唧唧，啼啼哭哭，起先的病，倒不是拘束出来的，如今真正害的是拘束病了。庆生走来看他，姑娘问道：“前日的银子拿还他不曾？”庆生道：“还他了。”姑娘道：“他说些什么？”庆生道：“他说不要就罢，也没什么讲。”姑娘又问道：“那人有多少年纪了？”庆生道：“五六十岁。”姑娘听见这句话，半晌不言语，心上有些懊悔起来道：“五六十岁的老人家，哪里还做这等没正经的事，倒是我疑错了。”对庆生道：“你再领表弟出去走走，只不要到那花园里去。就去也只是看看景致，不可吃他的东西，受他的钱钞。”庆生道：“自然。”竺生得了这道赦书，病先好了一半，连忙同着庆生，竟到小山家去。小山接着，比前更喜十分。自此以后，教竺生坐在身边，一面拈头，一面学赌。竺生原是聪明的人，不上三五日，都学会了。学得

本事会时，腰间拈的小头也有了一二十两。小山道：“你何不将这些做了本钱，也下场去试一试？”竺生道：“有理。”果然下场一试，却也古怪，新出山的老虎偏会吃人，喝自己四五六，就是四五六，咒别人么二三，就是么二三，一连三日，赢了二百余金。竺生恐怕拿银子回去，母亲要盘问，只得借个拜匣封锁了，寄在小山家中，日日来赌。

赌到第四日，庆生见表弟赢钱，眼中出火，腰间有三十多两小头，也要下场试试。怎奈自己的聪明不如表弟，再学不上。

小山道：“你若要赌，何不与令表弟合了，他赢你也赢，坐收其利，何等不妙？”庆生道：“说得有理。”就把银子与竺生合了。

偏是这日风色不顺，要红没有红，要六没有六，不上半日，二百三十余两输得干干净净。竺生埋怨表兄没利市，庆生埋怨表弟不用心，两个袖手旁观，好不心痒。众人道：“小王没有稍，小山何不借些与他掷掷？”小山道：“银子尽有，只要些当头抵抵，只管贷出来。”众人劝竺生把些东西权押一押，竺生道：“我父亲虽不在家，母亲管得严紧，哪里取得东西出来？”

众人道：“呆子，哪个要你回去取东西？只消把田地房产写在纸上，暂抵一抵，若是赢了，兑还他银子，原取出来；就是输了，也不过放在他家，做个意思，待你日后自己当家，将银取赎，难道把你田地房产抬了回来不成？”竺生听了，豁然大悟，就讨纸笔来写。庆生道：“本大利大，有心写契，多借几百两，好赢他们几千两回去。”竺生道：“自然。”小山叫小厮取出纸墨笔砚，竺生提起笔来正要写，想一想，又放下来道：

“我常见人将产业当与我家，都要前写座落何处，后开四至分明，方才成得一张典契。我那些田地，从来不曾管业过，不晓得座落在何方，教我如何写起？”众人都道他说得有理，呆

了半晌，哪晓得王小山又有一部皮里册籍，凡是他家的田地山塘、房产屋业，都在上面。不但亩数多寡，地方座落，记得不差；连那原主的尊名、田邻的大号，都登记得明明白白。到此时随口念来，如流似水。他说一句，竺生写一句，只空了银子数目，中人名字，待临了填。

小山道：“你要当多少？”竺生道：“二百两罢。”小山道：“多则一千，少则五百，二、三百两不好算帐。”庆生道：“这等就是五百两罢，”竺生依他填了。庆生对众人道：“中人写你们哪一位？”小山道：“他们是同赌的人，不便作中，又且非亲非戚，这个中人须要借重你。”庆生道：“只怕家姑娘晓得，埋怨不便。”众人道：“不过暂抵一时，哪里到令姑娘晓得的田地？”庆生就着了花押。小山收了，对竺生道：“银子不消兑出来，省得收拾费力，你只管取筹码赌，三、五日结一次帐，赢了我替人兑还你，输了我替你兑还人。”竺生道：“也说得是。”收了筹码，依旧下场。也有输的时节，也有赢的时节，只是赢的都是小主，输的都是大主，赢了十次，抵不得输去一次的东西。起先把银子放在面前，输去的时节也还有些肉疼；如今银子成日不见面，弄来弄去都是些竹片，得来也不觉十分可喜，失去也不觉十分可惜。庆生被前次输怕了，再不敢去搭本，只管拈头，到还把稳。

只是众人也不似前番，没有肥头把他拈去。小山晓得他家事不济，原不图他，只因要他作中，故此把些小头勾搭住他，不然早早遣开去了。

竺生开头一次写契，心上还有些不安，面上带些忸怩之色。

写到后来，渐渐不觉察了，要田就是田，要地就是地，要房产就是房产。起先还是当与小山，小山应出来赌，多了中间一个转折，还觉得不耐烦，到后面一发输得直捷痛快了，竟写

卖契付与赢家，只是契后吊一笔道：待父天年，任凭管业。

写到后来，约有一二十张，小山肚里算一算道：“他的家事差不多了，不要放来生债。”便假正经起来，把众人狠说一顿道：“他是有父兄的人，你们为何只管牵住他赌？他父亲回来知道，万一难为他起来，你们也过意不去。况且他父亲苦挣一世，也多少留些与他受用受用，难道都送与你们不成？”众人拱手谢罪，情愿收拾排场。竺生还舍不得丢手，被他说得词严义正，也只得罢了，心上还感激他是个好人，肯留些与我受用。只说父亲的产业还不止于此，哪晓得连根都去了。

看官，假如他母亲是好说话的，此时还好求救于母，乘父未归，做个苦肉计，或者还退些田地转来也不可知；哪晓得倒被前日那些峻厉之言封住儿子的口。可见人家父母，严的也得一半，宽的也得一半，只要宽得有尺寸。

且说王继轩装米去卖，指望俏头上一脱便回，不想天不由人，折了许多本，还坐了许多时。只因山东、河南米价太贵，引得湖广、江西的客人个个装粮食来卖。继轩到时，只见米麦堆积如山，真是出处不如聚处，只得把货都发与铺家，坐在行里讨帐。等等十朝，迟迟半月，再不得到手。又有几宗被主人家支去用了，要讨起后客的米钱应还前客，所以准准耽搁半年。身虽在外，心却在家，思量儿子年幼，自小不曾离爷，“我如今出门许久，难保得没有些风吹草动。”忧虑到此，银子也等不得讨完，丢此余帐便走。

到了家中，把银两钱钞，文契帐目，细细一查，且喜得原封不动，才放了心。只是伺察儿子的举止，大不似前。体态甚是轻佻，言语十分粗莽。吃酒吃饭不等人齐，便先举箸；见人见客，不论尊卑，一概拱手；无论嘻笑怒骂，动辄伤人父母；人以恶言相答，恬然不以为仇。总不知是哪里学来的样子，几

时变成的气质。继轩在外忧郁太过，原带些病根回来，此时见儿子一举一动，看不上眼，教他如何不气？火上添油，不觉成了膈气之病。自古道：“疯癆臆膈，阎罗王请的上客。”哪有医得好的？一日重似一日，眼见得不济事了。临危之际，叫竺生母子立在床前，把一应文券帐目交付与他道：“这些田产银两，不是你公公遗下来的，也不是你父亲做官做吏、论千论百抓来的，要晓得逐分逐厘、逐亩逐间从骨头上磨出来、血汗里挣出来的。

我死之后，每年的花利，料你母子二人吃用不完，可将余剩的逐年置些生产，渐渐扩充大来，也不枉我挣下这些基业。纵不能够扩充，也须要承守，饿死不可卖田，穷死不可典屋，一典卖动头，就要成破竹之势了。我如今虽死，精魂一时不散，还在这前后左右，看你几年，你须要谨记我临终之话。”说完，一口气不来，可怜死了。

竺生母子号天痛哭，成服开丧。头一个吊客就是王小山，其余那些赌友，吊的吊，唁的唁，往往来来，络绎不绝。小山又斗众人出分，前来祭奠，意思甚是殷勤。竺生之母起先只道丈夫在日，不肯结交，死后无人翹睬；如今看此光景，心下甚是喜欢。及至七七已完，追荐事毕，只见有人来催竺生出丧。竺生回他年月不利，那人道：“趁此热丧不举，过后冷了，一发要选年择日，耽搁工夫。”竺生与他附耳唧唧，说了许多私话。那人又叫竺生领他到内室里面走了一遍。东看西看，就如相风水的一般，不知什么缘故。待他去后，母亲盘问竺生，竺生把别话支吾过了。

又隔几时，遇着秋收之际，全不见有租米上门。母亲问竺生，竺生道：“今年年岁荒歉，颗粒无收。”母亲道：“又不水，又不旱，怎么会荒起来？”要竺生领去踏荒，竺生不肯。

一日自己叫家人雇了一只小船，摇到一个庄上，种户出来问是哪家宅眷？家人道：“我们的家主，叫做王继轩，如今亡过了，这就是我们的主母。”种户道：“原来是旧田主，请里面坐。”竺生之母思量道：“田主便是田主，为何加个‘旧’字，难道父亲传与儿子，也分个新旧不成？”走进他家，就说：“今岁雨水调匀，并非荒旱，你们的租米为何一粒不交？”种户道：“租米交去多时了，难道还不晓得？”竺生之母道：“我何曾见你一粒？”种户道：“你家田卖与别人，我的租米自然送到别人家去，为什么还送到你家来？”竺生之母大惊道：“我家又不少吃，又不少穿，为什么卖田？且问你是何人写契？何人作中？这等胡说！”种户道：“是你家大官写契，朱家大官作中，亲自领人来召佃的。”竺生之母不解其故，盘问家人，家人把主人未死之先，大官出去赌博，将田地写还赌债之事，一一说明。竺生之母方才大悟，浑身气得冰冷，话也说不出。停了一会，又叫家人领到别庄上去。家人道：“娘娘不消去得，各处的庄头都去尽了。莫说田地，就是身底下的房子也是别人的，前日来催大官出丧，他要自己搬进来住。如今只剩得娘娘和我们不曾有售主，其余家堂香火都不姓王了。”说得竺生之母眼睛直竖，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就叫收拾回去。到得家中，把竺生扯至中堂，拿了一根竹片道：“瞒了我做得好事！”打不得两、三下，自己闷倒在地，口中鲜血直喷。竺生和家人扶了上床，醒来又晕去，晕去又醒来，如此三日，竟与丈夫做伴去了。竺生哭了一场，依旧照前殡殓不提。

却说这所住房原是写与小山的，小山自知管业不便，卖与一个乡绅。那乡绅也不等出丧，竟着几房家人搬进来住。竺生存身不下，只得把二丧出了，交卸与他，可怜产业窠巢，一时荡尽。还亏得父亲在日，定下一头亲事，女家也是个财主，丈

人见女婿身无着落，又不好悔亲，只得招在家中，做了布袋。后来亏丈人扶持，他自己也肯改过，虽不能恢复旧业，也还苟免饥寒。王竺生的结果，不过如此，没有什么稀奇。

却说王小山以前趁的银子来来去去，不曾做得人家，亏得王竺生这主横财，方才置些实产。起先诱赌之时，原与众人说过，他得一半，众人分一半的。所以王竺生的家事共有三千，他除供给杂用之外，净得一千五百两。平空添了这些，手头自然活动。只是一件，银子便得了一大主，生意也走了一大半。为什么缘故？远近的人都说他数月之中，弄完了王竺生一份人家，又坑死他两条性命，手也忒辣，心也忒狠，故此人都怕他起来。

财主人家都把儿子关在家中，不放出来送命。王小山门前车马渐渐稀疏，到得一年之外，鬼也没得上门了。他是热闹场中长大的，哪里冷静得过？终日背着手踱进踱出，再不见有个人来。

一日立在门前，有个客人走过，衣裳甚是楚楚，后面跟着两担行李，一担是随身铺盖，一担是四只皮箱，皮箱比行李更重，却像有银子的一般。那客人走到小山面前，拱一拱手道：“借问一声，这边有买货的主人家，叫做王少山，住在哪里？”小山道：“问他何干？”客人道：“在下要买些绸缎布匹，闻得他为人信实，特来相投。”小山想一想道：“他问的姓名与我的姓名只差得一笔，就冒认了也不为无因。况我一向买货，原是在行的，目下正冷淡不过，不如留他下来，趁些用钱，买买小菜也是好的。上门生意，不要错过。”便随口答应道：“就是小弟。”客人道：“这等，失敬了。”小山把他留进园中，揖毕坐下，少不得要问尊姓大号，贵处哪里。”客人道：“在下姓田，一向无号，虽住在四川重庆府酆都县，祖籍也原

是苏州。”小山道：“这等是乡亲了。”说过一会闲话，就摆下酒来接风。吃到半中间，叫小厮拿色盆来行令，等了半日，再不见拿来。小山问什么缘故？小厮道：“一向用不着，不知丢在哪个壁角头，再寻不出。”小山骂道：“没用奴才，还喜得是吃酒行令，若还正经事要用，也罢了不成？”客人道：“主人家不须着恼，我拜匣里有一个，取出来用用就是。”说完，就将拜匣开了，取出一副骰子，一个色盆。小山接来一看，那骰子是用得熟熟滑滑、棱角都没有的。色盆外面有黄蜡裹着，花梨架子嵌着，掷来是不响的。小山大惊道：“老客带这件家伙随身，莫非平日也好呼卢么？”客人道：“生平以此为命，岂特好而已哉！”小山道：“这等，待我约几个朋友，与老客掷掷何如？”客人道：“在下有三不赌。”小山问哪三不赌，客人道：“论钱论两不赌，略赢便歇不赌，遇贫贱下流不赌。”小山道：“这等不难，待我约几位乡绅大老，把主码放大些，赌到二、三千金结一次帐就是了。”客人道：“这便使得。”小山道：“既然如此，借稍看一看，是什么银水，待我好教他们照样带来。”客人道：“也说得是。”就叫家人把四只皮箱一齐掇出，揭去绵纸封。开了青铜锁，把箱盖掀开。小山一看，只见：

银光闪烁，宝色陆离。大锭如船，只只无人横野渡；弯形似月，溶溶如水映长天。面上无丝不到头，细如蛛网；脚根有眼皆通腹，密若蜂巢。将来布满祇园，尽可购成福地；若使叠为阿堵，也堪围住行人。

小山道：“这样银水有什么说得，请收了罢。”客人道：“这外面冷静，我不放心，你不如点一点数目，替我收在里面

去。输了便替我兑还人，赢了便替我买货。”小山道：“使得。”客人道：“我的银子都是五两一锭，没有两样的，拿天平来兑就是。”小山道：“这样大锭，自然有五两，不消兑得，只数锭数就是了。”一五一十，数完了一箱，齐头是二百锭，共银一千两，其余三箱，总是一样，合成四千两之数。小山看完，依旧替他锁好，自己写了封皮，封得牢牢固固，教小厮掇了进去。当晚一家欢喜，小山梦里也笑醒来，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生意。

到次日，等不得梳头，就往各乡绅家去道：“我家又有一个好主儿上门，请列位去赢他几千两用用。”各乡绅道：“只怕没有第二个王竺生了。”小山道：“我也不知他的家事比王竺生何如，只是赊、现二字也就有天渊之隔了。”各乡绅听见，喜之不胜，一齐吩咐打轿，竟到小山家来。小山请客人出来见毕，吃了些点心，就下场赌。众人与小山又是串通的，起先故意输与客人，当日客人赢了六、七百两，次日又赢了二、三百两。到第三日，大家换过手法，接连赢了转来，每日四、五百两，赌到十日之外，小山道：“如今该结帐了。”就将筹码一数，帐簿一结，算盘一打，客人共输四千五百两。小山道：“除了箱内之物，还欠五百两零头，请兑出来再赌。”客人道：“带来的本钱只有这些，求你借我千把，我若赢得转来，加利奉还；若再输了，总写一票，回去取来就是。”小山道：“我与你并不相识，知道你是何等之人？你若不还，我哪里来寻你？这个使不得。大家收拾排场，不消再赌。五百两的零头，是要找出来的，不要大模大样。他们做乡宦的眼睛，认不得你什么财主，若不称出来，送官送府，不像体面。”客人道：“你晓得我只有这些稍，都交与你了。如今回去的盘费尚且没有，教我把什么还他？”小山变下脸来，走进房里，将行李一检，又

把两个家人身上一搜，果然半个钱也没有。只得逼他写一张欠票，约至三月后，一并送还，明晓得没处讨的，不过是个拖绳放的方法。众人教小山拿银子出来分散，小山肚里是有毛病的，原与众人说开，照王竺生故事，自己得一半，众人分一半的，如今客人在面前，不好分得。只得对众人道：“今日且请回，待明早送客人去了，大家来取就是。”众人道：“这等，要你出名，写几张欠票，明日好照票来支。”小山道：“使得。”提起笔来竟写，也有论千的，也有论百的，众人捏了票子，都回去了。小山当晚免不得办个豆腐东道，与客人饯行。客人道：“在下生平再失信，你到三个月后，还约众人等我，我不但送银子来还，还要带些来翻本。”小山道：“但愿如此。”吃完了酒，又问客人讨了那四把钥匙过来，才打发他睡。

到次日送得出门，众乡绅一齐到了。小山忙唤小厮掇皮箱出来，一面取天平伺候。只见一个小厮把四只皮箱叠做一撞，两只手捧了出来，全不吃力。小山惊问道：“这四只箱子有二百六七十斤重，怎么一次就掇了出来？”小厮道：“便是这等古怪，前日掇进去是极重的，如今都屁轻了。不知什么缘故？”小山吃了一惊，逐只把封皮验过，都不曾动，忙取钥匙开看，每箱原是二百锭，一锭也不少，才放了心。就把天平上一边放了法码，一边取银子来兑。拈一锭上手，果然是屁轻的，仔细一看，你道是什么东西？有《西江月》词为证：

硬纸一层作骨，外糊锡箔如银。

原来面上细丝纹，都是盔痕板印。

看去自应五两，称来不上三分。

下炉一试假和真，变做蝴蝶满空飞尽。

原来都是些纸锭。小山把眼睛定了一会，对众人道：“不好了，青天白日被鬼骗了，这四皮箱都是纸锭，要他何用？”众人都去取看，果然不差，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也不做声。小山想了一会道：“怪道他说姓田，田字乃鬼字的头；又说在酆都县住，酆都乃出鬼的所在，详来一些不差。只有原籍苏州的话没有着落。是便是了，我和他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为什么装这个圈套来弄我？”把纸锭捏了又看，中间隐隐约约却像有行小字一般，拿到日头底下仔细一认，果然有印板印的七个字道：不孝男王竺生奉。

小山看了，吓得寒毛直竖，手脚乱抖，对众人道：“原，原，原来是王竺生的父亲怪我弄去他的家事，变做人来报仇的。这等看来，又合着原籍苏州的话了。”小山只说众人都是共事的，一齐遇了鬼，大家都要害怕。哪里晓得乡绅里面有个不信鬼的，大喝一声道：“老王，你把客人的银子独自一个藏了，故意鬼头鬼脑弄这样把戏来骗人。世上哪有鬼会赌钱的？他要报仇，怕扯你不到阎王面前去，要这等斯斯文文来和你玩耍？好好拿银子出来，不要胡说！”众人起先都在惊疑之际，听了这番正论，就一唱百和起来道：“正是，你把好好的人打发去了，如今说这样鬼话。就真正是鬼，也留他在这边，我们自会问鬼讨帐，那个教你会了下来？这票上的字，若是鬼写的就罢了；若是人写的，不怕他少我们一厘！”小山被众人说得有口难分，又且寡不敌众，再向前分割几句，被众人一顿“光棍奴才”，教家人一起动手打了一顿，将索子锁住，只要送官。小山跪下讨饶道：“列位老爷请回，待小人一一赔还就是。”众人道：“要还就还，这个帐是冷不得的，任你田产屋业我们都要，只不许抬价。”小山思量道：“我这鸡蛋怎么对得石子过？若还到官，官府自然有他体面；况且票上又不曾写出‘赌钱’

二字，怎么赖得？刑罚要受，监牢要坐，银子依旧要赔，也是我数该如此，不如写还了罢。”就唤小厮取出纸笔，照王竺生当日的写法，一扫千张，不完不住，只消半日工夫，把赌场上骗来的产业与祖父遗下的田地，尽铜铸钟，送得干干净净，连花园也住不成，依旧退还原主去了。

文书匣内刚刚留得一张欠票，做个海底遗珠，展开一看，原来是田客人欠下的五百两赌债，约至三月后送还的。小山看了，又怕起来道：“他临去之时，曾说生平再失信，倘若三月后果然又来，如何了得？”只得叫几个道士打了三日醮，将四皮箱纸锭连欠票一齐烧还，只求免来下顾。亏这一番忏悔，又活了三年才死。那些赢钱去的乡绅，夜夜做梦，说田客人要来翻本，疑心成病，不上三年，也都陆续死尽。\* 可见赌博一事，是极不好的。不但赢来的钱钞，做不得人家；就是送去了人家，也损于阴德。如今世上不知多少王小山在阳间趁钱，多少王继轩在阴间叹气。他虽未必个个到阳间来寻你，只怕你终有一日到阴间去就他。若阎罗王也是开赌场的便好，万一不好此道，这场官司就要输与原告了。奉劝世人，三十六行的生意桩桩做得，只除了这项钱财，不趁也）好。

\*

### 【评】

这样小说，竟该做仙方卖。为人子弟的，不可不买了看；为人父兄的，更不可不买了看。

## 第九回

### 变女为儿菩萨巧

诗云：

梦兆从来贵反详，梦凶得吉理之常。  
却更有时明说与，不须寤后搅思肠。

话说世上人做梦一事，其理甚不可解，为什么好好地睡去了，就会见张见李，与他说起话、做起事来？那做张做李的人，若说不是鬼神，渺渺茫茫之中，那里生出这许多形象？若说果是鬼神，那梦却尽有不验的，为什么鬼神这等没正经，等人睡去就来缠扰？或是醉人以酒，或是迷人以色，或是诱人以财，或是动人以气，不但睡时搅人的精神，还到醒时费人的思索，究竟一些效验也没有，这是什么缘故？要晓得鬼神原不骗人，是人自己骗自己。梦中的人，也有是鬼神变来的，也有是自己魂魄变来的。若是鬼神变来的，善则报之以吉，恶则报之以凶。或者凶反报之以吉，要转他为恶之心；吉反报之以凶，要励他为善之志。这样的梦，后来自自然会应了。若是自己魂魄变来的，他就不论你事之邪正，理之是非，一味只要阿其所好。你若所好在酒，他就变做刘伶、杜康，携酒来与你吃；你若所好在色，他就变做西施、毛嫱，献色来与你淫；你若所重在财，他就变做陶朱、猗顿，送银子来与你用；你若所重在气，他就变做孟贲、乌获，拿力气来与你争。这叫做日之所思，夜之所梦，自

己骗自己的，后来哪里会应？我如今且说一个验也验得巧的，一个不验也不验得巧的，做个开场道末，以起说梦之端。

当初有个皮匠，一贫彻骨，终日在家堂香火面前烧香礼拜道：“弟子穷到这个地步，一时怎么财主得来？你就保佑我生意亨通，每日也不过替人上两双鞋子，打几个鞍头，有什么大进益？只除非保佑我掘到一窖银子，方才会发积。就不敢指望上万上千，便是几百、几十两的横财也见赐一主，不枉弟子哀告之诚。”终日说来说去，只是这几句话。忽一夜就做起梦来，有一个人问他道：“闻得你要掘窖，可是真的么？”皮匠道：“是真的。”那人道：“如今某处地方有一个窖在那里，你何不去掘了来？”皮匠道：“底下有多少数目？”那人道：“不要问数目，只还你一世用它不尽就是了。”皮匠醒来，不胜之喜，知道是家堂香火见他祷告志诚，晓得那里有藏，教他去起了的。等得到天明，就去办了牲，请了纸马，走到梦中所说的地方，祭了土地，方才动土。掘下去不上二尺，果然有一个蒲包，捆得结结实实，皮匠道：“是了，既然应了梦，决不止一包。如今不但几十、几百，连上千、上万都有了。”及至提起来，一包之下，并无他物，那包又是不重的，皮匠的高兴先扫去一半了。再拿来解开一看，却是一蒲包的猪鬃。皮匠大骇，欲待丢去，又思量道：“猪鬃是我做皮匠的本钱，怎好暴弃天物。”就拿回去穿线缝鞋，后来果然一世用他不尽。这或者是因他自生妄想，魂魄要阿其所好，信口教他去起窖，偶然撞着的；又或者是神道因他聒絮得厌烦，有意设这个巧法，将来回覆他的，总不可知。这一个是不验的巧处了，如今却说那验得巧的。

杭州西湖上有个于坟，是少保于忠肃公的祠墓。凡人到此求梦，再没有一个不奇验的。每到科举年，他的祠堂竟做了个

大歇店。清晨去等的才有床，午前去的就在地下打铺，午后去的，连屋角头也没得蹲身，只好在阶檐底下、乱草丛中打几个瞌睡而已。那一年有同寓的三个举子，一齐去祈梦，分做三处宿歇。次日得了梦兆回来，各有忧惧之色，你问我不说，我问你不言。直到晚间吃夜饭，居停主人道：“列位相公各得何梦？”三人都攒眉蹙额道：“梦兆甚是不祥。”主人道：“梦凶得吉，从来之常，只要详得好。你且说来，待我详详看。”内中有一个道：“我梦见于忠肃公亲手递个象棋与我，我拿来一看，上面是个‘卒’字，所以甚是忧虑。卒者死也，我今年不中也罢了，难道还要死不成？”那二人听见，都大惊大骇起来，这个道：“我也是这个梦，一些不差。”那个又道：“我也是这个梦，一些不差。”三人愁做一堆，起先去祈梦，原是为功名；如今功名都不想了，大家要求性命了。主人想了一会道：“这样的梦，须得某道人详，才解得出，我们一时解它不来。”三人都道：“那道人住在哪里？”主人道：“就在我这对门，只有一河之隔。他平素极会详梦，你们明日去问他，他自然有绝妙的解法。”三人道：“既在对门，何须到明日，今晚便去问他就是了。”主人道：“虽隔一河，无桥可度，两边路上俱有栅门，此时都已锁了，须是明日才得相见。

三人之中有个性缓的，有一个性急的，性缓的竟要等到明日了，那性急的道：“这河里水也不深，今晚便待我涉过水去，央他详一详，少不得我的吉凶就是你们的祸福了，省得大家睡不着。”说完，就脱了衣服，独自一人走过水去，敲开道人的门，把三人一样的梦说与他详。道人道：“这等夜静更深，栅门锁了，相公从哪里过来的？”此人道：“是从河里走过来的。”道人道：“这等，那两位过来不曾？”祈梦的道：“他们都不曾来。”道人大笑道：“这等，那两位都不中，单是相

公一位中了。”此人道：“同是一样的梦，为什么他们不中，我又会中起来？”道人道：“这个‘卒’字，既是棋子上的，就要到棋子上去详了。从来下象棋的道理，卒不过河，一过河就好了。那两位不肯过河，自然不中；你一位走过河来，自然中了，有什么疑得？”此人听见，虽说他详得有理，心上只是有些狐疑，及至挂出榜来，果然这个中了，那两个不中。可见但凡梦兆，都要详得好，鬼神的聪明，不是显而易见的，须要深心体认一番，方才揣摩得出，这样的梦是最难详的了；却一般有最易详的，明明白白，就像与人说话一般，这又是一种灵明，总则要同归于验而已。

万历初年，扬州府泰州盐场里，有个灶户叫做施达卿。原以烧盐起家，后来发了财，也还不离本业，但只是发本钱与别人烧，自己坐收其利。家资虽不上半万，每年的出息倒也有数千，这是什么缘故？只因灶户里面，赤贫者多，有家业者少，盐商怕他赖去，不肯发大本与他；达卿原是同伙的人，哪一个不熟？只见做人信实的，要银就发，不论多寡，人都要图他下次，再没有一个赖他的。只是利心太重，烧出盐来，除使用之外，他得七分，烧的只得三分。家中又有田产屋业，利上盘起利来，一日富似一日，灶户里边，只有他这个财主。古语道得好：地无砂，赤土为佳。

海边上有这个富户，哪一个不奉承他？夫妻两口，享不尽素封之乐。只是一件，年近六十，尚然无子。其妻向有醋癖，五十岁以前不许他娶小，只说自己会生，谁想空心蛋也不曾生一个。直到七七四十九岁之后，天癸已绝，晓得没指望了，才容他讨几个通房。达卿虽不能够肆意取乐，每到经期之后，也奉了钦差，走去下几次种。却也古怪，那些通房在别人家就像雌鸡、母鸭一般，不消家主同裳共枕，只是说话走路之间，得

空偷偷摸摸，就有了胎；走到他家，就是阉过了的猪，揭过了的狗，任你翻来覆去，横困也没有，竖困也没有，秋生冬熟之田，变做春夏不毛之地，达卿心上甚是忧煎。

他四十岁以前闻得人说，准提菩萨感应极灵，凡有吃他的斋、持他的咒的，只不要祈保两事，求子的只求子，求名的只求名，久而久之，自有应验。他就发了一点虔心，志志诚诚铸一面准提镜，供在中堂。每到斋期，清晨起来对着镜子，左手结了金刚拳印，右手持了念珠，第一诵净法界真言二字道：楞蓝念了二十一遍。第二诵护身真言三字道：楞咄临也是二十一遍。第三诵大明真言七字道：楞么拈钵讷铭吽。一百零八遍。第四才诵准提咒二十七字道：南无飒哆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怛你也他、楞折隶主隶、准提娑婆诃。也是一百零八遍。然后念一首偈道：

稽首皈依苏悉帝，头面顶礼七俱胝。  
我今称赞大准提，惟愿慈悲垂加护。

讽诵完了，就把求子的心事祷告一番，叩首数通已毕，方才去吃饭做事。

那准提斋每月共有十日，哪十日？

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若还月小，就把廿七日预补了三十。又有人恐怕琐碎碎记它不清，将十个日子编做两句话道：一八四五八，三四八九十。

只把这两句念得烂熟，自然不会忘了。只是一件，这个准提菩萨是极会磨炼人的，偏是不吃斋的日子再撞不着酒筵；一遇了斋期，便有人情他赴席。那吃斋的人，清早起来心是清的，

自然记得，偏没人请他吃早酒；到了晚上，百事分心，十个九个都忘了，偏要撞着头脑，遇着荤腥，自然下箸，等到忽然记起的时节，那鱼肉已进了喉咙，下了肚子，挖不出了。独有施达卿专心致志，自四十岁上吃起，吃到六十岁，这二十年之中，再不曾忘记一次，怎奈这桩求子的心事再遂不来。

那一日是他六十岁的寿诞，起来拜过天地，就对着准提镜子哀告道：“菩萨，弟子皈依你二十年，日子也不少了；终日烧香礼拜，头也磕得够了；时常苦告哀求，话也说得烦了。就是我前世的罪多孽重，今生不该有子，难道你在玉皇上帝面前，这个小小份上也讲不来？如今弟子绝后也罢了，只是使二十年度诚奉佛之人，依旧做了无祀之鬼，那些向善不诚的都要把弟子做话柄，说某人那样志诚尚且求之不得，可见天意是挽回不来的。则是弟子一生苦行不唯无益，反开世人谤佛之端，绝大众皈依之路，弟子来生的罪业一发重了。还求菩萨舍一舍慈悲，不必定要宁馨之子，富贵之儿，就是痴聋暗哑的下贱之坯，也赐弟子一个，度度种也是好的。”说完，不觉孤？起来竟要放声大哭，只因是个寿日，恐怕不祥，哭出声来，又收了进去。

及至到晚，寿酒吃过了，贺客散去了，老夫妻睡做一床，少不得在被窝里也做一做生日。睡到半夜，就做起梦来，也像日间对着镜子呼冤叫屈，日间收进去的哭声此时又放出来了。正哭到伤心之处，那镜子里竟有人说起话来道：“不要哭，不要哭，子嗣是大事，有只是有，没有只是没有，难道像那骗孩童的果子一般，见你哭得凶，就递两个与你不成？”达卿大骇，走到镜子面前仔细一看，竟有一尊菩萨盘膝坐在里边。达卿道：“菩萨，方才说话的就是你么？”菩萨道：“正是。”达卿就跪下来道：“这等，弟子的后嗣毕竟有没有，倒求菩萨说个明白，省得弟子痴心妄想。”菩萨道：“我对你说，凡人‘妻

财子禄’四个字，是前生分定的，只除非高僧转世，星宿现形，方才能够四美俱备，其余的凡胎俗骨，有了几桩，定少几桩，哪里能够十全？你当初降生之前，只因贪嗔病重，讨了‘妻财’二字竟走，不曾提起‘子禄’来，那生灵簿上不曾注得，所以今生没有。我也再三替你挽回，怎奈上帝说你利心太重，刻薄穷民，虽有二十年好善之功，还准折不得四十载贪刻之罪，哪里来得子来？后嗣是没有的，不要哄你。”达卿慌起来道：“这等，请问菩萨，可还有什么法子，忏悔得来么？”菩萨道：“忏悔之法尽有，只怕你拚不得。”达卿道：“弟子年已六十，死在眼前，将来莫说田产屋业都是别人的，就是这几根骨头，还保不得在土里土外，有什么拚不得？”菩萨道：“大众的俗语说得好：‘酒病还须仗酒医。’你的罪业原是财上造来的，如今还把财去忏悔。你若拼得尽着家私拿来施舍，又不可被人骗去，务使穷民得沾实惠，你的家私十分之中散到七八分上，还你有儿子生出来。”达卿稽首道：“这等，弟子谨依法旨，只求菩萨不要失信。”菩萨道：“你不要叮嘱我，只消叮嘱自家。你若不失信，我也决不失信。”说完，达卿再朝镜子一看，菩萨忽然不见了。

正在惊疑之际，被妻子翻身碍醒，才晓得是南柯一梦。心上思量道：“我说在菩萨面前哀恳二十年，不见一些影响，难道菩萨是没耳朵的？如今这个梦分明是直捷回音了，难道还好不信？无论梦见的是真菩萨，假菩萨，该忏悔，不该忏悔，总则我这些家当将来是没人承受的，与其死了待众人瓜分，不如趁我生前散去。”主意定了，次日起来就对镜子拜道：“蒙菩萨教诲的话，弟子句句遵依，就从今日做起，菩萨请看。”拜完了，教人去传众灶户来，当面吩咐：“从今以后，烧盐的利息要与前相反，你们得七分，我得三分。以前有些陈帐，你们

不曾还清的，一概蠲免。”就寻出票约来，在准提镜前，一火焚了。又吩咐众人：“以后地方上凡有穷苦之人，荒月没饭吃的，冬天没棉袄穿的，死了没棺材盛的，都来对我讲，我察得是实，一一舍他，只不可假装穷态来欺我；就是有什么该砌的路，该修的桥，该起建的庙宇，只要没人侵欺，我只管捐资修造，烦列位去传谕一声。”众人听见，不觉欢声震天，个个都念几声“阿弥陀佛”而去。不曾传谕得三日，达卿门前就拥挤不开，不是求米救饥的，就是讨衣遮寒的；不是化砖头砌路的，就是募石板修桥的；至于募缘抄化的僧道，讨饭求丐的乞儿，一发如蜂似蚁，几十双手还打发不开。达卿胸中也有些泾渭，紧记了菩萨吩咐不可被人骗去的话，宗宗都要自己查勘得确，方才施舍与他；那些假公济私的领袖，一个也不容上门。他那时节的家私，齐头有一万，舍得一年有余，也就去了二千。

忽然有个通房，焦黄精瘦，生起病来，茶不要，饭不贪，只想酸甜的东西吃，达卿知道是害喜了。问她经水隔了几时，通房道：“三个月不洗身上。”达卿喜欢得眼闭口开，不住嘻嘻地笑。先在菩萨面前还个小小愿心，许到生出的时节做四十九日水陆道场，拜酬佛力。那些劝做善事的人，闻得他有了应验，一发踊跃前来。起先的募法还是论钱论两的多，到此时募缘的眼睛忽然大了，多则论百，少则论十，要拿住他施舍。若还少了，宁可不要，竟像达卿通房的身孕是他们做出来的一般。众人道：“他要生儿子，毕竟有求于我。”他又道：“我有了儿子，可以无求于人。”达卿起先的善念，虽则被菩萨一激而成，却也因自己无子，只当拿别人的东西来撒漫的。此时见通房有了身孕，心上就踌躇起来道：“明日生出来的无论是男是女，总是我的骨肉，就作是个女儿，我生平只有半子，难道不留些奁产嫁她？万一是个儿子，少不得要承家守业，东西

散尽了，教他把什么做人家？菩萨也是通情达理的，既送个儿子与我，难道教他呷风不成？况且我的家私也散去十分之二，譬如官府用刑，说打一百，打到二三十上也有饶了的，菩萨以慈悲为本，决不求全责备，我如今也要收兵了。”从此以后，就用着欲语二句：无钱买茄子，只把老来推。

募化的要多，他偏还少，好待募化的不要，做个退兵之策。俗语又有四句道得好：善门难开，善门难闭。

招之则来，推之不去。

当初开门喜舍的时节，欢声也震天；如今闭门不舍的时节，怨声也震地。一时间就惹出许多谤讟之言，道他为善不终，“且看他儿子生得出，生不出？若还小产起来，或是死在肚里，那时节只怕懊悔不及。”谁想起先祝愿的话也不灵，后来诅咒之词也不验，等到十月满足，一般顺顺溜溜生将下来。达卿立在卧房门前，听见孩子一声叫响，连忙问道：“是男是女？”收生婆子把小肚底下摸了一把，不见有碍手的东西，就应道：“只怕是位令爱。”达卿听见，心上冷了一半。过了一会，婆子又喊起来道：“恭喜，只怕是位令郎。”达卿就跳起来道：“既然是男，怎么先说是女，等我吃这一惊？”口里不曾说得完，两只脚先走到菩萨面前了，嗑一个头，叫一声“好菩萨”，正在那边拜谢，只见有个丫鬟如飞地赶来道：“收生婆婆请老爹说话。”达卿慌忙走去，只说产母有什么差池，赶到门前，立住问道：“有什么话讲？”婆子道：“请问老爹，这个孩子还是要养他起来、不养他起来？”达卿大惊道：“你说得好奇话，我六十多岁才生一子，犹如麒麟、凤凰一般，岂有不养之理？”婆子道：“不是个儿子。”达卿道：“难道依旧是女儿不成？”婆子道：“若是女儿，我倒也劝你养起来了。”达卿道：“这话一发奇，既不是儿子，又不是女儿，是个什么东

西？”婆子道：“我收了一世生，不曾接着这样一个孩子，我也辨不出来，你请自己进来看。”达卿就把门帘一掀，走进房去，抱着孩子一看，只见：

肚脐底下，腿胯中间，结子丁香，无其形而有其迹；含苞豆蔻，开其外而闭其中，凹不凹，凸不凸，好像个压扁的馄饨；圆又圆，缺又缺，竟是个做成的肉饺。逃于阴阳之外，介乎男女之间。

原来是个半雌不雄的石女。达卿看了，叹了一口气，连叫几声“孽障”，将来递与婆子道：“领不领随在你们，我也不好做主意。”说完，竟出去了。达卿之妻道：“做一世人，只生得这些骨肉，难道忍得淹死不成？就当不得人养，也只当放生一般，留在这边积个阴德也是好的。”就教婆子收拾起来，一般教通房抚养。

却说达卿走出房去，跑到菩萨面前，放声大哭。哭了一场，方才诉说道：“菩萨，是你亲口许我的，教我散去家私，还我一个儿子，我虽不曾尽依得你，这二、三千两银子也是难出手的。

别人在佛殿上施一根椽，舍一个柱，就要祈保许多心事；我舍去的东西，若拿来交与银匠，也打得几个银孩子出来，难道就换不得一个儿子？便是儿子舍不得，女儿也还我一名，等我招个女婿养养老也是好的。再作我今生罪深孽重，祈保不来，索性不教我生也罢，为什么弄出这个不阴不阳的东西，留在后面现世？”说完又哭，哭完又说，竟像定要与菩萨说个明白地一般。哭到晚间，精神倦了，昏昏地睡去。那镜子里面依旧像前番说起话来道：“不要哭，不要哭，我当初原与你说过的，

你不失信，我也不失信。你既然将就打发我，我也将就打发你，难道舍不得一份死宝，就要换个完全活宝去不成？”达卿听见，又跪下来道：“菩萨，果然是弟子失信，该当绝后无辞了。只是请问菩萨，可还有什么法子忏悔得么？”菩萨道：“你若肯还依前话，拚着家私去施舍，我也还依前话，讨个儿子来还你就是。”达卿还要替他订个明白，不想再问就不应了，醒来又是一梦。心上思量道：“菩萨的话原说得不差，是我抽他的桥板，怎么怪得他拔我的短梯？也罢，我这些家私依旧是没人承受的了，不如丢在肚皮外散尽了他，且看验不验？”到第二日，照前番的套数，菩萨面前，重发誓愿，呼集众人，教他“不可因我中止善心，不来劝我布施，凡有该做的好事，不时相闻，自当领教。”众人依旧欢呼念佛而去。

那一年，恰好遇着奇荒，十家九家绝食，达卿思量道：“古语云：‘饥时一口，饱时一斗。’此时舍一分，强如往常舍十分，不可错了机会。”就把仓中的稻子尽数发出来，赈济饥民；又把盐本收起来，教人到湖广、江西买米来赈粥，一连舍了三月，全活的饥民不止上千，此时家私将去一半。心上思量道：“如今也该有些动静了。”只管去问通房：“经水来不来，肚子大不大，可想吃什么东西？”通房都道：“一些也不觉得。”达卿心上又有些疑惑起来道：“我舍的东西虽然不曾满数，只是菩萨也该把个消息与我，为什么比前倒迟钝起来？”忽一日，丫鬟抱了那个石女，走到达卿面前道：“老爹抱抱孩子，我要去有事。”这孩子生了半年，达卿不曾沾手，因他是个怪物，见了就要气闷起来。此时欲待不接，怎奈那丫鬟因小便紧急，不由家主情愿，丢在怀中竟上马桶去了。达卿把孩子仔细一看，只见眉清目秀，耳大鼻丰，尽好一个相貌。就叹口气道：“这样一个好孩子，只差得那一些，就两无所用。我的

罪业固然重了，你在前世作了什么恶，就罚你做这样一件东西？”说完，把他抱裙揭开，看那腰下之物，不想看出一场大奇事来。你道什么奇事？那孩子生出来的时节，小便之处男女两件东西都是有的，只是男子的倒缩在里面，女子的倒现在外边，所以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如今不知什么缘故，女子的渐渐长平了，男子的又拖了半截出来，竟不知是几时变过的？他母亲夜间也不去摸他，日间也不去看他，此时达卿无心看见，就惊天动地叫起来道：“你们都来看奇事！”一时间，妻子通房、丫鬟使婢，都走拢来道：“什么奇事？”达卿把孩子两脚扒开与众人看。众人都大惊道：“这件东西是哪里变出来的？好怪异！”达卿道：“这等看起来，分明是菩萨的神通了。想当初降生的时节，他原做个两可的道理，试我好善之心诚与不诚，男也由得他，女也由得他，不男不女也由得他。如今见我的家私舍去一半，所以也拿一半来安慰我。这等看来，将来还不止于此。只是这一半也还是拿不稳的。我若照以前中止了善心，焉知伸得出来的缩不进去？如今没得说，只是发狠施舍就是了。”当日率了妻子通房，到菩萨面前磕了无数的头，就去急急寻好事做。

不多几时，场下瘟病大作，十个之中，医不好两三个。薄板棺材，从一两一口卖起，卖到五、六两还不住。达卿就买了几簾木头，叫上许多匠作，昼夜做棺材施舍。又着人到镇江请明医，苏州买药料，把医生养在家中，施药替人救治。医得好的，感他续命之恩；医不好的，衔他掩尸之德。不上数月，又舍去二三千金。再把孩子一看，不但人道又长了许多，连肾囊肾子都褪出来了。达卿一来因善事圆满，二来因孩子变全，就往各寺敦请高僧，建七七四十九日水陆道场，酬还夙愿。功德完日，正值孩子周试之期，数百里内外受惠之人都来庆贺。以

前达卿因孩子不雌不雄，难取名字，直到此时，方才拿得定是个男子，因他生得奇异，取名叫做奇生。后来易长易大，一些灾难也没有，资性又聪明，人物又俊雅，全不像灶户人家生出来的。达卿延请明师，教他诵读，十六岁就进学，十八岁就补廪。补廪十年，就膺了恩选，做过一任知县，一任知州。致仕之时，家资仍以万计。达卿当初只当不曾施舍，白白得了个贵子，又还饶了一个封君，你道施舍的利钱重与不重？可见作福一事，是男人种子的仙方，女子受胎的秘诀，只是施舍的银子，不可使它落空，都要做些眼见的功德。

如今世上无子的人，十个九个是财上安命的，哪里拚得施舍？究竟那些家产，终久是别人的，原与施舍一样。他宁可到死后分赃，再不肯在生前作福，这是什么缘故？只因有两个主意横在胸中，所以不肯割舍。第一个主意，说焉知我后来不生，生出来还要吃饭；不知天有生人，必有养人，哪有个施恩作福修出来的儿子会饿死的？第二个主意，说有后无后，是前生注定的，哪里当真修得来？不知因果一事，虽未必个个都像施达卿应得这般如响，只是钱财与子息这两件东西，大约有些相碍的。钱财多的人家，子息定少；子息多的人家，钱财必稀。不信但看打鱼船上的穷人，卑田院中的丐妇，衣不遮身，食不充口，那儿子横一个，竖一个，止不住只管生出来；盈千累万的财主，妻妾满堂，眼睛望得血出，再不见生，就生了也养不大。

可见银子是妨人的东西，世上无嗣的诸公，不必论因果不因果，请多少散去些，以为容子之地。

\*

### 【评】

施达卿是个极有算计的人，前半段施舍也不妙，后半段施舍也不妙，妙在中间歇了一歇。若竟施舍到头，明明白白生个

儿子出来，就索然无味，没有这样好小说替他流芳百世了。如今世上为善不终之人，个个都可以流芳百世，只要替做小说的想个收场之法耳。

## 第十回

## 移妻换妾鬼神奇

词云：

菴菜瓶翻莫救，葡萄架倒难支。  
阍内烽烟何日靖，报云死后班师。  
欲使妇人不妒，除非阍尽男儿。  
醋有新陈二种，其间酸味同之。  
陈醋只闻妻妒妾，近来妾反先施。  
新醋更加有味，唇边咂尽胭脂。

这首词名为《何满子》，单说妇人吃醋一事。人只晓得醋乃妒之别名，不知这两个字也还有些分辨。“妒”字从才貌起见，是男人、女子通用得的；“醋”字从色欲起见，是妇人用得着、男子用不着的。虽然这两个名目同是不相容的意思，究竟咀嚼起来，妒是个歪字眼，醋是件好东西。当初古人命名，一定有个意思，开门七件事，醋是少不得的，妇人主中馈，凡物都要先尝，吃醋是她本等，怎么比做争锋夺宠之事？要晓得争锋争得好，夺宠夺得当，也就如调和饮食一般，醋用得不多不少，那吃的人就但觉其美而不觉其酸了；若还不当争而争，不当夺而夺，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就如性喜吃酸的妇人安排饮食，只向自己的心，不管别人的口，当用盐酱的都用了醋，那吃的人自然但觉其酸而不觉其美了。可见“吃醋”二字，不必

尽是妒忌之名，不过说它酸的意思，就如秀才吝啬，人叫他酸子的一般。

究竟妇人家这种醋意，原是少不得的。当醋不醋谓之失调；要醋没醋谓之口淡。怎叫做当醋不醋？譬如那个男子，是姬妾众的，外遇多的，若有个会吃醋的妻子钳束住了，还不至于纵欲亡身；若还见若不见，闻若不闻，一味要做女汉高，豁达大度，就像饮食之中，有油腻而无齏盐，多甘甜而少酸辣，吃了必致伤人，岂不叫做失调？怎叫做要醋没醋？譬如富贵人家，珠翠成行，钗环作队，若有个会吃醋的妻子夹在中间，愈加觉得津津有味；若还听我自去，由我自来，不过像个家母鸡迎商奉客，譬如饮食之中，但知鱼肉之腥膻，不觉珍馐之贵重，滋味甚是平常，岂不叫做口淡？只是这件东西，原是拿来和作料的，不是拿来坏作料的，譬如药中的饮子，姜只好用三片，枣只好用一枚，若用多了，把药味都夺了去，不但无益，而反有损，那服药的人，自然容不得了。

从来妇人吃醋的事，戏文、小说上都已做尽，哪里还有一桩剩下来的？只是戏文、小说上的妇人，都是吃的陈醋，新醋还不曾开坛，就从我这一回吃起。陈醋是大吃小的，新醋是小吃大的。做大的醋小，还有几分该当，就酸也酸得有文理。况且她说的话，丈夫未必心服，或者还有几次醋不着的；惟有做小的人，倒转来醋大，那种滋味，酸到个没理的去处，所以更觉难当。况且丈夫心上，爱的是小，厌的是大。她不醋就罢，一醋就要醋着了。区区眼睛看见一个，耳朵听见一个。

眼睛看见的是浙江人，不好言其姓氏，丈夫因正妻无子，四十岁上娶了一个美妾。这妾极有内才，又会生子，进门之后，每年受一次胎，只是小产的多，生得出的少。她又能钳制丈夫，使他不与正妻同宿。一日正妻五旬寿诞，丈夫禀命于她，说：

“大生日比不得小生日，不好教她守空房。我权过去宿一晚，这叫做‘百年难遇岁朝春’，此后不以为例就是了。”其妾变下脸来道：“你去就是了，何须对我说得！”她这句话是煞气的声口，原要激他中止的。谁想丈夫要去的心慌，就是明白禁止，尚且要矫诏而行。何况得了这个似温不严的旨意，哪里还肯认做假话，调过头去竟走。其妾还要唤他转来，不想才走进房，就把门窗紧闭，同上牙床，大做生日去了。十年割绝的夫妻，一旦凑做一处，在妻子看了，不消说是久旱逢甘雨；在丈夫看了，也只当是他乡遇故知，诚于中而形于外，自然有许多声响做出来了。

其妾在门外听见，竟当作一桩怪事，不说她的丈夫被我占来十年，反说我的丈夫被她夺去一夜。要勉强熬到天明。与丈夫厮闹，一来十年不曾独宿，捱不过长夜如年；二来又怕做大的趁这一夜工夫，把十年含忍的话在枕边发泄出来，使丈夫与她离心离德。想到这个地步，真是一刻难容，要叫又不好叫得，就生出一个法子，走到厨下点一盏灯，拿一把草，跑到猪圈屋里放起火来，好等丈夫睡不安宁，起来救火。她的初意只说猪圈屋里没有什么东西，拚了这间破房子，做个火攻之计，只要吓得丈夫起来，救灭了火，依旧扯到她房里睡，就得计了。不想水火无情，放得起，浇不息，一夜直烧到天明，不但自己一份人家化为灰烬，连四邻八舍的屋宇都变为瓦砾之场。次日丈夫拷打丫鬟，说：“为什么夜头夜晚点灯到猪圈里去？”只见许多丫鬟众口一词，都说：“昨夜不曾进猪圈，只看见二娘立在大娘门口，悄悄地听了一会，后来慌忙急促走进厨房，一只手拿了灯，一只手抱了草走到后面去，不多一会，就火着起来，不知什么缘故？”丈夫听了这些话，才晓得是奸狠妇人做出来的歹事。

后来邻舍知道，人人切齿，要写公呈出首，丈夫不好意思，只得私下摆布杀了。这一个是区区目击的，乃崇祯九年之事。

耳闻的那一个是万历初年的人，丈夫叫做韩一卿，是个大富长者，在南京淮清门外居住。正妻杨氏，偏房陈氏。杨氏嫁来时节，原是个绝标致的女子，只因到二十岁外，忽地染了疯疾，如花似玉的面庞忽然臃肿，一个美貌佳人变做疯皮癞子。丈夫看见，竟要害怕起来，只得另娶了一房，就是陈氏。她父亲是个皂隶，既要接人的重聘，又不肯把女儿与人做小，因见一卿之妻染了此病，料想活不久，贪一卿家富，就许了他。陈氏的姿色虽然艳丽，若比杨氏未病之先，也差不得多少，此时进门与疯皮癞子比起来，自然一个是西施，一个是嫫母了。治家之才，驭下之术，件件都好，又有一种笼络丈夫的伎俩。进门之夜，就与他断过：“我在你家，只可与一人并肩，不可使二人敌体，自我进门之后，再不许你娶别个了。”一卿道：“以后自然不娶，只是以前这一个，若医不好就罢了，万一医得好，我与她是结发夫妻，不好抛撇，少不得一边一夜，只把心向你些就罢了。”陈氏晓得是决死之症，落得做虚人情，就应他道：“她先来，我后到，凡事自然要让她。莫说一边一夜，就是她六我四，她七我三，也是该当的。”从此以后，晓得她医不好，故意催丈夫赎药调治，晓得形状恶赖，丈夫不敢近身，故意推去与她同睡。杨氏只道是个极贤之妇，心上感激不了，凡是该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教诲她。一日对她道：“我是快死的人，不想在他家过日子了，你如今一朵鲜花才开，不可不使丈夫得意。他生平有两桩毛病，是犯不得的，一犯了他，随你百般粉饰，再医不转。”陈氏问哪两桩，杨氏道：“第一桩是多疑，第二桩是悭吝。我若偷他一些东西到爷娘家去，他查出来，不是骂，就是打，定有好几夜不与我同床，这是他悭吝的

毛病；他眼睛里再着不得一些嫌疑之事，我初来的时节，满月之后，有个表兄来问我借银子，见他坐在面前，不好说得，等他走出去，靠了我的耳朵说几句私话，不想被他张见。当时不说，直等我表兄去了，与我大闹，说平日与他没有私情，为什么附耳讲话？竟要写休书休起我来。被我再三折辩，方才中止。这桩事至今还不曾释然，这是他疑心的毛病。我把这两桩事说在你肚里，你晓得他的性格，时时刻刻要存心待他，不可露出一些破绽，就离心离德，不好做人家了。”陈氏得了这些秘诀，口中感谢不尽道：“是母亲爱女儿也不过如此，若还医得你好，教我割股也情愿。”却说杨氏的病，起先一日狠似一日，自从陈氏过门之后，竟停住了。又有个算命先生，说她“只因丈夫命该克妻，所以累你生病，如今娶了第二房，你的担子轻了一半，将来不会死了。”陈氏听见这句话，外面故意欢喜，内里好不担忧，就是她的父亲，也巴不得杨氏死了，好等女儿做大，不时弄些东西去浸润她，谁想终日打听，再不见个死的消息。一日来与女儿商量说：“她万一不死，一旦好起来，你就要受人的钳制了，倒不如弄些毒药，早些结果了她，省得淹淹缠缠，教人记挂。”陈氏道：“我也正要如此。”又把算命先生的话与他说了一遍。父亲道：“这等，一发该下手了。”就去买了一服毒药，交与陈氏，陈氏搅在饮食之中，与杨氏吃了，不上一个时辰，发狂发躁起来，舌头伸得尺把长，眼睛乌珠挂出一寸。陈氏知道着手了，故意叫天叫地，哭个不了。又埋怨丈夫，说他不肯上心医治。一脚把衣衾棺槨办得剪齐，只等断了气，就好收殓。谁想杨氏的病，不是真正麻疯，是吃着毒物了起的。如今以毒攻毒，只当遇了良医，发过一番狂躁之后，浑身的皮肉一齐裂开，流出几盆紫血，那眼睛舌头依旧收了进去。昏昏沉沉睡过一晚，到第二日，只差得黄瘦了些，形体面貌竟与未

病时节的光景一毫不差。再将养几时，疯皮癩子依旧变做美貌佳人了。陈氏见药她不死，一发气恨不平，埋怨父亲，说他毒药买不着，错买了灵丹来，倒把死人医活了，将来怎么受制得过？一卿见妻子容貌复旧，自然相爱如初，做定了规矩，一房一夜。陈氏起先还说三七、四六，如今对半均分还觉得吃亏，心上气忿不了，要生出法来离间她。思量道：“她当初把那两桩毛病来教导我，我如今就把这两桩毛病去摆布她。疑心之事，家中没有闲杂人往来，没处下手，只有慳吝之隙可乘，她爷娘家不住有人来走动，我且把贼情事冤屈她几遭，一来使丈夫变变脸，动动手，省得她十分得意；二来多啣几次气，也少同几次房。他两个鹬蚌相持，少不得是我渔翁得利。先讨她些零碎便宜，到后来再算总帐。”计较定了，着人去对父亲说：“以后要贵重些，不可常来走动，我有东西，自然央人送来与你。”父亲晓得她必有妙用，果然绝迹不来。一卿隔壁有个道婆居住，陈氏背后与她说过：“我不时有东西丢过墙来，烦你送到娘家去，我另外把东西谢你。”道婆晓得有些利落，自然一口应承。

却说杨氏的父母见女儿大病不死，喜出望外，不住教人来亲热她。陈氏等她来一次，就偷一次东西丢过墙去，寄与父亲。

一卿查起来，只说陈家没人过往，自然是杨氏做的手脚，偷与来人带去了。不见一次东西，定与她啣一次气；啣一次气，定有几夜不同床。杨氏忍过一遭，等得他怒气将平、正要过来的时节，又是第二桩贼情发作了。冤冤相继，再没有个了时。只得寄信与父母，教以后少来往些，省得累我受气。父母听见，也像陈家绝迹不来。一连隔了几月，家中渐觉平安。鹬蚌不见相持，渔翁的利息自然少了。陈氏又气不过，要寻别计弄她，再没有个机会。

一日将晚，杨氏的表兄走来借宿，一卿起先不肯留，后来见城门关了，打发不去，只得在大门之内、二门之外收拾一间空房，等他睡了。一卿这一晚该轮着陈氏，陈氏往常极贪，独有这一夜，忽然廉介起来，等一卿将要上床，故意推到杨氏房里去。一卿见她固辞，也就不敢相强，竟去与杨氏同睡。杨氏又说该轮着自己，死推硬掬不容他上床，一卿费了许多气力，方才钻得进被。

只见睡到一更之后，不知不觉被一个人掩进房来，把他脸上摸了一把，摸到胡须，忽然走了出去。一卿在睡梦之中被他摸醒，大叫起来道：“房里有贼！”杨氏吓得战战兢兢，把头钻在被里，再不则声。一卿就叫丫鬟点起灯来，自己披了衣服，把房里、房外照了一遍，并不见个人影。丫鬟道：“二门起先是关的，如今为何开着，莫非走出去了不成？”一卿再往外面一照，那大门又是闭好的。心上思量道：“若说不是贼，二门为什么会开？若说是贼，大门又为什么不开？这桩事好不明白。”正在那边踌躇，忽然听见空房之中有人咳嗽，一卿点点头道：“是了，是了，原来是那个淫妇与这个畜生日间有约，说我今夜轮不着她，所以开门相等。及至这个畜生扒上床去，摸着我的胡须，知道干错了事，所以张惶失措，跑了出来。我一向疑心不决，直到今日才晓得是真。”一卿是个有血性的人，想到这个地步，哪里还忍得住？就走到咳嗽的所在，将房门踢开，把杨氏的表兄从床上拖到地下，不分皂白捶个半死。那人问他什么缘故？一卿只是打，再不说。那人只得高声大叫，喊“妹子来救命！”谁想他越喊得急，一卿越打得凶，杨氏是无心的人，听见叫喊，只得穿了衣服走出来，看为什么缘故。哪里晓得那位表兄是从被里扯出来的，赤条条的一个身子，没有一件东西不露在外面。起先在暗处打，杨氏还不晓得，后来被一卿

拖到亮处来，杨氏忽然看见，才晓得自家失体，羞得满面通红，掉转头来要走，不想一把头发已被丈夫揪住，就捺在空房之中，也像令表兄一般，打个不数。杨氏只说自己不该出来，看见男子出身露体，原有可打之道，还不晓得那桩冤情。直等陈氏教许多丫鬟把一卿扯了进去，细问缘由，方才说出杨氏与她表兄当初附耳绸缪、如今暗中摸索的说话。陈氏替她苦辨，说：“大娘是个正气之人，决无此事。”一卿只是不听。

等到天明要拿奸夫，与杨氏一齐送官，不想那人自打之后，就开门走了。一卿写下一封休书，教了一乘轿子，要休杨氏到娘家去。杨氏道：“我不曾做什么歹事，你怎么休得我？”一卿道：“奸夫都扒上床来，还说不做歹事？”杨氏道：“或者他有歹意，进来奸我，也不可。我其实不曾约他进来。”一卿道：“你既不曾约他，把二门开了等哪一个？”杨氏赌神罚咒，说不曾开门，一卿哪里肯信？不由她情愿，要勉强扯进轿子。杨氏痛哭道：“几年恩爱夫妻，亏你下得这双毒手，就要休我，也等访得实了休也未迟。昨夜上床的人，你又不曾看见他的面貌，听见他的声音，糊里糊涂，焉知不是做梦？就是二门开了，或者是手下人忘记，不曾关也不可。我如今为这桩冤枉的事休了回去，就死也不得甘心。求你积个阴德，暂且留我在家，细细地查访，若还没有歹事，你还替我做夫妻；若有一毫形迹，凭你处死就是了，何须休得？”说完，悲悲切切，好不哭得伤心。

一卿听了，有些过意不去，也不叫走，也不叫住，低了头只不则声。陈氏料他决要中止，故意跪下来讨饶，说：“求你恕她个初犯，以后若再不正气，一总处她就是了。”又对杨氏道：“从今以后要改过自新，不可再蹈前辙。”一卿原要留她，故意把虚人情做在陈氏面上，就发落她进房去了。

从此以后，留便留在家中，日间不共桌，夜里不同床，杨氏只吃得他一碗饭，其实也只当休了的一般。她只说那夜进房的果然是表兄，无缘无故走来沾污人的清名，心上恨他不过，每日起来定在家堂香火面前狠咒一次。不说表兄的姓名，只说“走来算计我的，教他如何如何；我若约他进来，教我如何如何；定要求菩萨神明昭雪我的冤枉，好待丈夫回心转意。”咒了许多时，也不见丈夫回心，也不见表兄有什么灾难。

忽然一夜，一卿与陈氏并头睡到三更，一齐醒来，下身两件东西，无心凑在一处，不知不觉自然会运动起来，觉得比往夜更加有趣。完事之后，一卿问道：“同是一般取乐，为什么今夜的光景有些不同？”一连问了几声，再不见答应一句。只说她怕羞不好开口，谁想过了一会，忽然流下泪来。一卿问是什么缘故？她究竟不肯回言。从三更哭起，哭到五更，再劝不住，一卿只得搂了同睡。睡到天明，正要问她夜间的缘故，谁想睁眼一看，不是陈氏，却是杨氏，把一卿吓了一跳。思量昨夜明明与陈氏一齐上床，一齐睡去，为什么换了她来？想过一会，又疑心道：“这毕竟是陈氏要替我两个和事，怕我不肯，故意睡到半夜，自己走过去，把她送了来，一定是这个缘故了。”起先不知，是搂着的，如今晓得，就把身离开了。

却说杨氏昨夜原在自家房里一人独宿，谁想半夜之后从梦中醒来，忽然与丈夫睡在一处，只说他念我结发之情，一向在那边睡不过意，半夜想起，特地走来请罪的。所以丈夫问她，再不答应。只因生疏了许久，不好就说肉麻的话，想起前情，唯有痛哭而已。及至睡到天明，掀开帐子一看，竟不在自己房中，却睡在陈氏的床上，又疑心又没趣，急急爬下床来寻衣服穿。谁想裙袄褶裤都是陈氏所穿之物，自己的衣服半件也没有。正在张惶之际，只见陈氏倒穿了她的衣服走进房来，掀开帐子，

对着一卿骂道：“奸巧乌龟做的好事！你心上割舍不得，要与她私和，就该到她房里去睡，为什么在睡梦之中把我抬过去，把她扯过来，难道我该替她守空房，她该替我做实事的么？”一卿只说陈氏做定圈套，替他和了事，故意来取笑他。就答应道：“你倒趁我睡着了，走去换别人来，我不埋怨你就够了，你反装聋做哑来骂我？”陈氏又变下脸来，对杨氏道：“就是他扯你过来，你也该自重，你有你的床，我有我的铺，为什么把我的毡条褥子垫了你们做把戏？难道你自家的被席只该留与表兄睡的么？”杨氏羞得顿口无言，只得也穿了陈氏的衣服走过房去。夫妻三个都像做梦一般，一日疑心到晚，再想不着是什么缘故。

及至点灯的时节，陈氏对一卿道：“你心上丢不得她，趁早过去，不要睡到半夜三更，又把我当了死尸抬来抬去！”一卿道：“除非是鬼摄去的，我并不曾抬你。”两人脱衣上床，陈氏两只手死紧把一卿搂住，睡梦里也不肯放松，只怕自己被人抬去。上床一觉直睡到天明，及至醒来一看，搂的是个竹夫人，丈夫不知哪里去了？流水爬起来，披了衣服，赶到杨氏房中，掀开帐子一看，只见丈夫与杨氏四只手搂做一团，嘴对嘴，鼻对鼻，一线也不差。陈氏气得乱抖，就趁他在睡梦之中，把丈夫一个嘴巴，连杨氏一齐吓醒。各人睁开眼睛，你相我，我相你，不知又是几时凑着的。陈氏骂道：“奸乌龟，巧王八！教你明明白白地过来，偏生不肯，定要到半夜三更瞒了人来做贼。我前夜着了鬼，你难道昨夜也着了鬼不成？好好起来对我说个明白！”一卿道：“我昨夜不曾动一动，为什么会到这边来，这桩事着实有些古怪。”陈氏不信，又与他争了一番。一卿道：“我有个法子，今夜我在你房里睡，把两边门都锁了，且看可有变动。若平安无事，就是我的诡计；万一再有怪事出

来，就无疑是鬼了，毕竟要请个道士来遣送。难道一家的人把他当做傀儡，今日挈过东、明日挈过西不成？”陈氏道：“也说得是。”到了晚间，先把杨氏的房门锁了。二人一齐进房，教丫鬟外面加锁，里面加栓，脱衣上床，依旧搂做一处。这一夜只因怕鬼，二人都睡不着，一直醒到四更，不见一些响动，直到鸡啼方才睡去。一卿醒转来，天还未明，伸手把陈氏一摸，竟不见了。只说去上马桶，连唤几声，不见答应，就着了忙。叫丫鬟快点起灯来，把房门开了，各处搜寻，不见一毫形迹，及至寻到茅坑隔壁，只见她披头散发，在猪圈之中搂着一个癞猪同睡。唤也不醒，推也不动，竟像吃酒醉的一般。一卿要教丫鬟抬她进去，又怕醒转来，自己不晓得，反要胡赖别人；要丢她在那边，自己去睡，心上又不忍。只得坐在猪圈外，守她醒来。

杨氏也坐在那边，一来看她，二来与一卿做伴。一卿叹口气道：“好好一份人家，弄出这许多怪事，自然是妖怪了，将来怎么被他搅扰得过？”杨氏道：“你昨日说要请道士遣送，如今再迟不得了。”一卿道：“口便是这等说，如今的道士个个是骗人的，哪里有什么法术？”杨氏道：“遣得去遣不去也要做做看，难道好由他不成？”两个不曾说得完，只见陈氏在猪圈里伸腰叹气，丫鬟晓得要醒了，走到身边把她摇两摇道：“二娘，快醒来，这里不便，请进去睡。”陈氏朦朦胧胧地应道：“我不是什么二娘，是个有法术的道士，来替你家遣妖怪的。”丫鬟只说她做梦，依旧攀住身子乱摇，谁想她立起身来，高声大叫道：“捉妖怪，捉妖怪！”一面喊，一面走，不像往常的脚步，竟是男子一般。两三步跨进中堂，爬上一张桌子，对丫鬟道：“快取宝剑法水来！”一家人个个吓得没主意，都定着眼睛相她。她又对丫鬟道：“你若不取来，我就先拿你做

了妖怪，试试我的拳头。”说完一只手捏了丫鬟的头髻，轻轻提上桌子；一只手捏了拳头，把丫鬟乱打。”丫鬟喊道：“二娘，不要打，放我下去取来就是。”陈氏依旧把丫鬟提了，朝外一丢，丢去一丈多路。

一卿看见这个光景，晓得有神道附住她了，就教丫鬟当真去取来，丫鬟舀一碗净水，取一把腰刀，递与她。她就步罡捏诀，竟与道士一般做作起来。念完一个咒，把水碗打碎，跳下一张台子，走到自己房中，拿一条束腰带子套在自家颈上，一只手牵了出来，对众人道：“妖怪拿到了，你家的怪事，是她做起，待我教她招来。”对着空中问道：“头一桩怪事，你为什么用毒药害人？害又害不死，反而把她医好，这是什么缘故？”问了两遭，空中不见有人答应，她又道：“你若不招，我就动手了！”将刀背朝自己身上重重打了上百，自己又喊道：“不消打，招就是了。我当初嫁来的时节，原说她害的是死症，要想自己做大的。后来见她不死，所以买毒药来催她，不知什么缘故反医活了，这桩事是真的。”歇息一会，自己又问道：“第二桩怪事，你为什么把丈夫的东西，偷到爷娘家去，反把贼情事冤屈做大的？这是哪个教你的法子？”自己又答应道：“这个法子是大娘自己教我的。她疯病未好之先，曾对我讲，说丈夫有怪吝的毛病，家中不见了东西，定要与她淘气；淘气之后，定有几夜不同床。我后来见他两个相处得好，气忿不过，就用这个法子摆布她。这桩事也是真的。”自己又问道：“第三桩怪事，杨氏是个冰清玉洁之人，并不曾做歹事，那晚她表兄来借宿，你为什么假装男子走去摸丈夫的胡须，累她受那样的冤屈？这个法子又是那个教你的？”自己又应道：“这也是大娘教我的。他说初来之时，与表兄说话，丈夫疑她有私。后来她的表兄恰好来借宿，我就用这个法子离间她。这桩事是她

自己说话不留心，我固然该死，她也该认些不是。我做的怪事只有这三桩，要第四件就没有了。后来把我们抬来抬去的事不知是哪个做的，也求神道说个明白。”自己又应道：“抬你们的就是我。我见杨氏终日哀告，要我替她伸冤，故此显个神通惊吓你，只说你做了亏心之事，见有神明帮助她，自然会惊心改过。谁想你全不懊悔，反要欺凌丈夫，殴辱杨氏，故此索性显个神通，扯你与癞猪同宿。今日把她的冤枉说明，破了一家人的疑惑，你以后却要改过自新，若再如此，我就不肯轻恕你了。”杨氏听了这些话，快活到极处，反痛哭起来，只晓得是神道，不记得是仇人，倒跪了陈氏，磕上无数的头。一卿心上思量道：“是便是了，她又不曾到哪里去，娘家又不十分有人来，当初的毒药是哪个替她买来的？偷的东西又是哪个替她运去的？毕竟有些不明白。”正在那边疑惑，只见她父亲与隔壁的道婆听见这桩异事，都赶来看。只说她既有神道附了，毕竟晓得过去未来，都要问她终身之事。不想走到面前，陈氏把一只手揪住两个的头发，一只手掉转了刀背，一面打，一面问道：“毒药是哪个买来的？东西是哪个运去的？快快招来！”起先两个还不肯说，后来被她打得头破血流，熬不住了，只得各人招出来。一卿到此，方才晓得是真正神道，也对了陈氏乱拜。

拜过之后，陈氏舞弄半日，精神倦了，不觉一跤跌倒，从桌上滚到地下，就动也不动。众人只说她跌死，走去一看，原来还像起先闭了眼，张了口，呼呼地睡，像个醉汉的一般，只少个癞猪做伴。众人只得把她抬上床去，过了一夜，方才苏醒。

问她昨日舞弄之事，一毫不知，只说在睡梦之中，被个神道打了无数刀背。一卿道：“可曾教你招什么话么？”她只是模糊答应，不肯说明。哪里晓得隐微之事，已曾亲口告诉别人过了。后来虽然不死，也染了一桩恶疾，与杨氏当初的病源大

同小异，只是杨氏该造化，有人把毒药医她；她自己姑息，不肯用那样虎狼之剂，所以害了一世，不能够与丈夫同床。你道陈氏她染的是什么恶疾？原来只因那一晚搂了癞猪同睡，猪倒好了，把癞疮尽过与她，雪白粉嫩的肌肤，变做牛皮蛇壳，一卿靠着她，就要喊叫起来。便宜了个不会吃醋的杨夫人，享了一生忠厚之福，可见新醋是吃不得的。

我这回小说，不但说做小的不该醋大，也要使做大的看了，晓得这件东西，不论新陈，总是不吃的妙。若使杨氏是个醋量高的，终日与陈氏吵吵闹闹，使家堂香火不得安生，那鬼神不算计她也够了，哪里还肯帮衬她？无论疯病不得好，连后来那身癞疮，焉知不是她的晦气？天下做大的人，忠厚到杨氏也没处去了，究竟不曾吃亏，反讨了便宜去。可见世间的醋，不但该吃，也尽不必吃。我起先那些吃醋的注解，原是说来解嘲的，不可当了实事做。

### 【评】

这回小说，天下人看了，都要怪他说得不经。世上哪有小反醋大之理？不知做大的醋小，一百个之中有九十九个；做小的醋大，一百个之中也有九十九个。只是做大的醋小，发泄得出；做小的醋大，发泄不出。虽有内外之分，其醋一也。这回小说，即使天下做小的看了，也都服他是诛心之论。

## 第十一回

### 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

诗云：

古云有子万事足，多少羸民怨孤独。  
常见人生忤逆儿，又言无子翻为福。  
有子无儿总莫嗟，黄金不尽便传家。  
床头有谷人争哭，俗语从来说不差。

话说世间子嗣一节，是人生第一桩大事。祖宗血食要他绵，自己终身要他养，一生挣来的家业要他承守。这三件事，本是一样要紧的，但照世情看起来，为父为子的心上，各有一番轻重。父亲望子之心，前面两桩极重，后面一件甚轻；儿子望父之心，前面两件还轻，后面一桩极重。若有了家业，无论亲生之子生前奉事殷勤，死后追思哀切，就是别人的骨肉承继来的，也都看银子面上，生前一样温衾扇枕，死后一般戴孝披麻，却像人的儿子尽可以不必亲生；若还家业凋零，老景萧索，无论螟蛉之子孝意不诚，丧容欠戚，就是自己的骨髓流出来结成的血块，也都冷面承欢，愁容进食，及至送终之际，减其衣衾，薄其棺槨，道他原不曾有家业遗下来，不干我为子之事。待自己生身的尚且如此，待父母生身的一发可知。就逢时遇节，勉强祭奠一番，也与呼蹴之食无异，祖宗未必肯享。这等说来，岂不是三事之中，只有家业最重？当初有两个老者，是自幼结拜的弟兄，一个有二子，一个无嗣。有子的要把家业尽数分与

儿子，待他轮流供膳；无嗣的劝他留住一分自己养老，省得在儿子项下取气，凡事不能自由。

有子的不但不听，还笑他心性刻薄，以不肖待人，怪不得难为子息，竟把家业分拆开了，要做个自在之人。不想两位令郎都不孝，一味要做人家，不顾爷娘死活，成年不动酒，论月不开葷，那老儿不上几月，熬得骨瘦如柴。

一日在路上撞着无嗣的，无嗣的问道：“一向不见，为何这等清减了？”有子的道：“只因不听你药石之言，以致如此。”就把儿子鄙吝、舍不得奉养的话告诉一遍。无嗣的叹息几声，想了一会道：“令郎肯作家也是好事，只是古语云：‘五十非肉不饱。’你这样年纪，如何断得肉食？我近日承继了两个小儿，倒还孝顺，酒肉鱼鳖拥在面前，只愁没有两张嘴、两个肚。你不如随我回去，同住几日，开开葷了回去何如？”有子的熬炼不过，顾不得羞耻，果然跟他回去。无嗣的道：“今日是大小儿供给，且看他的饮馔何如？”少顷，只见美味盈前，异香扑鼻，有子的与他豪饮大嚼，吃了一顿，抵足睡了。次日起来道：“今日轮着二房供膳，且看比大房丰俭何如？”少刻，又见佳酥美饌，不住地搬运出来，取之无穷，食之不竭。

一连过了几日，有子的对无嗣的叹息道：“儿子只论孝不孝，哪论亲不亲？我亲生的那般忤逆，反不如你承继的这等孝顺，只是小弟来了两日，再不见令郎走出来，不知是怎生两个相貌，都一般有这样的孝心，可好请出来一见？”无嗣的道：“要见不难，待我唤他们出来就是。”就向左边唤道：“请大官人出来。”伸手在左边袋里摸出一个银包，放在桌上。又向右边唤道：“请二官人出来。”伸手又在右边袋里摸出一个银包，放在桌上。对有子的指着道：“这就是两个小儿，老兄请看。”有子的大惊道：“这是两包银子，怎么说是令郎？”无

嗣的道：“银子就是儿子了，天下的儿子哪里还有孝顺似他的？要酒就是酒，要肉就是肉，不用心焦，不消催促，何等体心。他是我骨头上挣出来的，也只当自家骨血，当初原教他同家过活，不忍分居，只因你那一日分家，我劝你留一分养老，你不肯听，我回来也把他分做两处，一个居左，一个居右，也教他们轮流供膳，且看是你家的孝顺，我家的孝顺？不想他们还替我争气，不曾把我熬瘦了，到如今还许多请人相陪，岂不是古今来第一个养志的孝子？不枉我当初苦挣他一场。”说完，依旧塞进两边袋里去了。那有子的听了这些话，不觉两泪交流，无言可答。后来无子的怜他老苦，时常请他吃些肥食，滋补颐养，才得尽其天年。

看官，照这桩事论起来，有家业分与儿子的，尚且不得他孝养之力，那白手传家、空囊授子的，一发不消说了，虽然如此，这还是入世不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話。若照情理细看起来，贫穷之辈，囊无蓄贯，仓少余粮，做一日吃一日的人家，生出来的儿子，倒还有些孝意。为什么缘故？只因他无家可传，无业可受，那负米养亲、采菽供膳之事，是自小做惯的，也就习以为常，不自知其为孝，所以倒有暗合道理的去处，偏是富贵人家儿子，吃惯用惯，却像田地金银是他前世带来的，不关父母之事，略分少些，就要怨恨，竟像刻剥了他己财一般。若稍稍为父母吃些辛苦，就道是尽瘁竭力，从来未有之孝了，哪里晓得当初曾、闵、大舜，还比他辛苦几分。所以人的孝心，大半丧于膏粱纨袴，不可把金银产业当做传家之宝，既为儿孙做马牛，还替他开个仇恨爷娘之衅。我如今说个争财背本之人，以为逆子贪夫之戒。

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泉州府同安县，有个百姓，叫做单龙溪，以经商为业。他不贩别的货物，单在本处收荔枝圆眼，到

苏杭发卖。长子单金早丧，遗腹生下一孙，就叫做遗生。次子单玉，是中年所得，与遗生虽是叔侄，年相上下，却如兄弟一般。两个同学读书，不管生意之事。家中有个义男，叫做百顺，写得一笔好字，打得一手好算，龙溪见他聪明，时常带在身边服事，又相帮做生意。百顺走过一两遭，就与老江湖一般惯熟。为人又信实，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所以行家店户，没有一个不抬举他。龙溪不在面前，一般与他同起同坐。又替他取个表字，叫做顺之。做到后来，反厌龙溪古板，喜他活动。龙溪脱不去的货，他脱得去；龙溪讨不起的帐，他讨得起。龙溪见他结得人缘，就把脱货讨帐之事，索性教他经手，自己只管总数。

就有人在背后劝百顺，教他聚些银子，赎身出去自做人家。百顺回他道：“我前世欠人之债，所以今世为人之奴，拚得替他劳碌一生，偿还清了，来世才得出头；若还鬼头鬼脑偷他的财物，赎身出去自做人家，是债上加债了，哪一世还得清洁？或者家主严厉，自己苦不过，要想脱身，也还有些道理；我家主仆犹如父子一般，他不曾以寇仇对待我，我怎忍以土芥视他？”那劝的人听了，反觉得自家不是，一发敬重他。

却说龙溪年近六旬，妻已物故，自知风烛草霜，将来日子有限，欲待丢了生意不做，又怕帐目难讨，只得把本钱收起三分之二，瞒了家人掘个地窖，埋在土中，要待单玉与遗生略知世务，就取出来分与他。只将一分客本贩货往来，答应主顾，要渐渐刮起陈帐，回家养老。谁想经纪铺户规矩做定了，毕竟要一帐搭一帐，后货到了，前帐才还，后货不到，前帐只管扣住，龙溪的生意再歇不得手。他平日待百顺的情分与亲子无异，一样穿衣，一般吃饭，见他有些病痛，恨不得把身子替他。只想到银子上面，就要分个彼此，子孙毕竟是子孙，奴仆毕竟是奴仆。心上思量道：“我的生意一向是他经手，倘若我早晚之

间有些不测，那人头上的帐目总在他手里，万一收了去，在我儿孙面前多的说少，有的说无，教他哪里去查帐？不如趁我生前把儿孙领出来，认一认主顾，省得我死之后，众人不相识，就有银子也不肯还他。” 算计定了，到第二次回家，收完了货，就吩咐百顺道：“一向的生意都是你跟去做，把两个小官人倒弄得游手靠闲，将来书读不成，反误他终身之事。我这番留你在家，教他们跟我出去，也受些出路的风霜，为客的辛苦，知道钱财难趁，后来好做人家。” 百顺道：“老爹的话极说得是，只怕你老人家路上没人服事，起倒不便。两位小官人不曾出门得惯，船车上担干受系，反要费你的心。” 龙溪道：“也说得不得，且等他走上一两遭再做区处。” 却说单玉与遗生听见教他丢了书本，去做生意，喜之不胜。

只道做客的人，终日在外面游山玩水，风花雪月，不知如何受用，哪里晓得穿着草鞋游山，背着被囊玩水，也不见有什么山水之乐。至于客路上的风花雪月，与家中大不相同，两处的天公竟是相反的。家中是解愠之风，兆瑞之雪，娱目之花，赏心之月；客路上是刺骨之风，僵体之雪，断肠之花，伤心之月。二人跟了出门，耐不过奔驰劳碌，一个埋怨阿父，一个嗟怅阿祖，道：“不好好在家快活，为什么领人出来，受这样苦？” 及至到了地头，两个水土不服，又一齐生起病来，这个要汤，那个要药，把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家磨得头光脚肿，方才晓得百顺的话句句是金石之言，懊悔不曾听得。伏事得两人病痊，到各店去发货，谁想人都嫌货不好，一箱也不要，只得折了许多本钱，滥贱的撵去。要讨起前帐回家，怎奈经纪铺行都回道：“经手的不来，不好付得。” 单玉、遗生与他争论，众人见他大模大样，一发不理，大家相约定了，分文不付。龙溪是年老之人，已被一子一孙磨得七死八活，如今再受些气恼，分

明是雪上加霜，哪里撑持得住？一病着床，再医不起。自己知道不济事了，就对单玉、遗生道：“我虽然死在异乡，有你们在此收殓，也只当死在家里一般。我死之后，你可将前日卖货的银子装我骸骨回去。这边的帐目料想你们讨不起，不要与人淘气，回去叫百顺来讨，他也有些良心，料不致全然干没。我还有一句话，论理不该就讲，只恐怕临危之际说不出来，误了大事，只得讲在你们肚里。我有银子若干，盛做几坛，埋在某处地下，你们回去可掘起来均分，或是买田，或是做生意，切不可将来浪费。”说完，就教买棺木，办衣衾，只等无常一到，即便收殓。

却说单玉、遗生见他说出这宗银子埋在家中，两人心上如同火发，巴不得乃祖乃父早些断气，收拾完了，好回去掘来使用。谁想垂老之病，犹如将灭之灯，乍暗乍明，不肯就息。二人度日如年，好生难过。

一日遗生出去讨帐，到晚不见回来，龙溪央人各处寻觅不见踪影。谁想他要银子心慌，等不得乃祖毕命，又怕阿叔一同回去，以大欺小，分不均匀，故此瞒了阿叔，背了乃祖，做个高才捷足之人，预先赶回去掘藏了。龙溪不曾设身处地，哪里疑心到此？单玉是同事之人，晓得其中诀窍，遗生未去之先，他早有此意，只因意思不决，迟了一两天，所以被人占了先着。心上思量道：“他既然瞒我回去，自然不顾道理，一总都要掘去了，哪里还留一半与我？我明日回去取讨，他也未必肯还，要打官司，又没凭据，难道孙子得了祖财，儿子反立在空地不成？如今父亲的衣裳棺椁都有了，若还断气，主人家也会殓殮，何必定要儿子送终？我若与他说明，他决然不放我走，不如便宜行事罢了。”算计已定，次日瞒了父亲，以寻访遗生为名，雇了快船，兼程而进地去了。

龙溪见孙子寻不回来，也知道为银子的缘故，懊悔出言太早，还叹息道：“孙子比儿子到底隔了一层，情意不相关切，只要银子，就做出这等事来。还亏得我带个儿子在身边，不然骸骨都没人收拾了。可见天下孝子易求，慈孙难得。”谁想到第二日，连儿子也不见了，方才知不但慈孙难得，并孝子也不易求，只有钱财是嫡亲父祖，就埋在土中，还要急急赶回去掘他起来。生身的父祖，到临终没有出息，竟与路人一般，就死在旦夕，也等不得收殓过了带他回去。财之有用，亦至于此；财之为害，亦至于此。叹息了一回，不觉放声大哭。又思量若带百顺出来，岂有此事？自古道：“国难见忠臣。”不到今日，如何见他好处？怎得他飞到面前，待我告诉一番，死也瞑目。

却说百顺自从家主去后，甚不放心，终日求签问卜，只怕高年之人，外面有些长短。一日忽见遗生走到，连忙问道：“老爷一向身体何如？如今在哪里？为什么不一齐回来，你一个先到？”遗生回道：“病在外面，十分危笃，如今死了也不可知。”百顺大惊道：“既然病重，你为何不在那边料理后事，反跑了回来？”遗生只道回家有事，不说起藏的缘故。百顺见他举止乖张，言语错乱，心上十分惊疑。思想家主病在异乡，若果然不保，身边只有一个儿子，又且少不更事，教他如何料理得来？正要赶去相帮，不想到了次日，连那少不更事的也回来了。百顺见他慌慌张张，如有所失，心上一发惊疑，问他缘故，并不答应，直到寻不见银子，与遗生争闹起来，才晓得是掘藏的缘故。百顺急了，也不通知二人，收拾行囊竟走。不数日赶到地头，喜得龙溪还不曾死，正在恹恹待毙之时，忽见亲人走到，悲中生喜，喜处生悲，少不得主仆二人各有一番疼热的话。

次日龙溪把行家铺户一齐请到面前，将忤逆子孙贪财背本，

先后逃归与义男闻信、千里奔丧的话告诉一遍。又对众人道：“我舍下的家私与这边的帐目，约来共有若干，都亏这个得力义子帮我挣来的，如今被那禽兽之子、狼虎之孙得了三分之二，只当被强盗劫去一般，料想追不转了。这一份虽在帐上，料诸公决不相亏。我如今写张遗嘱下来，烦诸公做个见证，分与这个孝顺的义子。我死之后，教他在这里自做人家，不可使他回去。我的骸骨也不必装载还乡，就葬在这边，待他不时祭扫，省得靠了不孝子孙，反要做无祀之鬼。倘若那两个逆种寻到这边来与他说话，烦诸公执了我的遗嘱，送他到官，追究今日背祖弃父、死不奔丧之罪。说便是这等说，只怕我到阴间，也就有个报应，不到寻来的地步。”说完，众人齐声赞道：“正该如此。”百顺跪下磕头，力辞不可，说：“百顺是老爷的奴仆，就粉身为主，也是该当，这些小勤劳，何足挂齿。若还老爷这等溺爱起来，是开幼主惩仆之端，貽百顺叛主之罪，不是爱百顺，反是害百顺了，如何使得？”龙溪不听，勉强挣扎起来，只是要写。

众人同声相和道：“幼主摆布你，我们自有公道。”一面说，一面取纸的取纸，磨墨的磨墨，摆在龙溪面前。龙溪虽是垂死之人，当不得感激百顺的心坚，愤恨子孙的念切，提起笔来，精神勃勃，竟像无病的一般，写了一大幅。前面半篇说子孙不孝，竟是讨逆锄凶的檄文，后面半篇赞百顺尽忠，竟是义士忠臣的论断。写完，又求众人用了花押，方才递与百顺。百顺怕病中之人，违拗不得，只得权且受了，磕头谢恩。

却也古怪，龙溪与百顺想是前生父子，夙世君臣，在生不能相离，临死也该见面。百顺未到之先，淹淹缠缠，再不见死，等他走到，说过一番永诀的话，遗嘱才写得完，等不得睡倒，就绝命了。百顺号天痛哭，几不欲生，将办下的衣衾棺槨殓

过了，自己戴孝披麻，寝苫枕块，与亲子一般，开丧受吊。七七已完，就往各家讨帐，准备要装丧回去。众人都不肯道：“你家主临终之命不可不遵，若还在此做人家，我们的帐目一一还清，待你好做生意；若要装丧回去，把银子送与禽兽狼虎，不但我们不服，连你亡主也不甘心。况且那样凶人，岂可与他相处？待生身的父祖尚且如此，何况手下之人？你若回去跟他，将来不是饿死，就是打死，断不可错了主意。”百顺见众人的话来激切，若还不依，银子决难到手，只得当面应承道：“蒙诸公好意为我，我怎敢不知自爱？但求把帐目赐还，待我置些田地，买所住宅，娶房家小在此过活，求诸公青目就是。”众人见他依允，就把一应欠帐如数还清。

百顺讨足之后，就备了几席酒，把众人一齐请来，拜了四拜，谢他一向抬举照顾之情，然后开言道：“小人奉家主遗言，蒙诸公盛意，教我不要还乡，在此成家立业，这是恩主爱惜之心，诸公怜悯之意，小人极该仰承；只是仔细筹度起来，毕竟有些碍理。从古以来，只有子承父业，哪有仆受主财？我如今若不装丧回去，把客本交还幼主，不但明中犯了叛主之条，就是暗中也犯了昧心之忌，有几个受了不义之财，能够安然受享的？我如今拜别诸公，要扶灵柩回去了。”众人知道劝不住，只得替他踌躇道：“你既然立心要做义仆，我们也不好勉强留你，只是你那两个幼主，未必像阿父，能以恩义待人。据我们前日看来，却是两个凶相，你虽然忠心赤胆地为他，他未必推心置腹地信你。他父亲生前货物是你放，死后帐目是你收，万一你回去之后，他倒疑你有私，要恩将仇报起来，如何了得？你的本心只有我们知道，你那边有起事来，我们远水救不得近火。你如今回去，银子便交付与他，那张遗嘱，切记要藏好，不可被他看见，抢夺了去。他若难为你起来，你还有个凭据，

好到官去抵敌他。”百顺听到此处，不觉改颜变色，合起掌来念一声“阿弥陀佛”道：“诸公讲的什么话，自古道：‘君欲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岂有做奴仆之人与家主相抗之理？说到此处，也觉得罪过。那遗嘱上的言语，是家主愤怒头上偶然发泄出来的，若还此时不死，连他自己也要懊悔起来，何况子孙看了，不说他反常背理，倒置尊卑？我此番若带回去，使幼主知道，教他何以为情？若使为子者怨父，为孙者恨祖，是我伤残他的骨肉，搅乱他的伦理，主人生前以恩结我，我反以仇报他了，如何使得？我不如当诸公面前毁了这张遗嘱，省得贻悔于将来。”说完，取出遗嘱捏在手中，对灵柩拜了四拜，点起火来烧化了。四座之中，人人叹服，个个称奇，道他是僮仆中的圣人，可惜不曾做官做吏，若受朝廷一命之荣，自然是个托孤寄命之臣了。

百顺别了众人，雇下船只，将旅橈装载还乡，一路烧钱化纸，招魂引魄，自不必说。一日到了同安，将灵柩停在城外，自己回去，请幼主出来迎丧。不想走进大门，家中烟消火灭，冷气侵人，只见两个幼主母，不见了两位幼主人。问到哪里去了？单玉、遗生的妻子放声大哭，并不回言。直待哭完了，方才述其缘故。原来遗生得了银子，不肯分与单玉，二人终日相打，遗生把单玉致命处伤了一下，登时呕血而死。地方报官，知县把遗生定了死罪，原该秋后处决，只因牢狱之中时疫大作，遗生入监不上一月，暴病而死。当初掘起的财物都被官司用尽，两口尸骸虽经收殓，未曾殡葬。百顺听了，捶胸跌足，恸痛一场，只得寻了吉地，将单玉、遗生纆葬龙溪左右。

一夜百顺梦见龙溪对他大怒道：“你是明理之人，为何做出背理之事？那两个逆种是我的仇人，为何把他葬在面前，终日使我动气？若不移他开去，我宁可往别处避他！”百顺醒来，

知道他父子之仇，到了阴间还不曾消释，只得另寻一地，将单玉、遗生迁葬一处。

一夜又梦见遗生对他哀求道：“叔叔生前是我打死，如今葬在一处，时刻与我为仇，求你另寻一处，把我移去避他。”百顺醒来，懊悔自己不是，父子之仇尚然不解，何况叔侄？既然得了前梦，就不该使他合茔，只得又寻一地，把遗生移去葬了，三处的阴魂才得安妥。

单玉、遗生的妻子年纪幼小，夫死之后，各人都要改嫁，百顺因她无子，也不好劝她守节，只得各寻一份人家，送她去了。

龙溪没有亲房，百顺不忍家主绝嗣，就刻个“先考龙溪公”的神主，供奉在家，祭祀之时，自称不孝继男百顺，逢时扫墓，遇忌修斋，追远之诚，比亲生之子更加一倍。后来家业兴隆，子孙繁衍，衣冠累世不绝，这是他盛德之报。

我道单百顺所行之事，当与嘉靖年间之徐阿寄一样流芳。单龙溪所生之子，当与春秋齐桓公之五子一般遗臭。阿寄辅佐主母，抚养孤儿，辛苦一生，替她挣成家业，临死之际，搜他私蓄，没有分文，其事载于《警世通言》。齐桓公卒于宫中，五公子争嗣父位，各相攻伐，桓公的尸骸停在床上六十七日，不能殓殓，尸虫出于户外，其事载于《通鉴》。这四桩事，却好是天生的对偶。可见奴仆好的，也当得子孙；子孙不好的，尚不如奴仆。凡为子孙者，看了这回小说，都要激发孝心，道为奴仆的尚且如此，岂可人而不如奴仆乎？有家业传与子孙，子孙未必尽孝；没家业传与子孙，子孙未必不孝。凡为父祖者，看了这回小说，都要冷淡财心，道他们因有家业，所以如此，为人何必苦挣家业？这等看来，小说就不是无用之书了。若有贪财好利的子孙，问舍求田的父祖，不缘作者之心，怪我造此

不情之言，离间人家骨肉者，请述《孟子》二句回覆他道：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评】

看了百顺之事，竟不敢骂人奴才，恐有如百顺者在其中也；看了单玉、遗生之事，竟不愿多生子女，恐有如单玉、遗生者在其中也。然而作小说者，非有意重奴仆、轻子孙，盖亦犹《春秋》之法，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于夷狄，则夷狄之。知《春秋》褒夷狄之心，则知稗官重奴仆之意矣。

## 第十二回

##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

词云：

妻妾眼前花，死后冤家。寻常说起抱琵琶，怒气直冲霄汉上，切齿磋牙。及至戴丧簪，别长情芽，个中心绪乱如麻。学抱琵琶犹恨晚，尚不如她。

这一首《浪淘沙》词，乃说世间的寡妇，改醮者多，终节者少。凡为丈夫者，教训妇人的话虽要认真，属望女子之心不须太切。在生之时，自然要着意防闲，不可使她动一毫邪念。万一自己不幸，死在妻妾之前，至临终永诀之时，倒不妨劝她改嫁。她若是个贞节的，不但劝她不听，这番激烈的话，反足以坚其守节之心；若是本心要嫁的，莫说礼法禁她不住，情意结她不来，就把死去吓她，道“你若嫁人，我就扯你到阴间说话”，也知道阎罗王不是你做，“且等我嫁了人，看你扯得去、扯不去？”当初魏武帝临终之际，吩咐那些嫔妃，教她分香卖履，消遣时日，省得闲居独宿，要起欲心，也可谓会写遗嘱的了。谁想晏驾之后，依旧都做了别人的姬妾。想他当初吩咐之时，那些妇人到背后去，哪一个不骂他几声“阿呆”，说我们六宫之中，若个个替你守节，只怕京师地面狭窄，起不下这许多节妇牌坊。

若使遗诏上肯附一笔道：“六宫嫔御，放归民间，任从嫁

适。”那些女子岂不分香刻像去尸祝他？卖履为资去祭奠他？千载以后，还落个英雄旷达之名，省得把“分香卖履”四个字露出一生丑态，填人笑骂的舌根。所以做丈夫的人，凡到易箦之时，都要把魏武帝做个殷鉴。姬妾多的，须趁自家眼里或是赠与贫士，或是嫁与良民，省得她到披麻带孝时节，把哭声做了怨声；就是没有姬妾，或者妻子少艾的，也该把几句旷达之言去激她一激。

激得着的等她自守，当面决不怪我冲撞；激不着的等她自嫁，背后也不骂我“阿呆”。这是死丈夫待活妻妾的秘诀，列位都要紧记在心。我如今说两个激不着的，一个激得着的，做个榜样。只是激不着的本该应激得着，激得着的尽可以激不着，于理相反，于情相悖。所以叫做奇闻。

明朝靖历之间，江西建昌府有个秀士，姓马字麟如，生来资颖超凡，才思出众，又有一副绝美的姿容。那些善风鉴的，都道男子面颜不宜如此娇媚，将来未必能享大年。他自己也晓得命理，常说我二十九岁运限难过，若跳得这个关去，就不妨了。

所以功名之念甚轻，子嗣之心极重。正妻罗氏，做亲几年不见生育，就娶个莫氏为妾。莫氏小罗氏几岁，两个的姿容都一般美丽。家中又有个丫鬟，叫做碧莲，也有几分颜色，麟如收做通房。寻常之夜，在妻妾房中宿歇得多，但到行经之后，三处一般下种。过了七八年，罗氏也不生，碧莲也不育，只有莫氏生下一子。

生子之年，麟如恰好二十九岁。果然运限不差，生起一场大病，似伤寒非伤寒，似阴症非阴症，麟如自己也是精于医道的，竟辨不出是何症候。自己医治也不好，请人医治也不效，一日重似一日，看看要绝命了。就把妻妾通房，都叫来立在面

前，指着儿子问道：“我做一世人，只留得这些骨肉，你们三个之中哪一个肯替我抚养？我看你们都不像做寡妇的材料，肯守不肯守，大家不妨直说。若不情愿做未亡人，好待我寻个朋友，把孤儿托付与他，省得做拖油瓶带到别人家去，被人磨灭死了，断我一门宗祀。”罗氏先开口道：“相公说的什么话？烈女不更二夫，就是没有儿子，尚且要立嗣守节，何况有了嫡亲骨肉，还起别样的心肠？我与相公是结发夫妻，比他们婢妾不同，她们若肯同伴相守，是相公的大幸；若还不愿，也不要耽搁了她，要去只管去。”

有我在此抚养，不愁儿子不大，何须寻什么朋友，托什么孤儿，惹别人谈笑。”麟如点点头道：“说得好，这才像个结发夫妻。”莫氏听了这些话，心上好生不平，丈夫不曾喝采得完，她就高声截住道：“结发便怎地，不结发便怎地？大娘也忒把人看轻了，你不生不育的，尚且肯守，难道我生育过的，反丢了自家骨肉，去跟别人不成？从古来只有守寡的妻妾，哪有守寡的梅香？我们三个之中只有碧莲去得。相公若有差池，寻一份人家，打发她去，我们两个生是马家人，死是马家鬼，没有第二句说话。相公只管放心。”麟如又点点头道：“一发说得好，不枉我数年宠爱。”罗氏莫氏说话之时，碧莲立在旁边，只管啧啧称羨。及至说完，也该轮着她应付几句，她竟低头屏气，寂然无声。麟如道：“碧莲为什么不讲，想是果然要嫁么？”碧莲闭着口再不则声。罗氏道：“你是没有关系的，要去就说去，难道好强你守节不成？”碧莲不得已，才回覆道：“我的话不消自己答应，方才大娘，二娘都替我说过，做婢妾的人比结发夫妻不同，只有守寡的妻妾，没有守寡的梅香，若是孤儿没人照管，要我抚养他成人，替相公延一条血脉，我自然不该去；如今大娘也要守他，二娘也要守他，他的母亲多

不过，哪稀罕我这个养娘？若是相公百年以后没人替你守节，或者要我做个看家狗，逢时遇节烧一份纸钱与你，我也不该去；如今大娘也要守寡，二娘也要守寡，马家有什么大风水，一时就出得三个节妇？如今但凭二位主母，要留我在家服事，我也不想出门；若还愁吃饭的多，要打发我去，我也不敢赖在家中。总来做丫鬟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失节也无损于己，守节也无益于人，只好听其自然罢了。”麟如听见这些话，虽然说她老实，却也怪她无情。心上酌量道：“这三个之中，第一个不把稳的是碧莲，第一个把稳的是罗氏，莫氏还在稳不稳之间。碧莲是个使婢，况且年纪幼小，我活在这边，她就老了面皮，说出这等无耻的话；我死之后，还记得什么恩情？罗氏的年纪长似她们两个，况且又是正妻，岂有不守之理？莫氏既生了儿子，要嫁也未必就嫁，毕竟要等儿子离了乳哺，交与大娘方才去得。做小的在家守寡，那做大的要嫁也不好嫁得，等得儿子长大，妾要嫁人时节，她的年纪也大了，颜色也衰了，就没有必守之心，也成了必守之势，将来代莫氏抚孤者，不消说是此人。就是勉莫氏守节者，也未必不是此人。”吩咐过了，只等断气。

谁想淹淹缠缠，只不见死，空了几时不吃药，那病反痊可起来，再将养几时，公然好了。从此以后与罗氏、莫氏恩爱更甚于初；碧莲只因几句本色话，说冷了家主的心，终日在面前走来走去，眼睛也没得相她。莫说闲空时节不来耕治荒田。连那农忙之际，也不见来播种了。

却说麟如当初自垂髫之年，就入了学，人都以神童目之，道是两榜中人物。怎奈他自恃聪明，不肯专心举业，不但诗词歌赋件件俱能，就是琴棋书画的技艺，星相医卜的术数，没有一般不会。别的还博而不精，只有歧黄一道，极肯专心致志。古语云：秀才行医，如菜作齏。

麟如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又兼各样方书无所不阅，自然触类旁通，见一知十。凡是邻里乡党之中有疑难的病症，医生医不好的，请他诊一诊脉，定一个方，不消一两贴药就医好了。只因他精于医理，弄得自己应接不暇，那些求方问病的，不是朋友，就是亲戚，医好了病，又没有谢仪，终日赔工夫看病，赔纸笔写方，把自家的举业反荒疏了。

一日宗师岁试，不考难经脉诀，出的题目依旧是四书本经，麟如写惯了药方，笔下带些黄连、苦参之气，宗师看了，不觉瞑眩起来，竟把他放在末等。麟如前程考坏，不好见人，心上思量道：“我一向在家被人缠扰不过，不如乘此失意之时，离了家乡，竟往别处行道，古人云：‘得志则为良相，不得志则为良医。’有我这双国手，何愁不以青囊致富？”算计定了，吩咐罗氏、莫氏说：“我要往远处行医，你们在家苦守，我立定脚跟，就来接你们同去。”罗氏、莫氏道：“这也是个算计。”就与他收拾行李。麟如只得一个老仆，留在家中给薪水，自己约一个朋友同行。那朋友姓万，字子渊，与麟如自小结契，年事相仿，面貌也大同小异，一向从麟如学医道的。二人离了建昌，搭江船顺流而下，到了扬州，说此处是冠盖往来之地，客商聚集之所，借一传百，易于出名，就在琼花观前租间店面，挂了“儒医马麟如”的招牌。不多几时，就有知府请他看病，知府患的内伤，满城的人都认做外感，换一个医生，发表一次，把知府的元气消磨殆尽，竟有旦夕之危。麟如走到，只用一贴清理的药，以后就补元气，不上数帖，知府病势退完，依旧升堂理事，道他有活命之功，十分优待，逢人便说扬州城里只得一个医生，其余都是刽子手。麟如之名，由此大著。

未及三月，知府升了陕西副使，定要强麟如同去。麟如受他知遇之恩，不好推却，只是扬州生意正好，舍不得丢，就与

子渊商议道：“我便随他去，你还在此守着窠巢，做个退步。我两个面貌相同，到此不久，地方之人，还不十分相识，但有来付药的，你竟冒我名字应付他，料想他们认不出。我此去离家渐远，音信难通，你不时替我寄信回去，安慰家人。”吩咐完了，就写一封家书，将扬州所得之物，尽皆留下，教子渊觅便寄回，自己竟随主人去了。

子渊与麟如别后，遇着一个葛布客人，是自家乡里，就将麟如所留银、信交付与他，自己也写一封家书，托他一同寄去。

终日坐在店中，兜揽生意，那些求医问病的，只闻其名，不察其人，来的都叫马先生、马相公。况且他用的药与麟如原差不多，地方上人见医得病好，一发不疑。只是邻舍人家还晓得有些假借。子渊再住几时，人头渐熟，就换个地方，搬到小东门外，连邻居都认不出了。只有几个知事的在背后猜疑道：“闻得马麟如是前任太爷带去了，为什么还在这边？”那邻居听见，就述这句话来转问子渊。子渊恐怕露出马脚，想句巧话对他道：“这句话也不为无因，他原要强我同去，我因离不得这边，转荐一个舍亲叫做万子渊，随他去了，所以人都误传是我。”邻舍听了这句话，也就信以为实。

过上半年，子渊因看病染了时气，自己大病起来。自古道：“卢医不自医。”千方百剂，再救不好，不上几时，做了异乡之鬼。身边没有亲人，以前积聚的东西，尽为雇工人与地方所得，同到江都县递一张报呈，知县批着地方收殓。地方就买一口棺木，将尸首盛了，抬去丢在新城脚下，上面刻一行字道：

江西医士马麟如之柩。  
待他亲人好来识认。

却说子渊在日，只托葛布客人寄得那封家信，只说信中之物尽够安家，再过一年半载寄信未迟。谁想葛布客人因贪小利，竟将所寄之银买做货物，往浙江发卖，指望翻个筋斗，趁些利钱，依旧将原本替他寄回。不想到浙江卖了货物，回至邬镇地方，遇着大伙强盗，身边银两尽为所劫。正愁这主信、银不能着落，谁想回到扬州，见说马医生已死，就知道是万子渊了。原主已没，无所稽查，这宗银子落得送与强盗，连空信都弃之水中，竟往别处营生去了。

却说罗氏、莫氏见丈夫去后，音信杳然，闻得人说在扬州行道，就着老仆往扬州访问，老仆行至扬州，问到原旧寓处，方才得知死信。老仆道：“我家相公原与万官人同来，相公既死，他就该赶回报信，为什么不见回来，如今到哪里去了？”邻舍道：“那姓万的是他荐与前任太爷，带往陕西去了。姓万的去在前，他死在后，相隔数千里，哪里晓得他死，赶回来替你报信？”老仆听到此处，自然信以为真。寻到新城脚下，抚了棺木，痛哭一场。身边并无盘费，不能装载还家，只得赶回报讣。

罗氏、莫氏与碧莲三人闻失所天，哀恸几死，换了孝服，设了灵位，一连哭了三日，闻者无不伤心。到四、五日上，罗氏、莫氏痛哭如前，只有碧莲一人虽有悲凄之色，不作酸楚之声，劝罗氏、莫氏道：“死者不可复生，徒哭无益，大娘、二娘还该保重身子，替相公料理后事，不要哭坏了人。”罗氏、莫氏道：“你是有路去的，可以不哭，我们一生一世的事止于此了，即欲不哭，其可得乎？”碧莲一片好心，反讨一场没趣。只见罗氏、莫氏哭到数日之后，不消劝得，也就住了。

起先碧莲所说料理后事的话，第一要催她设处盘费，好替家主装丧；第二要劝她想条生计，好替丈夫守节。只因一句

“有去路”的话截住谋臣之口，以后再不敢开言。还只道她止哀定哭之后，自然商议及此，谁想过了一月有余，绝不提起“装丧”二字。碧莲忍耐不过，只得问道：“相公的骸骨抛在异乡，不知大娘、二娘几时差人去装载？”罗氏道：“这句好听的话我家主婆怕不会说，要你做通房的开口？千里装丧，须得数十金盘费，如今空拳白手，哪里借办得来？只好等有顺便人去，托他焚化了稍带回来，埋在空处做个纪念罢了。孤儿寡妇之家，哪里做得争气之事？”莫氏道：“依我的主意，也不要装，也不要化，且留他停在那边，待孩子大了再做主意。”碧莲平日看见她两个都有私房银子藏在身边，指望各人拿出些来，凑作舟车之费，谁想都不肯破悭，说出这等忍心害理的话，碧莲心上好生不平。欲待把大义至情责备她几句，又怕激了二人之怒，要串通一路逼她出门，以后的过失就没人规谏。

只得用个以身先人之法去感动她，就对二人道：“碧莲昨日与老苍头商议过了，扶柩之事，若要独雇船只，所费便多；倘若搭了便船，顺带回来，也不过费得十金之数。碧莲闲空时节替人做些针指，今日半分，明日三厘，如今凑集起来，只怕也有一半，不知大娘、二娘身边可凑得那一半出？万一凑不出来，我还有几件青衣，总则守孝的人，三年穿着不得，不如拿去卖了，凑做这桩大事，也不枉相公收我一场。说便是这等说，也还不敢自专，但凭大娘、二娘的主意，”罗氏、莫氏被她这几句话说得满面通红，那些私房银子，原要藏在身边，带到别人家去帮贴后夫的，如今见她说得词严义正，不敢回个没有，只得齐声应道：“有是有几两，只因不够，所以不敢行事。如今既有你一半做主，其余五两自然是我们凑出来了，还有什么说得？”碧莲就在身边摸出一包银子，对二人当面解开，称来

还不上五两，若论块数，竟有上千。罗氏、莫氏见她欣然取出，知道不是虚言，只得也去关了房门，开開箱笼，就如做贼一般，解开荷包，拈出几块，依旧藏了。每人称出二两几钱，与碧莲的凑成十两之数，一齐交与老仆。老仆竟往扬州，不上一月，丧已装回，寻一块无碍之地，将来葬了。

却说罗氏起先的主意，原要先嫁碧莲，次嫁莫氏，将她两人的身价，都凑作自己的妆奁，或是坐产招夫，或是挟资往嫁的。谁想碧莲首倡大义，今日所行之事，与当初永诀之言不但迥然不同，亦且判然相反，心上竟有些怕她起来。遣嫁的话，几次来在口头，只是不敢说出。看见莫氏的光景，还是欺负得的，要先打发她出门，好等碧莲看样。又多了身边一个儿子，若教她带去，怕人说有嫡母在家，为何教儿子去随继父？若把他留在家中，又怕自己被他缠住，后来出不得门，立在两难之地，这是罗氏的隐情了。

莫氏胸中又有一番苦处，一来见小似她的当嫁不肯嫁，大似她的要嫁不好嫁，把自己夹在中间，动弹不得；二来懊恨生出来的孽障，大又不大，小又不小，若还有几岁年纪，当得家僮使唤，娶的人家还肯承受；如今不但无用，反要磨人，哪个肯惹别人身上的虱，到自己身上去搔？索性是三朝半月的，或者带到财主人家，拚出得几两银子，雇个乳娘抚养，待大了送他归宗；如今日夜钉在身边，啼啼哭哭，哪个娶亲的人不图安逸，肯容个芒刺在枕席之间？这都是莫氏心头说不出的苦楚，与罗氏一样病源，两般症候，每到欲火难禁之处，就以哭夫为名，悲悲切切，自诉其苦。

只有碧莲一人，眼无泪迹，眉少愁痕，倒比家主未死之先，更觉得安闲少累。罗氏、莫氏见她安心守寡，不想出门，起先畏惧她，后来怨恨她，再过几时，两个不约而同都来磨灭她。

茶冷了些，就说烧不滚；饭硬了些，就说煮不熟，无中生有，是里寻非，要和她吵闹。碧莲只是逆来顺受，再不与她认真。

且说莫氏既有怨恨儿子之心，少不得要见于词色，每到他啼哭之时，不是咒，就是打，寒不与衣，饥不与食，忽将掌上之珠，变作眼中之刺。罗氏心上也恨这个小冤家掣他的肘，起先还怕莫氏护短，怒之于中不能形之于外，如今见他生母如此，正合着古语二句：

自家骨肉尚如此，何况区区陌路人。

那孩子见母亲打骂，自然啼啼哭哭，去投奔大娘，谁想躲了雷霆，撞着霹雳，不见菩萨低眉，反惹金刚怒目，甫离襁褓的赤子，怎经得两处折磨，不见长养，反加消缩。碧莲口中不说，心上思量道：“二人将不利于孺子，为程婴、杵臼者，非我而谁？”每见孩子啼哭，就把他搂在怀中，百般哄诱，又买些果子，放在床头，晚间骗他同睡。那孩子只要疼热，哪管亲晚，睡过一两夜，就要送还莫氏，他也不肯去了。莫氏巴不得遣开冤孽，才好脱身，哪里还来索其故物。

罗氏对莫氏道：“你的年纪尚小，料想守不到头，起先孩子离娘不得，我不好劝你出门；如今既有碧莲抚养，你不如早些出门，省得辜负青年。”莫氏道：“若论正理，本该在家守节，只是家中田地稀少，没有出息，养不活许多闲人，既蒙大娘吩咐，我也只得去了。只是我的孽障，怎好遗累别人？他虽然跟住碧莲，只怕碧莲未必情愿，万一走到人家，过上几日，又把孩子送来，未免惹人憎恶，求大娘与她说个明白。她若肯认真抚养，我就把孩子交付与她，只当是她亲生亲养，长大之时就不来认我做娘，我也不怪；若还只顾眼前，不管后日，欢

喜之时领在身边，厌烦之时送来还我，这就成不得了。”碧莲立在旁边，听了这些说话，就不等罗氏开口，欣然应道：“二娘不须多虑，碧莲虽是个丫鬟，也略有些见识，为什么马家的骨血，肯拿去送与别人？莫说我不送来还你，就是你来取讨，我也决不交付。你要去只管去，碧莲在生一日，抚养一日，就是碧莲死了，还有大娘在这边，为什么定要累你？”罗氏听她起先的话，甚是欢喜，道她如今既肯担当，明日嫁她之时，若把儿子与她带去，料也决不推辞，及至见她临了一句，牵扯到自己身上，未免有些害怕起来。又思量道：“只有你这个呆人，肯替别人挑担，我是个伶俐的人，怎肯做从井救人之事？不如趁她高兴之时，把几句硬话激她，再把几句软话求她，索性把我的事也与她说个明白。她若乘兴许了，就是后面翻悔，我也有话问她，省得一番事业作两番做。”就对她道：“碧莲，这桩事你也要斟酌，孩子不是容易领的，好汉不是容易做的，后面的日子长似前边，倘若孩子磨起人来，日不肯睡，夜不肯眠，身上溺尿，被中撒尿，弄教你哭不得，笑不得，那时节不要懊悔。你是出惯心力的人，或者受得这个累起，我一向是爱清闲、贪自在的，宁可一世没有儿子，再不敢讨这苦吃。你如今情愿不情愿，后面懊悔不懊悔，都趁此时说个明白，省得你惹下事来，到后面贻害于我。”碧莲笑一笑道：“大娘，莫非因我拖了那个尾声，故此生出这些远虑么？方才那句话，是见二娘疑虑不过，说来安慰她的，如何认做真话？况且我原说碧莲死了，方才遗累大娘。碧莲肯替家主抚孤，也是个女中义士，天地有知，死者有灵，料想碧莲决不会死。碧莲不死，大娘只管受清闲、享自在，决不教你吃苦。我也晓得孩子难领，好汉难做，后来日子细长，只因看不过孩子受苦，忍不得家主绝嗣，所以情愿做个呆人，自己讨这苦吃。如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保

得没有后言，大娘不消多虑。”罗氏道：“这等说来，果然是个女中义士了。莫说别人，连我也学你不得。既然如此，我还有一句话，也要替你说，二娘去后，少不得也要寻份人家打发你，到那时节，你须要把孩子带去，不可说在家一日，抚养一日，跨出门槛，就不干你的事，又依旧累起我来。”碧莲道：“大娘在家，也要个丫鬟服事，为什么都要打发出去？难道一份人家，是大娘一个做得来的？”罗氏见她问到此处，不好糊涂答应，就厚着脸皮道：“老实对你讲，莫说她去之后你住不牢，就是你去之后，连我也立不定了。”碧莲听了这句话，不觉目瞪口呆，定了半晌，方才问道：“这等说来，大娘也是要去的了？请问这句话说真不真，这个意思决不决？也求大娘说个明白，等碧莲好做主意。”罗氏高声应道：“有什么不真？有什么不决？你道马家有多少田产，有几个亲人，难道靠着这个尺把长的孩子，教我呷西风、吸露水替他守节不成？”碧莲点点头道：“说得是，果然没有靠傍，没有出息，从来的节妇都出在富贵人家，绩麻拈草的人如何守得寡住？这等大娘也请去，二娘也请去，待碧莲住在这边，替马氏一门做个看家狗罢。”罗氏与莫氏一齐问道：“我们若有了人家，这房户里的东西，少不得都要带去，你一个住在家中，把什么东西养生？教何人与你做伴？”碧莲道：“不妨，我与大娘、二娘不同，平日不曾受用得惯，每日只消半升米、二斤柴就过得去了。那六七十岁的老苍头，没有什么用处，料理大娘、二娘不要，也叫他住在家中，尽可以看门守户。若是年纪少壮的，还怕男女同居，有人议论，他是半截下土的人，料想不生物议。等得他天年将尽，孩子又好做伴了，这都是一切小事，不消得二位主母费心，各请自便就是。”罗氏、莫氏道：“你这句话若果然出于真心，就是我们的恩人了，请上受我们一拜。”碧莲道：“主母婢妾，

份若君臣，岂有此理？”罗氏、莫氏道：“你若肯受拜，才见得是真心，好待我们去寻头路；不然，还是讥讽我们的话，依旧作不得准。”碧莲道：“这等怨婢子无状了。”就把孩子抱在怀中，朝外而立，罗氏、莫氏深深拜了四拜。碧莲的身子，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挺然直受，连“万福”也不叫一声。罗氏、莫氏得了这个替死之人，就如罪囚释了枷锁，肩夫丢了重担，哪里松桑得过？连夜叫媒婆寻了人家，席卷房中之物，重做新人去了。

碧莲揽些女工针指不住地做，除三口吃用之外，每日还有羡余，时常买些纸钱，到坟前烧化，便宜了个冒名替死的万子渊，鶻鶻突突在阴间受享，这些都是后话。

却说马麟如自从随了主人，往陕西赴任，途中朝夕盘桓，比初时更加亲密。主人见他气度春容，出言彬雅，全不像个木土，闲中问道：“看兄光景，大有儒者气象，当初一定习过举业的，为什么就逃之方外，隐于壶中？”麟如对着知己，不好隐瞒，就把自家的来历说了一遍。主人道：“这等说来，兄的天分一定是高的了。如今尚在青年，怎么就隳了功名之志？待学生到任之后，备些灯火之资，寻块养静之地，兄还去读起书来。遇着考期，出来应试，有学生在那边，不怕地方攻冒籍。倘若秋闱高捷，春榜联登，也不枉与学生相处一番。以医国之手，调元变化，所活之人必多，强如以刀圭济世，吾兄不可不勉。”麟如受了这番奖励，不觉死灰复燃，就立起身来，长揖而谢，主人莅任之后，果然依了前言，差人往萧寺之中讨一间静室，把麟如送去攻书，适馆授餐，不减缁衣之好，未及半载，就扶持入学。

科闱将近，又荐他一名遗才。麟如恐负知己，到场中绎想抽思，恨不得把心肝一齐呕出。三场得意，挂出榜来，巍然中

了，少不得公车之费，依旧出在主人身上。麟如经过扬州，教人去访万子渊，请到舟中相会。地方回道：“是前任太爷请去了。”麟如才记起当初冒名的话，只得吩咐家人，倒把自家的名字去访问别人。那地方邻舍道：“人已死过多时，骨殖都装回去了，还到这边来问？”麟如虽然大惊，还只道是他自己的亲人来收拾回去，哪里晓得其中就里？及至回到故乡，着家人先去通报，教家中唤吹手轿夫来迎接回去。那家人是中后新收的，老仆与碧莲都不认得，听了这些话，把他啐了几声道：“人家都不认得，往内室里乱走，岂不闻‘疾风暴雨，不入寡妇之门’？我家并没有人读书，别家中举干得我家屁事？还不快走！”家人赶至舟中，把前话直言告禀，麟如大诧。只说妻子无银使用，将房屋卖与别家，新人不识旧主，故此这般回复，只得自己步行而去，问其就里。谁想跨进大门，把老仆吓了一跳，掉转身子往内飞跑，对着碧莲大喊道：“不好了，相公的阴魂出现了！”碧莲正要问他缘故，不想麟如已立在面前，碧莲吓得魂不附体，缩了几步，立住问道：“相公，你有什么事放心不下，今日回来见我？莫非记挂儿子么？我好好替你抚养在此，不曾把与她们带去。”麟如定着眼睛把碧莲相一会，又把老仆相一会，方才问道：“你们莫非听了讹言，说我死在外面了么？我好好一个人，如今中了回来，你们不见欢喜，反是这等大惊小怪，说鬼道神，这是什么缘故？”只见老仆躲在屏风背后，伸出半截头来答应道：“相公，你在扬州行医害病身死，地方报官买棺材收殓了，丢在新城脚下，是我装你回来殡葬的，怎么还说不曾死？如今大娘、二娘虽嫁，还有莲姐在家，替你抚孤守节，你也放得下了，为什么育天白日走回来吓人？我们吓吓也罢了，小官是你亲生的，他如今睡在里边，千万不要等他看见。吓杀了他，不干我们的事。”说完连半截头也缩

进去了。

麟如听到此处，方才大悟道：“是了，是了，原来是万子渊的缘故。”就对碧莲道：“你们不要怕，走近身来听我讲。”碧莲也不向前，也不退后，立在原处应道：“相公有什么末了之言，讲来就是。阴阳之隔，不好近身。碧莲还要留个吉祥身子，替你抚孤，不要怪我疑忌。”麟如立在中堂，就说自己随某官赴任。

教子渊冒名行医，子渊不幸身死，想是地方不知真伪，把他误认了我，讹以传讹，致使你们装载回来，这也是理之所有的事；后来主人劝我弃了医业，依旧读书赴考，如今中了乡科，进京会试，顺便回来，安家祭祖，备细说了一遍。又道：“如今说明白了，你们再不要疑心，快走过来相见。”碧莲此时满肚子惊疑都变为狂喜，慌忙走下阶来，叩头称贺。老仆九分信了，还有一分疑虑，走到街檐底下，离麟如一丈多路，嗑了几个头，起来立在旁边，察其动静。

麟如左顾右盼，不见罗氏、莫氏，就问碧莲道：“他方才说大娘、二娘嫁了，这句话是真的么？”碧莲低着头，不敢答应。

麟如又问老仆，老仆道：“若还不真，老奴怎么敢讲？”麟如道：“她为什么不察虚实，就嫁起人来？”老仆道：“只因信以为实，所以要想嫁人；若晓得是虚，她自然不嫁了。”麟如道：“她两个之中，还是哪一个要嫁起？”老仆道：“论出门的日子，虽是二娘先去几日；若论要嫁的心肠，只怕也难分先后。一闻凶信之时，各人都有此意了。”麟如道：“她肚里的事，你怎么晓得？”老仆道：“我回来报信的时节，见她不肯出银子装丧，就晓得各怀去意了。”麟如道：“她既舍不得银子，这棺材是怎么样回来的？”老仆道：“说起来话长，

请相公坐了，容老奴细禀。”碧莲扯一把交椅，等麟如坐了，自己到里面去看孩子。老仆就把碧莲倡议扶柩，罗氏不肯，要托人烧化；莫氏又教丢在那边，待孩子大了再处；亏得碧莲捐出五两银子，才引得那一半出来；自己带了这些盘缠，往扬州扶棺归葬的话说了一段，留住下半段不讲，待他问了才说。麟如道：“我不信碧莲这个丫头就有恁般好处。”老仆道：“她的好处还多，只是老奴力衰气喘，一时说他不尽。相公也不消问得，只看她此时还在家中，就晓得好不好了。”麟如道：“也说得是。但不知她为什么缘故，肯把别人的儿子留下来抚养？我又不曾有什么好处到她，她为何肯替我守节？你把那两个淫妇要出门的光景，与这个节妇不肯出门的光景，备细说来我听。”老仆又把罗氏、莫氏一心要嫁，只因孩子缠住了身，不好去得，把孩子朝打一顿，暮咒一顿，磨得骨瘦如柴；碧莲看不过，把他领在身边，抱养熟了；后来罗氏要嫁莫氏，莫氏又怕送儿子还她，教罗氏与碧莲断过，碧莲力任不辞；罗氏见她肯挑重担，情愿把守节之事让她，各人嗑她四个头，欢欢喜喜出门去了的话，有头有脑说了一遍。

麟如听到实处，不觉两泪交流。正在感激之时，只见碧莲抱了孩子，走到身边道：“相公，看看你的儿子，如今这样大了。”麟如张开两手，把碧莲与孩子一齐搂住，放声大哭，碧莲也陪他哭了一场，方才叙话。麟如道：“你如今不是通房，竟是我的妻子了；不是妻子，竟是我的恩人了。我的门风被那两个淫妇坏尽，若不亏你替我争气，我今日回来竟是丧家狗了。”又接过孩子，抱在怀中道：“我儿，你若不是这个亲娘，被淫妇磨作磋粉了，怎么捱得到如今，见你亲爷的面？快和爹爹齐拜谢恩人。”说完，跪倒就拜，碧莲扯不住，只得跪在下面同拜。

麟如当晚重修花烛，再整洞房，自己对天发誓，从今以后与碧莲做结发夫妻，永不重婚再娶。这一夜枕席之欢自然加意，不比从前草草。竣事之后，搂着碧莲问道：“我当初大病之时，曾与你们永诀，你彼时原说要嫁的，怎么如今倒守起节来？你既肯守节，也该早对我讲，待我把些情意到你，此时也还过意得去。为什么无事之际倒将假话骗人，有事之时却把真情为我？还亏得我活在这边，万一当真死了，你这段苦情教谁人怜你？”说罢，又泪下起来。碧莲道：“亏你是个读书人，话中的意思都详不出。我当初的言语，是见她们轻薄我，我气不过，说来讥诮她们的，怎么当做真话？她们一个说结发夫妻与婢妾不同，一个说只有守寡的妻妾，没有守寡的梅香，分明见得她们是节妇我是随波逐浪的人了；分明见得节妇只许她们做，不容我手下人僭位的了。我若也与她们一样，把牙齿咬断铁钉，莫说她们不信，连你也说是虚言。我没办法只得把几句绵里藏针的话，一来讥讽她们，二来暗藏自己的心事，要你把我做个防凶备吉之人。我原说若还孤儿没人照管，要我抚养成人，我自然不去；如今生他的也嫁了，抚他的也嫁了，当初母亲多不过，如今半个也没有，我如何不替你抚养？我又说你百年以后，若还没人守节，要我烧钱化纸，我自然不去；如今做大的也嫁了，做小的也嫁了，当初你家风水好，未死之先一连就出两个节妇，后来风水坏了，才听得一个死信，把两个节妇，一齐遣出大门，弄得有墓无人扫，有屋无人住，我如何不替你看家？这都是你家门不幸，使妻妾之言不验，把梅香的言语倒反验了。如今虽有守寡的梅香，不见守寡的妻妾，到底是桩反事，不可谓之吉祥。还劝你赎她们转来，同享富贵。待你百年以后，使大家践了前言，方才是个正理。”麟如惭愧之极，并不回言。

在家绸缪数日，就上公车，春闱得意，中在三甲头，选了

行人司。未及半载赍诏还乡，府县官员都出郭迎接，锦衣绣裳，前呼后拥，一郡之中，老幼男妇，人人争看。罗氏、莫氏见前夫如此荣耀。悔恨欲死，都央马族之人劝麟如取赎。那后夫也怕麟如的势焰，情愿不取原聘，白白送还。马族之人，恐触麟如之怒，不好突然说起，要待举贺之时，席间缓缓谈及。谁想麟如预知其意，才坐了席，就点一本朱买臣的戏文，演到覆水难收一出，喝采道：“这才是个男子！”众人都说事不谐矣，大家绝口不提，次日回复两家。

罗氏的后夫放心不下，又要别遣罗氏，以绝祸根，终日把言语伤触她，好待她存站不住。常面斥道：“你当初要嫁的心也太急了些，不管死信真不真，收拾包裹竟走，难道你的枕头边一日也少不得男子的？待结发之情尚且如此，我和你半路相逢，哪里有什么情意？男子志在四方，谁人没有个离家的日子，我明日出门，万一传个死信回来，只怕我家的东西又要卷到别人家去了。与其死后做了赔钱货，不如生前活离，还不折本。”罗氏终日被他凌辱不过，只得自缢而死。

莫氏嫁的是个破落户，终日熬饥受冻，苦不可言，几番要寻死，又痴心妄想道：“丈夫虽然恨我，此时不肯取赎，儿子到底是我生的，焉知他大来不劝父亲赎我？”所以熬着辛苦，耐着饥寒，要等他大来。及至儿子长大，听说生母从前之事，愤恨不了，终日裘马翩翩，在莫氏门前走来走去，头也不抬一抬。莫氏一日候他经过，走出门来，一把扯住道：“我儿，你嫡嫡亲亲的娘在这里，为何不来认一认？”儿子道：“我只有一个母亲，现在家中，哪里还有第二个？”莫氏道：“我是生你的，那是领你的。你不信，只去问人就是。”儿子道：“这等，待我回去问父亲，他若认你为妻，我就来认你为母；倘若父亲不认，我也不好来冒认别人。”莫氏再要和他细说，怎奈

他扯脱袖子，头也不回，飘然去了。从此以后，宁可迂道而行，再不从她门首经过。

莫氏以前虽不能够与他近前说话，还时常在门缝之中张张他的面貌，自从这番抢白之后，连面也不得见了，终日捶胸顿足，抢地呼天，怨恨而死。

碧莲向不生育，忽到三十之外，连举二子，与莫氏所生，共成三凤。后来麟如物故，碧莲二子尚小，教诲扶持，俱赖长兄之力。长兄即莫氏所生，碧莲当初抚养孤儿，后来亦得孤儿之报。可见做好事的原不折本，这叫做皇天不负苦心人也。

#### 【评】

碧莲守节，虽是梅香的奇事，尤可敬者，是在丈夫面前以淫污自处，而以贞洁让人。罗、莫再醮，也是妇人的常事，最可恨者，是在丈夫面前以贞洁自处，而以淫污料人。迹此推之，但凡无事之时哓哓然自号于人曰我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其人者，皆有事之时之乱臣、贼子、奸夫、淫妇之流也。